

達夫全集

第四卷

奇零集

上海開明書店

1928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164667



達夫全集

郁達夫著

第四卷



上海開明書店

1928

3164667

1927 11 15 付排

1928 3 1 初版

1—4000 册



每册實價六角

3101067

奇 零 集 目 錄

奇零集題辭	I—II
誰是我們的同伴者	1—7
鄉村裏的階級	9—1 ₂
農民文藝的提倡	13—17
農民文藝的實質	19—32
在方向轉換的途中	33—36
無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文學	3—42
公開狀答日本山口君	43—52
創造日宣言	5—55
民衆發刊詞	57—60
歷史小說論	61—70
小說的技巧問題	71—77
電影與文藝	79—88
雜評曼殊的作品	89—98
讀後感二	
蘭生弟日記	99—103
鴨綠江上	105—11 ₁
日記文學	113—123
給世界日報副刊的編者	125—129
小品五題	

立秋之夜	132—134
藝術家的午睡	135—136
牢騷四種	137—144
駭骨迷戀者的獨語	145—149
途仿吾的行	151—155

斷片二

蘇州煙雨記	158—175
人妖	177—187
考試前後	189—215

譯文五題

一女侍	218—235
馬爾戴及她的鐘	237—248
春天的離別	249—50
愛的開脫	251—258
初次的播種	259—273

奇 零 集

題 辭

凡沒有在寒灰集，鷄肋集，過去集裏收集起的文字，都收在這集裏了。最近一年中，思想上起了劇變，這劇變的徑路，或者可以在這一本小集子裏窺見一點端倪。

這集裏所收的，都是些不成整篇的小文章，外國人稱這一種東西作 Odds And Ends，中國人也有“鷄零狗碎”的一個成語。若把鷄零狗碎的四字拿來作書名，未免太長了一點，所以只取了前面的兩個字。然“鷄零”似乎又有點講不通，

所以把“鷄”字改作了“奇”字。

這集裏的東西，大抵是已在洪水，民衆，創造日，晨報增刊，小說月報上所發表過的，現在集將起來，前後編制了一遍，倒似乎也有一點系統。其中有一篇德國小說，名“馬爾戴和她的鐘，”却是這一次新譯的。

社會的情形大變了，以後恐怕再也不能做這些空淡的文字了，我想把過去幾年間的懶惰的形體，在此顯現一下，以後就想去作實際工作去。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題於上海

誰是我們的同伴者

革命，革命，我們中國十六年來，革命已經革夠了。然而總賬一結，我們因革命而得到的是什麼？

第一，先講我們的命。羅馬的奴隸，雖則沒有自由權，然而同鷄犬那麼的遭虐殺的事情是沒有的。俄國的農奴，雖然是可以由主人自由買賣的財產，然而至少主人對於這自己的財產，總有一點愛惜之情，把這個活財產拿來腰斬，勒死，打靶的事情，想來總也是沒有的。但是共和國民的

中國人，却是如何？孫傳芳底下的大刀隊的殺人如草，現在可以不必譚起，近幾月來的以共產兩字而被殺的冤鬼，如數數看，還數得清麼？我們的命在那裏？我們的革命的結果在那裏？

第二，來講自由。堂堂的大英帝國，大日本帝國，他們的出版物裏頭，關於社會主義的書，研究經濟學說，批評蘇俄政狀的書，一天不知要出幾千百，而共和國的中國如何？一本馬克斯的傳記，還不敢公然發賣的中華民國，究竟是什麼政體？在我們中國，文學團體，也可以以宣傳什麼什麼主義的罪名來解散，討論學術的會議，也可以以祕密結社的名義來拘人。日本出兵山東，他們的無產政黨，天天在公開講演，攻擊政府。英國出兵上海，他們的工黨領袖，報紙上每日在作反對的宣傳。我們中華民國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又在那裏？

第三，講租稅。自從辛亥年革命以來，我們人民的負擔，有過輕減的例子沒有？最近的苛捐的驟設，得過了我們人民的同意沒有？

第四，論孫先生說的考試權，就是中國人一般所說的做官，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參政的權利。試問我們背犁頭握鎌刀的老百姓，手裏沒有兵權，朝裏沒有親戚的知識階級，要想到去做一點政治工作，要想到爲民衆服務，要想到憑良心握一點政權，這事情辦得到辦不到？

凡此種種，說下去有千千萬萬好說，平心而論，比較起來，我們現在所有的現狀，比起兩三年前怎樣？

革命革命，革到如今，除我們老百姓死於刀鎗彈丸者不計外，即以現在還活在這裏的民衆來講，他們的倒懸狀態，究竟減輕了一點沒有？

這些失敗，這些革命的反成功，他的原因究竟是在那裏的呢，是在我們認不清同伴者。我們都被些同伴者所賣了。

我們大家都承認革命是非用武力不可的，所以我們到如今就不厭含辛茹苦竭我們的脂膏，來養成軍隊。然而養蛇者被蛇咬，養癰者患癰死，到了革命的軍隊養成，現在就一變而爲壓迫

民衆的軍隊了。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軍隊不是我們民衆的同伴者，我們要革命，還須靠我們自己的力量。

我們大家都承認，革命的羣衆，是要指導者引導的，所以我們到如今就唯命是聽的服從那些當局者。然而到了大權在握，他們就戀戀於利祿，漠漠對民生，從前的爲民衆爭自由，謀解放的人，一旦假面揭破，投機成功之後，現在就只以做官爲事，反過來要反對自由，反對解放了。在這裏，我們更可以知道，將政權聚集在一處，使少數投機者去行寡頭政治，是不行的。我們要將政權奪回，使他屬於大多數者纔可以。那些比舊官僚更惡毒的流氓新政客是賣民衆，賣朋友的惡黨，他們當然不是我們的同伴者，我們若要革命，不得不先打倒這一個新官僚階級。

我們還有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在背後，所以我們沒有鎗械，沒有金錢。我們所有的唯一武器，就是多數。而這我們的多數中的多數，却是農民。中國自己的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所以在中

國各埠的資本主義式的工廠裏作工的工人，只夠作打倒外來的資本主義（就是帝國主義）之用，而中國的新舊軍閥和附屬在這些軍閥的尾巴上的那些新舊官僚政客及投機師之類，則非要農民起來打倒他們不可。孫總理的提倡農工政策，把農字放在頭上，我以為並不是偶然的事情。中國也以農立國，是誰也在那裏說的，中國的農民，是組成中國社會的重心的階級，是誰也承認的，而到現在為止的各期革命運動中，農民却從來還沒有作過中樞，我以為這就是我們革命失敗的一個大原因。

當然農工是要聯合在一起的，在中國的外來帝國主義不打倒，中國的新舊軍閥和新舊政客官僚是打不倒的。但依“我們的唯一武器是在多數”而說，那麼我覺得我們對於這一個武器也未免太不注意了。

然而時機早已成熟，湖南的農民，已經把他們的鋒鏑露過了，船到橋門自會直，我相信閩廣的這些多數階級，也一定會相繼的起來。不過我

們現在正當革命喫緊的時候，想使這多數階級，自然的起來，未免有點望孫子來報忤逆兒子的仇的樣子。我們應該知道工人的組織，因為各工廠都帶有外國帝國主義的色彩，所以完成是很容易的。唯有中國的農民，因為國情不同，和受壓迫受了太久的原因，要他們自動的組織，却是很難。但是恩格兒斯在一八九四年所講的話，我們現在也可以引用，人口中的龐大的大眾（農民）之對於政治的不關心，是使政治社會墮落的最大原因，可是，可是這並不是不可救藥，不能征服的事情。我們要革命，要引他們為我們的同伴，只看我們的宣傳，只看我們的努力如何的。我們中國的小農，豈不是也日日在被大農侵蝕麼？我們中國的農場傭工，豈不是比俄國的農奴，狀態更壞麼？我們只教能夠喚起他們的不平之心，告訴他們以組織之方，幫助他們去向大地主大農那裏去奪回他們的剩餘勞働價值就對了。若那些大農大地主能夠及早覺悟，能夠看穿他們的被軍閥政客的再掠奪，能夠和小農傭農連合在一

起，共同奮鬥，那中國的農民運動，豈不就成功了麼？

革命本來是荊棘叢生的一條道路，在這條路上的行旅者，多一個忠實的伴侶就膽大一點，那些欺騙我們的新舊軍閥，欺騙我們的小資產階級和智識階級，我們已經把他們看穿了，我們應該早一點到農民中間去工作，應該早一點去煅鍊我們的多數者的武器。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日

鄉村裏的階級

封建時代的社會基礎階級，爲農民階級。現在各國的資本主義發達，社會的基礎階級，雖有由農民階級而轉移向工廠勞動者階級去的趨勢，然而實際上，占社會人的大多數者，仍舊是農民，像中國這樣的封建勢力不曾除去，資本主義還沒有發達到相當程度的國家，當有產者和無產者爭鬪的時候，成敗的決勝點，在於多數農民的依附與否。

然而農民的一個階級裏，裏頭更包有種種

經濟地位不同的階級在那裏。他們因為利害的相反，當革命起來的時候，每有背道而馳的現象。所以我們想鼓動農村革命，第一先要認清農村裏的各種階級，而施以與各階級相應的宣傳。

第一，農民中間，最悲慘的，當然是農村裏的無產勞働者。他們食無定時，居無定所，全視雇傭者的有無，為他們能維持生活與否的標準。這一個階級，其利害生死，完全與都市無產勞働者一致，當然是無產階級聯合戰線上的戰鬥員。他們的中間，只教有人去組織，可以和都會的無產勞働者，在同一指導之下，依同一的方向，殺往前去的。關於獲得這一個階級，另外沒有特別的難處。

第二，是沒有田地，而有相當的小資本，可以在農村裏自立的小農。這一個階級對地主的敵愾心，因為利害的衝突，無形中釀得很濃厚。所以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於他們是有擁護的必要的。真正農工革命起來的時候，他們一定是可以投降無產階級，為無產階級的側面軍。可是有一點，

必須注意到，就是要使他們充分的了解第一個傭農階級的苦楚，不可使他們兩階級中間有反目的事情。這一個階級的獲得比較容易，因為在革命的初期，最先須實行的耕者有其田的政策，是於他們沒有害處的。於同時在革命的初期，小資本的保有，在相當的範圍之內，也可以容認他們。

第三，第四，是有田地的中農和擁有資本田地的大地主等兩階級。這兩階級，因為與革命的方向完全相反，所以在革命的進行中，不得不出來百方阻撓。然而他們是絕對的少數，是不足顧慮的。

所以中國農村裏的階級四層，有多數的二層，都是我們的同伴者，和我們是有十分合作的可能的。既然結成了這一條連合戰線，那麼想打倒幾個少數中的少數者之大地主和資本擁有者，真是勢如反掌的容易了。

所以農村革命，就是大家不去幹，若要幹起來，那革命的成功，當然是可以指日而待的。同志

們，大家興起努力，再往前進。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

農民文藝的提倡

近代資本主義的流毒，在都會裏頭，產生了一個無產勞働者階級，同時在農村裏，也促生了許多貧農。

都會文化，本來是工廠的文化，在都會裏頭，資本主義的害毒，很容易看見，而在平和優美的農村裏，這一種資本主義的毒瓦斯，却使呼吸者不容易感到他的壞處。

機械工業發達的結果，一般人的慾望亦隨之而增高，生產品多了，當然要求消費者的增加。

於是農村的大小地主，就不得不一倍的剝削小農傭農，來滿足他們的慾望，本來是窮苦無歸的這些土地的耕作者，就也不得不一倍的受壓迫，被榨取了。這倒還是小事，頂大的就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侵入到了鄉村裏頭，使大農愈來愈大，愈進愈富，而中小自作農，就不得不一天一天的減少下去。同時因為應用機器的結果，農村勞働者，大部分就不得不陷於失業的地位，而流為餓殍。他們中間的強者，飄流到了都會裏頭，就不得不增加都會勞働者的人數，致使工業勞働者，也受了他們的影響，而立於不利的地位。這是近代農民的一般狀態，無論在那一國裏，農民狀態的悲慘，都是一樣的。

說到農民與文藝，向來就關係很淺，尤其是在中國，文藝是貴族和準貴族階級的娛樂品，農民不但自己不能創造他們的文藝，就是有了替他們創造的人，他們也是不會欣賞，不能感泣的。

所以在中國的文字裏頭，關於農民的文學，很少很少。論者常以陶淵明的詩辭，范成大的田

園雜詠等，爲中國農民文藝的代表，這一句話，實在不通之至。

你們做了官回來，弄了許多的金錢，博了許多的名譽，偶爾興到，到鄉村幽僻的地方去造一所別莊。春花秋月，看看四季，詠嘆些自然的美觀，說些與農夫不關痛癢的風涼話，這若是可以作農民文藝看的時候，那麼唐詩裏那些說自然美，贊漁夫農民的生活的詩歌，都是農民文藝了，你且去念給那些自早至晚，在田裏勞作的人聽聽，看他們會不會首肯。

古代中國的田園詩人的作品，大抵是贊嘆田園風景的純美，農民生活的安樂的。這一種文藝，在上古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時候，或者可以代表一部分農夫的感情意識，而現在的那些貧農的情感和意識，却與此完全相反了。並且這些作者，大抵是自身不到田裏去，祇立在高岸上作客觀的人。由客觀的地位看來，農夫周圍的自然風景，的確是美得很，農夫的生活的態度，當然是高尚自由的。然而太陽火熱的五月的日中，他們

不得不去耘田，秋風涼爽的八月中間，他們不得不和自然爭鬪，趁天氣晴快的時候，去割進稻來的那些苦楚，是客觀的詩人怎麼也夢想不到的。況且天旱了，有旱時的焦急，天雨了有水災的危懼，這些情感，這些心事，是那一個詩人，曾經道過？這中間更有催租的官吏，榨取的大農，和威嚇欺詐的土豪劣紳，中國的詩人，何曾將這些農民的苦楚申訴出來？

所以我在這兒所說的農民文藝，是和從前一般人所說的，祇以贊頌田園風景，和稱許農民生活的高尚爲能事的農民文藝不同。

文藝是人生的表現，應當將人生各方面全部都表現出來的。現在組成我們的社會的分子，不單是遊惰的資產階級，兇悍的軍人階級，和勞苦的工人階級而已。在這些階級之外，農民階級，要占最大多數，最大優勢。而我們中國的新文藝，描寫資產階級的墮落的是有了，諷刺軍人的橫暴殘虐的是有了，代替勞働者申訴不平的是有了，獨於農民的生活，農民的感情，農民的苦楚，

却不見有人出來描寫過，我覺得這一點是我們的新文藝的恥辱。

在軍閥土豪劣紳壓迫下的農民，他們的苦楚決不在都市無產勞動者之下。他們的階級感情，革命精神，只在一般的被壓迫者之上，決不會默默無言，沒有不平可訴的。我想中國的新文藝裏，沒有偉大的好的農民文藝出來，一半原是因為農村教育的不發達，一半大約也因為沒有人提倡的原因。所以我們在此地想和從事於文藝創作的諸君，好好的商榷一下，或者親自到農民中間去生活，將這一塊新文藝上的未墾地開發出來，或者對於鄉村的文學青年，加以徵搜獎勵，使他們有生氣勃勃的帶泥土氣的創作，產生出來。在革命運動喫緊的現在，在農民運動開始的現在，我覺得這一種工作，必有良好的結果可收，我希望大家能夠將注意分一點出來，來提倡這泥土的文藝，大地的文藝。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

農民文藝的實質

中國古來就有人說是以農立國的國家，國家的命脈，社會的重心，當然是在大多數的農民身上。中國的革命，無論如何，非要使農民有了自覺，農民曉得自家起來，自動的來打倒新舊軍閥，打倒土豪，劣紳，和都會裏寄生着的遊惰階級，決不會成功。然於他們受了二千多年愚民政策的催眠，和不澈底的溫情主義的薰育，以及大家族的家長制度的束縛，要他們自覺，要他們自己起來主張他們的權利，却是比使頑石點頭，還要

煩難。於是我們就不得不想方法，嗾使他們起來。積極方面的，最實際的當然是莫過於去做農民運動領導他們作實際的鬭爭。其次，消極方面的，我們便想到講農村教育。然而一張紙一枝筆都買不起的中國農民，你要想他們拋棄一切，到講堂上來聽講，是怎麼也辦不到的。何況農村教育，進行須長時間的準備，而以中國的狀況來說，又是不合時宜的。

在此百無方法之中，在消極方面覺得比較的可以事半功倍，比較的可以實行的農民運動的一種武器，我以爲還是農民文藝的提倡，以最淺近簡單的文字，來寫作詩歌，寫成戲劇，創作小說。使單純的農民，在工作的中間可以歌唱，在閑暇的時候，可以到空曠的地方去觀看閱讀的這一種東西。

舉最淺近的例來說，中國的九張機小長工之類的詩歌俗謠，其入農民之深，感農民之切，恐怕是比任何大學中庸的對於學者，還要有力，還要普遍。

即以外國文學來說，就譬如托爾斯泰“黑暗的勢力”一劇，在俄國農民中的印象，Burns 的詩的對於 Scotland 農民的影響之類，正指不勝屈。所以這也許是書生之見，我總覺得在農村革命之中，一種農民文藝的提倡，是不可少的。因為這是極有效力，極經濟的宣傳方法。

說到農民文藝，光是這四個字，是不容易了解的，所以我們要把農民文藝內容，就是農民文藝的實質來說一說。然後再依了這內容的範疇，舉幾個實例出來證明證明。

第一，從客觀的立腳點來說，我們的農民的生活狀態，是如何的樸素，如何的悲慘的。光就這一方面的寫實的敘述，只教寫得生動，寫得簡單，也可以說是農民文藝。

我們現代的從事於文藝的人，一大半還是從小資產階級出身的，所以要主觀的把一切農民的痛苦，和農民的感情，直吐出來，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只教我們能有熱烈的同情，和堅決的意志，去觀察農

民生活，研究農民疾苦，如實地寫出來的東西，也可以成立，也可以說農民文藝的一種。

第二，從主觀方面立腳點為農民申訴，為農民呼喊，完全是為農民而作的文藝。這一種是農民文藝的正統，非要從田裏來的識字耕田夫，或和農民生活十分有關係者，決做不出來。這一種文藝，是代替農民來向外宣傳的訴狀，不出則已，若一出來，其效力比什麼宣傳文字，還要厲害。

第三，有地方色彩的農村文藝，就是與資產階級的都會文藝相對立的作品。這一種 Regionalists 的作品，至少是可以喚起一般在都會中生活着的知識階級對於農民生活的同情。從前中國的田園詩人的作品，和德國鄉土藝術 Heimat-Kunst 的詩歌小說戲劇中之有社會性，現代性者，也可以成立，也可以說是農民文藝的一種。但其根本思想，要不先在賣弄文字，贊美景

色，總須抱有一種作者的對於鄉村的熱愛纔行。

第四，開導農民，啓發農民的知識文藝。就是使農民能夠了解自家的地位，知道自家的能力，和教示農民以如何的去開拓將來的一種文藝。這一種文藝，是帶宣傳色彩最濃厚的文藝，在一般農民知識幼稚的國裏，這一種文藝尤爲重要。我們要告訴他們，現在他們的生活狀況，是如何的悲慘。他們若能聯合起來，組織起來，向前奮鬥過去，將來可以如何的享受幸福。他們組織的方法，前進的步驟，應該是如何如何的。他們若不組織，若不爭鬥，那麼將來達到一個如何如何的苦境。凡此種種，都是農民文藝可以以最簡單的手段，來使農民覺悟奮起的，我們在目下要求最切的，便是屬於這一種的農民文藝。

上舉的四種文藝，不過是言其大概，若要依了這一個規定，去勉強製造出來，那這一種東西，

只能說是農民運動的宣傳大綱，並非是我們所要求的真正農民文藝。總之作者第一要有熱烈的感情，第二要有正確的意識。不問你是否出身於泥土的中間，只教你下筆的時候自覺到自己是為農民努力，自己是現代社會中一個被虐待的農民。你的脚下，有幾千萬里的大地在叫冤，你的左右，有數百兆絕食的飢民在待哺。見一點寫一點，有一句說一句，把你所有的經驗，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不平，完全傾吐出來，最好的農民文藝就馬上可以成立了。

最後我想介紹一個農民詩人的作品，來作個實例。新國家的波蘭，在一八六八年(1868)的五月，產生了一個偉大的詩人，他的名字是拉提斯老來蒙脫(W. S. Reymont.)是“農民”秋冬春夏四卷的著者。

來蒙脫生於俄領的波蘭，是一個貧農的兒子。小時候因為不願意學征服者的俄國文字，被學校裏放逐出來，其後也沒有進什麼學校。和俄國作家的高爾基一樣，在各地流浪的中間，積下

來的經驗，實在不少。有時候做做鐵路吏員，有時候做做傭工，有時候也曾做過水陸班子的三等戲子。他的作品到他最近死的時候止，大小長短，共有二十八種，然而將波蘭農民的全部生活，詳細描寫，將農民的悲苦喜樂，殘忍無智，可憐可愛的各方面描寫得周周到到的，有一部題名“農民”的大作，是農民生活的百科全書，也是近來農民文藝的第一部代表傑作。

波蘭的利泊嘉村落裏，有一位名叫僕利那的老農夫，年紀雖過了五十，但還是精力旺盛，沒有失掉他的青春的興致。他是一位有田地的中農，兒子也已經長大，娶有妻小，生有兒女了。他的境遇，當然是很可以滿足的，但是今年春天，他的老妻死後，他也忽然感到了一種枯寂。

有一天，他的一隻很值錢的母牛死了，僕利那忽而想到，若是自己的女人還在的說話，那這一隻母牛，大約是不會死的。正是這一個時候，他的再婚問題，却由周圍的人們談論起

來了。

所提出的再婚女人，是一個名耶格那的村婦。僕利那老人，在當時雖只付之一笑，但是在孤燈冷幃裏一個人暗想起來，觀得柔和豐滿的耶格那的肉體，也大可以安慰他的孤寂。并且耶格那家的所有地，和他自己的地面接壤，從種種方面籌算起來，這一件婚事，或者可以成爲事實。所以到了秋天定期市場開始的時候，他老人家，也居然到耶格那家去出入，以他的所有地爲餌食，買得耶格那家族的歡心，此外又送了她些麗綳雜品，想博取她的情愛。

耶格那還是一個不經世故的可愛的少女，見了這些贈品，當然是非常喜歡的，但是這時候，她却已和老僕利那的兒子安的克愛上了。可是安的克又是一個已經有妻室有兒女的青年，他也知道，兩人中間，雖則有十分的愛情，事實上却終是不能夠結合的。結合雖則不能夠，但是兩人的心，終竟也割不開來。并且安的克對他年老的父親的那種醜態，心裏也着

實感到了些不平。

但是最後老僕老利那終以六畝田的遺贈，買了耶格那的母親和家族的歡心，向耶格那求起婚來，耶格那雖則心裏嫌惡這老東西，可是母親和家族的意思，也是不可抵抗，就終於承認了這件婚事。

安的克和他的女人漢喀以己輩所應得的六畝田產的損失爲口實，和老人吵鬧相打起來。結果父子間感情破裂，安的克被父親放逐了出去。

老人和耶格那結婚的時候，天地蕭條，秋天已經是將盡的時候了。兒子安的克去到了岳家和漢喀的父親在度最悲慘的生活。用人顧罷，因密獵傷鎗，死於廐下。野鳥悲鳴，木葉盡脫，連村裏的乞丐，都感了殘秋的殺氣，隻身南渡了。一年將盡，以後便是冰雪寒冬的世界。

這是小說“農民”第一卷“秋”的內容，底下還有“冬”“春”“夏”的三卷，寫利泊嘉村的農民的日常生活，無微不至，無美不收，光將內容的人

事，轉述出來，真是唐突了故人，侮蔑了名作，可是不把他講完，這一篇文章也結束不了，所以我還是繼續的講下去。

荒涼落寞的冬天到了，利泊嘉村的農民生活，比這荒敗的冬天還要慘酷。但是這些慘酷的人生中間，受苦最深的，還是相思相愛，而不能相聚的安的克和耶格那的兩個靈魂。

終於堤防決裂了，耶格那和安的克在一天暗夜裏到乾草堆邊去密會了，發見了這不倫之事的老僕利那，也起了殺心，向乾草堆上放了一個火把，幾被燒死的安的克，於是乎也存了一個報仇之心。

殘冬將盡的時候，利泊嘉村的領主和村民起了爭鬪。老僕利那率引了村民，和領主的強暴的用人打了起來。安的克的兒子却趁這一個機會來報父之仇，但放鎗不發，倒引起了他的父子骨肉之情，於是乎安的克就把父親的對敵者的領主的用人撲殺。救了他老父的性命。

* * * *

春天來了，受打撲傷很重的老僕利那，病臥在床上。利泊嘉的青年，因為反抗領主，撲殺領主的用人的緣故，個個都入了監牢。安的克的女人漢喀，從娘家搬了回來，在婆家因為想奪取未死的僕利那的遺產和現錢的原因，日日在和耶格那爭吵。

利泊嘉的田園荒盡，野草連天。雖則到了春天，一種荒蕪的景象，傷心觸目，弄得去年冬盡，跑往南方去的乞丐婆回來，都認不清故園的田宅了。為入獄的青年們設法救援的老人羅夫，因為不忍見利泊嘉村的滅亡，便去邀了隣村的人來為他們耕種田地。

正在這一個時候，耶格那和村董通姦的風說傳颺開來了。

五月初頭，老人羅夫的營救奏了效，入獄的青年們被釋回家了。但是安的克却因為殺了領主的用人，不能開釋，漢喀就把從麥中偷來的間老人僕利那的暗藏着的現金交給羅

夫，托他再去設法。

春天將盡的時候，村董因為和耶格那的關係，把公款拿用的事實，被村人傳了出來。正在這前後，僕利那老人，也安安穩穩的和春長逝了。

* * * *

很和平的一天夏天的早晨，耶格那和漢喀又在吵鬧相打，原因是爲了六畝田的一張遺產證書。

耶格那從櫃裏將這張證書拿了出來，丟給了漢喀，向他大罵了一場，就從僕利那家裏搬出來住，離開了夫家。

耶格那搬出了僕利那家不久之後，入獄中的安的克也放免回來了。

俄國政府，當這時候，有向利泊嘉村裏建設一所俄文小學校的計畫，村民上下，又因租稅的負擔和仇人的文字的嫌惡，起來反抗。老人羅夫，被官憲當局忌視爲反抗的發起者，於農忙的夏日，被逐放出國境外去。

和耶格那相好的村董，也因拿用公款的結果，被投到獄裏去了。

村董的夫人和一位被耶格那所棄的男子，到處宣傳耶格那的醜惡，說不把她去掉，利泊嘉村不安寧，僕利那的死，村董的入獄，都是耶格那的流毒。

宣傳發生了效力，利泊嘉村的農民大家團結了起來，先把耶格那罵了一場，打了一頓，然後將她捆起，於大暴風之中，把她追逐出村境之外。

第二天早晨，太陽依舊從東方昇了起來，地上依舊有明珠似的露水滴着，平和的利泊嘉村的農民，也依舊的回復了他們舊日的生

活。

太陽昇到中天的時候，農民等帶着了鐮刀飯盒，出去收割去了。村道上，野徑裏，只充滿了和平的太陽和收穫的馬車輪聲。

這是前後四卷，共四十萬字以上的小說“農民”的梗概。當然來蒙脫的文字的優美，描寫的

周到，和筆力的持久，不是在這短短的幾段介紹文裏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單就這一點骨子一看，也可以知道這一位諾貝爾獎金受領者的作品，是如何的富有鄉土氣，如何的帶有革命性了。地大物博的中華民國，受壓迫比波蘭人更甚的中華民族，我希望你在不久的將來，就有這樣大著作產生！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四日作於上海

在方向轉換的途中

目下中國的革命，事實上變成了怎麼的一種狀態，暫且不論，然而無論何人，對於我們中國現在大眾的努力目標，至少至少在精神上，總應該承認底下的三點：

- 一，這一次的革命，是中國全民衆的要求解放運動。
- 二，這一次的革命，是馬克斯的階級鬭爭理論的實現。
- 三，這一次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初步。

因為我們這一次的革命，精神上有三種意義，所以這一回的革命運動，和往日的情形不同。第一，目下中國的全民衆，不論其手中有無槍械，凡係無產階級或被壓迫階級中的人，全部都立在同一的戰線之上，直接間接，都在從事於革命運動。第二，這一次的革命運動，並非是個人與個人權力之爭，也並非是由於少數人的發動，或得成就於少數人之手的。第三，從世界的大勢，人類的本能看來，這一次的革命的最終理想，沒有完成以先，革命運動是不會停止的。

從理論說也好，從實際說也好，凡是頭腦清晰一點的人，對於中國這一次的革命運動及其趨勢，都可以看得十分明白，而局中的人，現在還有許多，在那裏東西迷惘，這實在是中國革命的恥辱。

現在就各種事實綜合起來，把我們這一次革命運動的障礙物來分析一下，我們就可以知道那些迷夢者所受的毒，其出處是在什麼地方的。總而言之，帝國主義者，當這一個生死存亡之

際，他們要拚死的活動，拚命的挑撥，是一件很明顯的事實。這一層誰也看得清，誰也識得破，並且其根不深，伎倆有限，爲害還小，其次，足以破壞我們目下革命運動的最大危險，還是中國人腦筋裏洗滌不去的封建時代的英雄主義。

現在當革命運動還未完成的中間，武力當然是革命的重心。然而當全民衆還沒有武裝，有兵器的階級，還自成一個階級的時候，這一種武力，很帶有幾分危險性，尤其是在中國。

革命當然是一種暴力行動，這一種暴力行動的直接演動者，當然是革命的軍隊。然而這些軍隊，苟對於革命沒有了解，他們就要以革命的成功，作爲他們一個階級的特異功績，反過來就可以繼承舊日的軍閥，而再來壓迫民衆。

這一種現象，在無論那一國的革命史上都可以看見，也是社會革命過程中必經的一條黑暗之路，然而在中國的封建思想很深而民衆的自覺還沒有徹底的民族中間，革命運動不入這一條黑暗之路則已，一入這一條黑暗之路，則中

國的民衆，中國的無產階級，至少要喫十年大苦。

所以在這一個危險過程中，我們民衆所應該做的工作，自然只有兩條路：第一，把革命的武力重心，奪歸我們的民衆。第二，想法子打倒封建時代遺下來的英雄主義。

處在目下的這一個世界潮流裏，我們要知道，光憑一兩個英雄，來指使民衆，利用民衆，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真正識時務的革命領導者，應該一步不離開民衆，以民衆的利害爲利害，以民衆的敵人爲敵人，萬事要聽民衆的指揮，要服從民衆的命令纔行。若有一二位英雄，以爲這是迂闊之談，那麼你們且看着，且看你們個人獨裁的高壓政策，能夠持續幾何時。

況且現在中國革命，還只做成了一半，萬一功虧一簣的現在，不幸有上舉的黑暗行爲出現。那麼非但這一次的革命，要全部化爲烏有，就是世界的被壓迫的民衆，也要受我們的影響，我希望大家努力，大家反省，使中國民族不要成了世界的笑柄。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上海

無產階級專政 和無產階級的文學

革命的最終理想，在使全人類得享到幸福，在使無論那一個人，能享受他或她的本來的生存權，在打破一切私人的壓迫和解放全民衆的束縛。然而這最後的理想，實現頗非容易，所以在革命的過程中，有許多人不得不因此失去幸福，失去生存權，並且也不免時時受點壓迫，或受點束縛。這事實是誰也知道，並且是誰也承認的。譬如我們身上有了瘡毒，要想醫治牠，使全身得保有健康，就不得不喫一刀痛，把這一處的瘡毒來

割掉。

可是爲了一處瘡毒的醫治，而使更大的地方，同時受到比瘡毒更痛苦的不自由，那我們當然不能承認這一種醫治方法是對的。所以英國有幾箇狡猾的哲學家就創製了一種名目來騙人，叫作謀“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這雖是一句不徹底的騙人的話，然而在革命還沒有徹底的過程中，此話至少也可以通用。

在頭上我們已經說過，革命的最後的目的，是在謀絕對全體的絕對幸福，不能說少數人就可以犧牲不顧的。可是想把過去幾千年的積弊，一朝推翻，馬上就達到這一箇目的，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在革命未完成的過程中，也就不得不依英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學的所說，至少總須求一個大多數者的幸福纔行。

中國自古以來，帝王封建的制度，行得太久，全體的民衆，都只有爲一個人而犧牲，從沒有見過少數人肯爲民衆全體而犧牲的事情。辛亥的革命，把帝政推翻，總算增加了幾箇享幸福者，然

而以四萬萬人來比這幾個革命投機家，還是無窮小的小數。所以結果，就弄得這幾個人和外國的資本主義者結合起來，造成這目下的軍閥官僚和外國資本家專政的局面。

這局面當然不能持久，到現在就有多數的民衆，起來工作，想要把大多數的民衆的幸福利益，仍復奪回來由大多數的民衆自己來主張。殊不知事有不巧，到了這工作將走上完成的初步的路上去的現在，又有一批新的軍閥官僚和資產階級出來了。當然這一次的新軍閥新官僚和新資產階級，比起從前的舊軍閥舊官僚舊資產階級來，數目要增加一點，頭腦也新鮮一點，說話也漂亮一點，然而試問我們的犧牲的目的，改造的目的，是否僅僅只止於此？

所謂人類的幸福，由目下的社會狀態看起來，根本問題，就在經濟。當社會組織沒有改善以前，我們的能不能享幸福，簡直可以說就在你一個人的有沒有資產。在目下的中國社會裏，最明顯的一件事實，就是有資產的富人少而無資產

的窮人多。那麼即使依英國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的主張說來，現在中國，至少也該是入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個時期了，然而實際上却還相差很遠。

現在中國在政治舞臺上專政的人物，和握有兵權的人物，大抵是以出於小資產階級而受過前期資本主義的訓練者爲多。他們要利用民衆的時候，不妨造出很動聽的話來打倒比他們更大更有實力的舊階級，而萬一事功成就之後，或竟至事功半就的時候，他們的根性，就會發露出來，要壓迫大多數的民衆了。這雖是無論那一國的革命史上必見的事實，也是全民革命的過程中必經的道路，然而不幸我國的革命，在未熟的初期，就發現了這一種險象。

真正徹底的革命，若不由無產階級者——就是勞働者和農民——來作中心人物，是不會成功的。這又是什麼原因呢？一，若這領袖人物，從小就沒有無產階級的思想經歷，那麼無產階級的痛苦，你是不會了解的。二，他若不是出於無

產階級的人，那麼他的左右前後，當然只是和他一樣的小資產階級的人物，真正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他是不會有的。三，有了上舉的兩層原因，結果他就會把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培植增長起來，終究要一樣的陷入於被他所打倒的舊資產階級的荒謬之中。所以在一個革命的過程之中，我們所希望的，第一就是無產階級的專政。反過來說，就是現在的那一種新軍閥新官僚新資產階級的打倒。

當然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期中，社會上就有一小部份的人，要失掉他們的利益，幸福。然而若社會上的最大多數，可由此而得享生存的權利，那麼這犧牲也是有價值的犧牲，而這少數人者的痛苦束縛，在最近的將來，到了革命的最後目的達到的時候，也馬上可以免除的。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期未達到以先，無產階級的文學是不會發生的。

這是什麼緣故呢？第一無產階級的專政還沒有完成之先，無產階級的自覺意識，就不會有。

(因為若有了這自覺意識的時候，無產階級的專政就成功了。)沒有自覺意識的階級文學是不會成立的。第二文學的產生，須待社會的薰育的，在無產階級專政沒有完成的時候，社會的教育，社會的設施和社會的要求，都是和無產階級文學相反的東西，在這一種狀態之下產生的文學，決不是無產階級的文學。

現在中國，雖然有幾個人在那裏抄襲外國的思想，大喊無產階級的文學。或者竟有一二人模仿燒直，想勉強製作些似是而非的無產階級的作品出來，然而結果畢竟是心勞手拙，一事無成，是不忠於己的行爲。我在此地敢斷定一句，真正無產階級的文學，必須由無產階級者自己來創造，而這創造成功之日，必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時候。

一月十七日

公開狀答日本山口君

自己生性疏懶，有許多外國朋友來訪問過後，竟沒有答訪過一次。更有許多外國的朋友，對於我及創造社同人有所批評建議，及翻譯我們的作品的要求，例如法國的摩南君，俄國的泊來佛君，日本的小烟君及改造雜誌諸君，都沒有答覆他們，或和他們談議過。近來閑居在上海，專門來弄文筆的事情了，所以空下來的時候，很想追溯前情，做點文章來求他們的寬恕。可是一天兩天地捱拖了下去，到現在并且事過境遷，有許多

事情，已經成了過去，沒有答覆的必要了，因此一直到現在，我從來不曾做過答覆海外的朋友的文章。

這一回，當南軍正到上海後的一禮拜內，英國的帝國主義者，在南京挑撥了友邦，虐殺了我們的許多的同胞還不滿意，更想在上海附近，再行一次大規模的屠殺。開來了幾萬海陸軍，上海的交通大道上架設了無數的機槍大炮，弄得最愛和平的中國百姓逃生無路，入地無門。我也在這一個當兒，逃上一處比較安穩的地方去躲避了幾天。記得在三月二十五日的午後，一位朋友和我在街上匆匆遇見，說到今天的日本人發行的上海每日新聞上，有一篇送給我的公開狀。

後來到一位朋友的家裏，纔看見那一封信。是山口愼一君寫給我的。我頭腦健忘，對於曾經遇見過一兩次的朋友，每想不起來。山口君，我確曾在內山書店會見過你，但是那時候相見匆匆，致我們不能深談到中國的文藝界的趨勢和現狀。現在讓我來借此雜誌的餘白，和你談一談。

你所批評的李初梨君的戲劇，我和資平的小說等，我暫不置辯，因為對於藝術品的評量，批評家有絕對的自由，作者並無抗議的必要。我在此地所想和你談談的，第一是我個人的心的變化——因為你曾經談及了我的私事——第二是創造社的抱負，就是創造社在目下的潮流裏所取的態度，和對於所謂無產階級文學的意見。

你對於我個人的飄泊，似乎很表同情，並且對於我的不羈窮苦的生活，大有尊敬我的意思，山口君，我想對你說的話，是在這一點。

中國十餘年來的內亂，弄得國民生計乾枯盡了。中產者尙且無以為生，更何況無產者，當然是弄得死無葬地。在這一個軍閥和外國資本主義的鐵蹄下的中國青年，一般手無寸鐵，知識發達，追求光明，如飢如渴的青年，那一個能和我一樣的飄泊，那一個免得了這一種不羈窮苦的生活？青年的渴求光明，是自然性。求之不得，就不得不苦悶，苦悶之餘，前面就只有兩條去路。一條是走往消極方面去的自殺，一條是積極進行

的革命，喋血。然而中國的國民性，早已被三千年來的道德虛偽所腐化了。走積極這一條路的人，前面的敵人，不但只有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他們還要打倒了三千年來的陳死人，纔能吐一口氣。這三千年來的陳死人所遺下來的鐵鎖，就是盤據在現代一般青年人心裏的利己的思想，做官發財的思想，卑鄙齷齪，最善於利用機會的思想，只想打倒別人而把自己的地位，擡高來的思想，甚而至於假了很好的名義，來營他的私利者有之，假了公共的事業，來建築他個人的名譽者有之，此外更有種種很巧妙很光面，而為我們所意想不到的卑劣萬狀的陰謀詭計，要打倒一兩個帝國主義者和資本家是容明得很，可是要打倒這一種中國民族的卑劣陰險性，却真是談非容易。中國人心早已死了，所不成的就是這一種不可救度的利用機會的卑鄙的野心，舉近例來說，在我的周圍，在我的手下，就發見了這一種青年的腐劣行爲。更拿大一點的事情來做譬喻，則這一次的革命領袖中間，也何嘗沒有這一類的

野心狼子？

我從前是絕對的承認這一種仇敵的來勢的厲害，所以只願退避，不敢前進。現在被我的手下的暗箭傷了幾處，倒反把我的勇氣鼓舞起來了。我覺得這一種鬼蜮，終有一天要死在大天使的照魔鏡下的，若把這照魔鏡的金光燦爛的鏡面來收藏起，那麼鬼子鬼孫，將要愈聚愈多。所以我覺得走消極的路，是走不通了，我想一改從前的退避的計劃，走上前路去。所以我就不遠千里的跑往南方，南方的天地，當然要清明得多，可是那三千年來的陳死人的餘孽，却也同時增加了無限的軍馬人數，因為在這腐劣性和理想主義的中間的那一個緩衝國——就是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已經消滅了以後，那一批鬼蜮的陣勢，就不得不加緊肉搏的原因。

我看了來勢猛烈，覺得無為的犧牲了自己，也於社會人世沒有益處，所以就變更了計劃，再回到上海來重守舊壘。我想以一己的力量，來拚命的攻擊這三千年來的惡勢力。我想犧牲了我

一己的安樂榮利，來大聲疾呼這中國民族腐劣的遺傳。我想以一枝鐵筆來挽回那墮落到再無可墮落的人心。這是我幾年來心境變遷的經路，這也是我在南方的失望，所以又跑回到上海的舊巢裏來的原因。你說“我身子雖住在黑闇裏，而仰慕光明的心思，却仍是未死”的這句話是對的。在這一點，至少你也是我的知己之一。酒逢知己，千杯嫌少，今天聽了你那一句話，並且聽了你的對我的愛護和希望，我也來向你吐露一點兒衷曲。

你的信的末段，是希望創造社的進展，希望創造社的攻破舊勢力，希望創造社的努力於新的建設的。這不但你這東隣的好友的希望是如此，就是國內一般同情於我們，和我們立在同一戰線上的許多真的新青年，也在一樣的希望，一樣的督促。就是我們的幾個同人，也日夜在以完成此任務為努力的目標。我們的幾位同志，已經出去作實際的工作了。大約你總也已經知道，他們現在正在和惡勢力激戰的中間。有幾位同志，

并且已嘗到了鐵窗斧鉞的風味了，我們是斷不願以藝術家自豪，而只想躲避在逍遙山上追逐美的幻夢的。

我國的無產階級的覺醒奮起，是你所知道并且已經說過的。我國的知識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受一樣壓迫痛苦，也是你所洞悉的。但是我國的新文藝——假使中國有新文藝的說話——的產生，本來就是根據於被壓迫者的同情，本來就是爲向無產階級者來宣傳階級鬭爭的這一點，你却還沒有看清。在政治的革命之先，總有思想革命爲牠的前驅。五四運動以前起來的新文學運動，到了五四，收了一個結束。五四以後的新文學運動的效果，在現在當然還不能看出。可是在過去的兩三年中間，創造社所經行的路徑，是明明在告訴讀者以將來的趨向。我們最初是要求人心的解放，其次是舊道德的打破，第三步就和那些無聊的偶像決鬭，接著就與資本家腳下的文人，啓了覺端。我們都是無產者，我們也不敢以知識階級自命，我們更配不上說同情於無產階

級，在最近我們所主張的，是直接行動，是徹底的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世界化。

創造月刊，雖則有時過於文雅，不免引起人家的誤會，然而我們相信，我們的宗旨，是始終沒有變過。我們的不平與攻擊，就是無產階級者對資產階級的不平與攻擊，我們的喜怒，就是無產階級者在心的深處所感到的喜怒。我們所想走的路，是一般無產階級者事實上被環境所迫，不得不走的路。所以你所忠告於我們的話，雖係出於你的好意，但實際上我們已經奉行得很久了。你若再能讀一點我們的半月刊之類，或我們在他處印行的書籍，我想你一定會相信，相信我這一句話的非誣。

寫了半天，我所想說的對於“無產階級的文藝”的主張，終於沒有說及。這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彷彿在日本的文壇上也正在議論辯駁。不過我想這問題在中國的新文學上，根本就不能成立。因為日本的文學，發軔於資本主義開展的初期，其後明治大正兩代，資本主義開展到了

再也不能前進的絕境，文學也因而陷入了窮地。一班在資本主義時代造成的作家，就和新進的受世界潮流的作家對抗起來，於是乎有無產階級的文學的一個名目，因為日本的已成作家，都為有產階級辯護，謳歌有產階級的生活的。而中國則新文學運動起來的時候，從事於文學的知識階級，都已成了無產者了。在中國這樣的無產國裏，有產階級的人數本來是很少，並且從這一個階級——大抵不外乎軍閥官僚及外國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的走狗——裏，斷不會產生出新文學家來的，因為新文學起來的時候，就帶有和已成階級——就是少數的有產階級——宣戰的使命。況且現在中國思想革命的時候早已過去，已將入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時代了，我想將來中國若沒有文學則已，中國若有文學，一定是現在一般人所說的無產階級的文學，斷沒有像日本那樣的謳歌有產階級的文學發生。所以山口君，臨末，我想誇一句大口：“中國的將來，是無產階級的，中國的文學，也是無產階級的，因為有產

階級的足跡，將要在中國絕滅了的原因。”

拉雜的寫了一大篇，希望你能够將我們的努力，我們的志願，翻譯過去，告訴你們日本的青年同志，我們大家都應該聯合起來，廢除國界，打倒我們共通的敵人。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一日在上海

創造日宣言

山川草木，鳥獸蟲魚和世界萬物，都是由無而有，由黑暗而光明，漸漸的被創造出來的。我們不信受天惠特厚，人數衆多的中華民族裏，就不會現出光明之路來。

不過我們不要想不勞而獲，我們不要把伊甸園內天帝吩咐我們的話忘了。我們要用汗水去換生命的日糧，以眼淚來和葡萄的美酒。我們要存謙虛的心，任艱困之事。我們正在拭目待後來的替民以聖靈施洗的人，我們正預備着爲他

縛鞋洗足。

現在我們的創造工程開始了。我們打算接受些與天帝一樣的新創造者，來繼續我們的工作。

同人皆各有別業，不能日日擔任稿件，末欄文字，除外來稿件外，都由我們幾個心愛的弟兄姊妹負責，讀者若能指正錯誤，賜以教訓，是我們莫大的光榮。

我們想以純粹的學理和嚴正的言論來批評文藝政治經濟，我們更想以唯真唯美的精神來創作文學介紹文學。現代中國的腐敗的政治實際，與無聊的政黨偏見，是我們所不能言不屑言的。

我們這一欄是世界人類共有的田園，無論何人，只須有真誠的精神和美善的心意，都可以自由來開墾。

王母的蟠桃，不是一日結得成，羅馬的城壁，不是一人築得就，縱使我們的努力，不過和沙上的足印一般，旋即消去，然而投在太平洋東岸的

一石,也許有微波傳到太平洋的西岸去,我們的希望,原不過如此而已。

朋友們喲,梅雨期過了,‘自然’的威勢已經達到了最高潮,我們的精神不是沉潛的時候。

朋友們喲,來!來!我們每日地開荒播種。

七月二十一日

民衆發刊詞

或者有人要問，目下的中國，還有民衆麼？

這是不錯的，中國目下的民衆，實在是一點兒勢力也沒有，一點兒聲氣也沒有。在大街上坐汽車，或大踏步過去的，不是身穿制服的軍官，便是什麼什麼委員，什麼什麼長。報上頭，在最重要的地方登出來的，不是某要人行踪，便是某委員的啓事。民衆的事情，民衆的存在，在什麼地方，都看不出來。

然而我們再仔細一想，這些某要人，某委員

坐的專車，汽車，或人力車，是那一個爲他們開，是那一個爲他們拉的？這些要人委員們喫的米和菜，是那一個爲他們種，那一個爲他們做的？他們坐汽車，養姨太太的錢，是從那裏出來的？

臉上背上流滿了大雨似的汗，在烈日底下，在機關車的旁邊，在污泥的田裏，屈了背，彎了腰，在那裏工作的，是什麼東西？

買一斤鹽，剪一尺布，吸一枝烟，租一乘車，典一畝田。要兩重三重的貼印花，要五塊十塊的拿出去。一舉一動，都要出什麼稅，上什麼捐，這爲的是什麼？

這五塊十塊的捐，一分二分的印花，何以在上海的一角，在一個月中間，會積到三千萬以上的？

我們把這裏問題一想，纔知道目下的中國，雖則在社會意識上，沒有民衆的存在，在利益享受上，沒有民衆的分兒，然而實際上，填在社會的最下層，時時刻刻，各到各處，在那裏受壓榨，被宰割的，仍舊是民衆。中國的民衆，仍舊是有的。

那些坐汽車，穿制服，登啓事，住洋房的人，仍舊是少數。真正的在從事於製造，耕種，服役，而又到處在被殺被欺的，仍舊是多數。

多數的民衆，現正在水深火熱之中。他們受的苦，受的壓迫，倒比未革命之前，反而加重了。可憐他們大多數都是有聲帶的啞子，喫了苦，喊不出來。可憐他們都是有眼球的瞎子，目前有了危難，受了幾重的敲剝負擔，還認不清誰是你們的仇敵。

我們幾個人，是有一半說話能力的小孩子，是不知說謊藏醜的魯莽者，是天真未滅，在圓光的鏡裏，還能看得出鬼蜮的原形來的真童。

我們想憑了我們的微弱的目力，用了我們的不善詭辨的喉舌，將所見所聞，和所受的，赤裸裸地叫喊出來。

我們不想做官，所以不必阿諛權貴，我們不想執政，所以並沒有黨派，我們更不想爭地盤，剝民財，所以可痛罵新舊的自私自利的軍人，我們是被壓迫，被絞榨的民衆的一份子，所以我們敢

自信我們的呼喊，是公正坦白的。我們要喚醒民衆的醉夢，增進民衆的地位，完成民衆的革命。

法國的革命家說：過去的民衆是什麼？是

Nothing!

將來的民衆是什麼？是

Every-thing!

我們是大多數者，是被壓迫者，是將來的大革命的創始人。革命的民衆，大家應該聯合起來！

一九二七，九月二日。

歷史小說論

中國自新文學運動起來之後，七八年間創作已經產生了不少了。而這許多創作中間，尤以小說為最多，自傳式的小說，懺悔小說，心理小說，傳奇小說，現在生活的小說，大抵都有人做過，而歷史小說，在新小說裏，在我的淺陋的認識範圍以內，却是寥寥無幾。或者有人要說，小說裏所敘的事實，有時雖有用現在的動詞的，然而當我們讀的時候，都當作過去的事實看，所以小說中所記的事情，都可以說是歷史。或者是國家的

歷史，或者是民族的歷史，或者是箇人的歷史，這話原是不錯，可是我們在此地所說的歷史兩字，不能作這樣廣義的解法。現在所說的歷史小說，是指由我們一般所承認的歷史中取出題材來，以歷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為骨子，而配以歷史的背景的一類小說而言。

原來小說的內容，不外乎人生的記錄。小說家的認識人生，第一係由於他自己的生生活體驗，第二須靠着他人的生活記錄的。我們的精力有限，而社會上的生活方式，有種種的不同。小說家在他的三萬六千日短生涯裏，決不能經驗盡社會上的各種不同的生活。雖然想像力豐富的作家，也可以以自己的生生活經驗，推想出和他近似的生活內容來，然而貧富貴賤，老幼男女，悲歡離合，患難死生，一個小說家，終究嘗不了這麼些個人生的經驗。所以小說家一邊自家務必要去豐富自家的生活內容，同時一邊也不得不在人的生活記錄裏去尋找材料，所謂他人的生活記錄，不外乎傳記，日記，書簡，詩歌，小說，戲曲，記

事之類。當然他人的報告，談話之中，也可取得同樣的材料的。在這一種他人的記錄之中，最初可以供我們的應用的，不消說是同時代的人的記錄。然而我們的生涯有限，而與我們日常接觸的物質界，也有邊際，若專靠目前我們所接觸的記錄來描寫人生，必有矢窮弦盡的一天，所以最後我們勢不得不向人類過去的生活裏去撈點材料。人類已經有幾千年的歷史在背後，古今中外人生的核心不變，生活的內容，都是一樣的。并且現代的人生，是過去的人生的連續，也是人生的橋梁，我們要知道現世，預測將來，也一定非知道過去的歷史不可，況人類的歷史這一種記錄，大抵是成於頭腦明晰者之手，而所記的事實，又都係經過時代的濾過作用，為萬世不可磨滅的典型的事件或人物。從這一個地方看來，歷史的對於小說家的意義的重大，可以不必說了。

因為過去的歷史可取的是為了牠是人類生活的記錄，所以小說家的讀歷史，和歷史家的讀歷史不同。歷史家當讀歷史的時候，要以理智判

斷，辨別記事的真假，推尋因果的關係。而小說家讀歷史的時候，祇要將感情全部注入於這記事之內，以我們個人的人格全部，融合於古人，將古人的生活，感情，思想，活潑潑地來經驗一遍，完全不必起道德的判斷，考證的審辨的。譬如歷史上有段記載范雎爲人家打了半死，被丟在廁所裏，後來改名易姓，逃出關外。復仇之日，先衣了敝衣，來試探前仇。我們讀到這一段記事，試以己身置在范雎的地位，想他被溺的時候，心裏如何的忿恨，回家來見了妻子，又如何的慚惱。復仇日到，當你在設計試探仇人之先，心裏又如何的惶惑。那麼我們在這一段短短的記事裏，必能發現出許多新的生活經驗出來。小說家在此地，就可以以古人的生活，來製造出他的現代的生活體驗來了。

上邊所說的，是歷史小說的成立逕路第一種。第二種歷史小說成立的逕路，方向是正與此相反的。第一種是我們當讀歷史的時候，找到了題材，把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內容，灌注到古代人

身上去的方法。所以這一種歷史小說，與考古學家所做的報告不同，是有血有肉的在現代人的讀者面前躍動着的歷史。郭沫若的歷史劇聶嬰，卓文君等，雖不是小說，然而牠們的成立的逕路却是合於這一種方向的，第二種歷史小說，是小說家在現實生活裏，得到了暗示，若把這題材率直的寫出來，反覺實感不深，有種種不便的時候，就把這中心思想，藏在心頭，向歷史上去找出與此相像的事實來，使牠可以如實地表現出這一個實感，同時又可免掉種種現實的不便的方法。譬如我們處在這一個內戰不息，民生凋敝的現代的中國，心裏的情感，實在是想去到稠人廣衆之中，大喊革命。可是一則有因革命而要喪失自家的地位的軍閥在那裏監視，你若言語稍一不慎，就要拉你到司令部去砍頭。二則有一個外人用以保護他們在中國向我們榨取的利益的巡捕房在作梗，你若印刷一種宣傳的書類，就要請你去坐西牢。當這一個時候，他若想做一部鼓吹革命的小說，最好莫如借了法國或俄國革命前的

史實，來托付你的感情思想的全部。像這一類的小說的例，我且舉一篇沫若的‘鴛鴦’罷。當時我和他窮極無聊，寄住在上海灘上，度比乞兒還不如的生活。忽然有一個人，因為疑沫若去奪他的編輯的飯碗，就嗾使了許多人出來，在他的機關月報和一箇官僚新聞上，大放攻擊之辭。沫若把這時的感情，不好全部發洩出來，所以只好到歷史上去找了一箇莊子和惠施來代他說話。

這兩種歷史小說，當然在藝術上的評價是一樣的。不過第一種小說的成立，要賴作家的眼光和描寫的技能。若一步不到，却容易使人家認作爲傳歷史而作的作品。英國的司考得的有許多小說，就免不了這一種弊病。第二種小說，因爲創作的動機是由現實人生得到的實感，所以寫來容易動人，也容易成功。

其次要論到歷史小說家對歷史的忠實問題上去。歷史小說，既然取材於歷史，小說家當創作的時候，自然是不能完全脫離歷史的束縛的。然而歷史是歷史，小說是小說，小說也沒有太拘守

史實的必要。往往有許多歷史家，常根據了精細的史實來批評歷史小說，實在是一件殺風景的事情。小說家當寫歷史小說的時候，在不至使讀者感到幻滅的範圍以內。就是在不十分的違反歷史常識的範圍以內，他的空想，是完全可以自由的。譬如我們大家知道楊貴妃是一位肥滿的美女，我們當寫她的身體的時候，只教使我們不感到她是一個林黛玉式的肺病美人就夠了。至於她的肉腳有幾寸長，喫飯之前的身體有幾磅重，胸前的乳房有幾寸高等問題，是可以由小說家自由設想的。批評家斷不能根據了她的襪來說小說家的空想過度，使她的腳長了一分或短了一分。但是這一種空想，也不能過度，譬如說楊貴妃是一個麻臉，那讀者就馬上能根據他的歷史上的常識，識破你的撒謊。說到了楊貴妃，我又想起一件事情來了。朋友的L先生，從前老和我談及，說他想把唐玄宗和楊貴妃的事情來做一篇小說。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裏看不破安祿山和她的關係？所以七月七日長生殿上，玄宗

只以來生爲約，實在是心裏已經有點厭了，彷彿是在說“我和你今生的愛情是已經完了！”到了馬嵬坡下，軍士們雖說要殺她，玄宗若對她還有愛情，那裏會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這時候，也許是玄宗授意軍士們的。後來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當時行樂的情形，心裏纔後悔起來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場大大的神經病來。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術來替他醫病，終於使他和貴妃相見，便是小說的收場。L先生的這一個腹案，實在是妙不可言的設想。若做出來，我相信一定可以爲我們的小說界開一生面，可惜他近來事忙，終於到現在，還沒有寫成功。我們在此地就可以看出歷史上的事實，應該服從到怎麼的一個程度來了。

歷史小說的好處，就在小說家可以不被史實所拘，而可以利用歷史，小說家的利用歷史最大利益，是在歷史的事件的多而且富。人類數千年的歷史裏，戰爭也有，和平也有，殺人也有。陰謀奇策，淫樂奢侈，種種事實，在歷史上是取之不

盡，用之不竭的。我們平常在現實生活裏所經驗不到的事情，若在平常的世態小說裏寫出來，大家都要罵你低能欺詐，而在歷史小說裏證據確鑿的寫出來的時候，人家反會稱讚你眼光的周至，着想的奇特。這是因為讀者先有一種時間的觀念，在那裏作辯解，所以在歷史小說裏見了不近人情的事件的時候，大家都可以原諒，以為在古代或者真是如此的。這是歷史小說的容易使小說真實性增加一個的大特點。其次還有歷史小說裏的人物性格，在讀者的腦裏，大約是已經有一半是建築好了的，作家只須再加上一點修飾，就可以成立，並且可以很有力的表現出來。譬如我們大家都知道項羽是一個粗猛的英雄，有了這一個先入觀念在腦裏，然後再去看小說，那麼不必細細的描寫，作者就能給讀者一個很深的印象。

凡這種種利益，都是顯而易見的，而目下的中國，作歷史小說的人，竟會這樣的少，實在是一種不可解的現象。我很希望今後的青年作家，能

向這一方面去努力，向現在這沉悶的中國創作界裏，輸入一點新鮮的空氣來。

十五年三月十一

小說的技巧問題

小說的定義起源等問題，我已在一本小冊子裏寫過一點，此地不再說了，現在想把一般研究者對於小說技巧論的兩種不同的見解批評介紹一下。

對於小說的技巧論的成立，有兩種極端相反的見解。(一)有許多創作家和天才論者多主張技巧論是靈感的盜賊，文學的產生，完全須由靈感之催促，不能講什麼技巧不技巧。(二)有許多商業化的作家，專主張以技巧來裁製小說，結

果就造成一種小說的公式。

上舉的兩種見解都不十分完美，因為第一全憑天才的靈感來創作，在理想上原是說得過去，可是世界上的天才，決沒有那麼多，而天才的靈感，又不是時時刻刻有的。第二，小說並不是自然科學，牠的主要內容，還是人類的心理，社會的情狀等，變化極多，決不是用幾箇公式可以包括得了。

那麼我們在這裏所要講的技巧究竟是什麼呢？簡單一點的答覆，我們可以說：真正的小說技巧，並無所謂公式一類的東西，我們所說的技巧倒是指一般的原理和觀念而言。

為解釋這技巧兩字的意義起見，我們不妨先把小說家所要做的小說全部拿來觀察一下，或者可以反證出這技巧兩字的意義來。

大約一篇創作，總係由下列的三要素合成：

(一) 作者想傳述的事情，就是小說的內容材料。

(二) 作者的技巧，就是作者如何的把內容

材料取捨排列組織的工作，也有人稱作結構或設計的。

(三) 文體，作者的使用文字的體氣。

上述三種要素中，第一內容材料，是很明瞭的。作者若沒有什麼材料，沒有什麼話可以說，那麼一切的問題當然不會發生，你不能硬的給他些材料。第三的文體，也是沒有法子的，法國的批評家媳豐Buffon(1707—1788)有一句話說‘Le Style est .’homme mêmé’‘文者人也’，所以文體是不能用旁力來左右的。

只有第二種‘技巧’，是可以方法來修煉的一種技術，據柏拉東 Plato (427—347 B. C.) 在他的對話裏說：Technique 就是 Craftsmanship，和泥水木匠的技術一樣。可是這一種技術，有兩種物事具備纔發生効力，(一)是材料，(二)是目的。總之你有了一種材料的時，苦意利用牠來作成一種新的存在，那麼技巧問題，當然不知不覺在你考慮之中。當這時候，成問題的，只是你想用那一種技巧，甲或是乙？好的或是壞的？散漫的

或是緊密的?等等。

有人主張說,技巧是不能學習的。因為牠是不容易了解。對此疑案,有兩位哲學家的話,可以拿來作答:

杜威在他的 *Human Nature and Conduct* 裏說:‘生活和藝術,都有一種機械的性質……藝術家的訓練,當初不外乎機械的練習。到後來這一種機械的練習,偶和情操想像結合起來,就可以成爲藝術家的心靈的器具。……’

柏格森在他解剖創作家的心理的時候說:氣質和想像原是緊要,但沒有相當的技巧供他使用,也不能產生出有價值的東西來。……靈感對詩人,並不能供給詩人以詩律和音韻。詩人的問題是在當他找出詩律和音韻來的時候,不丢掉他的靈感。他若有駕馭技巧的能力,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運用他的人格,誌記他的靈感……’

不過實際上是有一派死的工具來當作技巧看的,這就是所以惹許多人嘲弄小說技巧論的原因,也就許多創作家和天才論者的打破技巧

論的根據。

我們應該知道，各種藝術裏，都有兩種技巧，(一)係材料的技巧，(二)係工具的技巧。以繪畫音樂來和小說比較的時候，這兩種技巧的區別更加明顯：

藝術	材 料	器 具	技 巧	
			材 料	器 具
繪畫	色，形	筆，顏料，布等，	光線，遠近，解剖等	用筆法，調色法等
音樂	音，調律	鋼琴，提琴等	諧聲，音響等	按琴，調指等
小說	人生，行爲，葛	字，句，文，章，節等	人的心理行爲的知識，社會的關係，事件，地方等	文法，修辭學，拚字等

小說的技巧，所以被人家誤解的原因，是因為小說材料的技巧的根本科學，不早發達的緣故；我們從上表可以看出，繪畫的根本科學是解剖，物理，化學。音樂的根本科學，是物理和數學的應用。這些科學，在希臘文化極盛的時候，早已被許多哲學家研究得很熱鬧了，而小說的基本科學的心理學，却一直到了前一世紀，方纔確立，然而他的全部的研究，還有待於將來呢。

小說的技巧，所以被人家誤解的，還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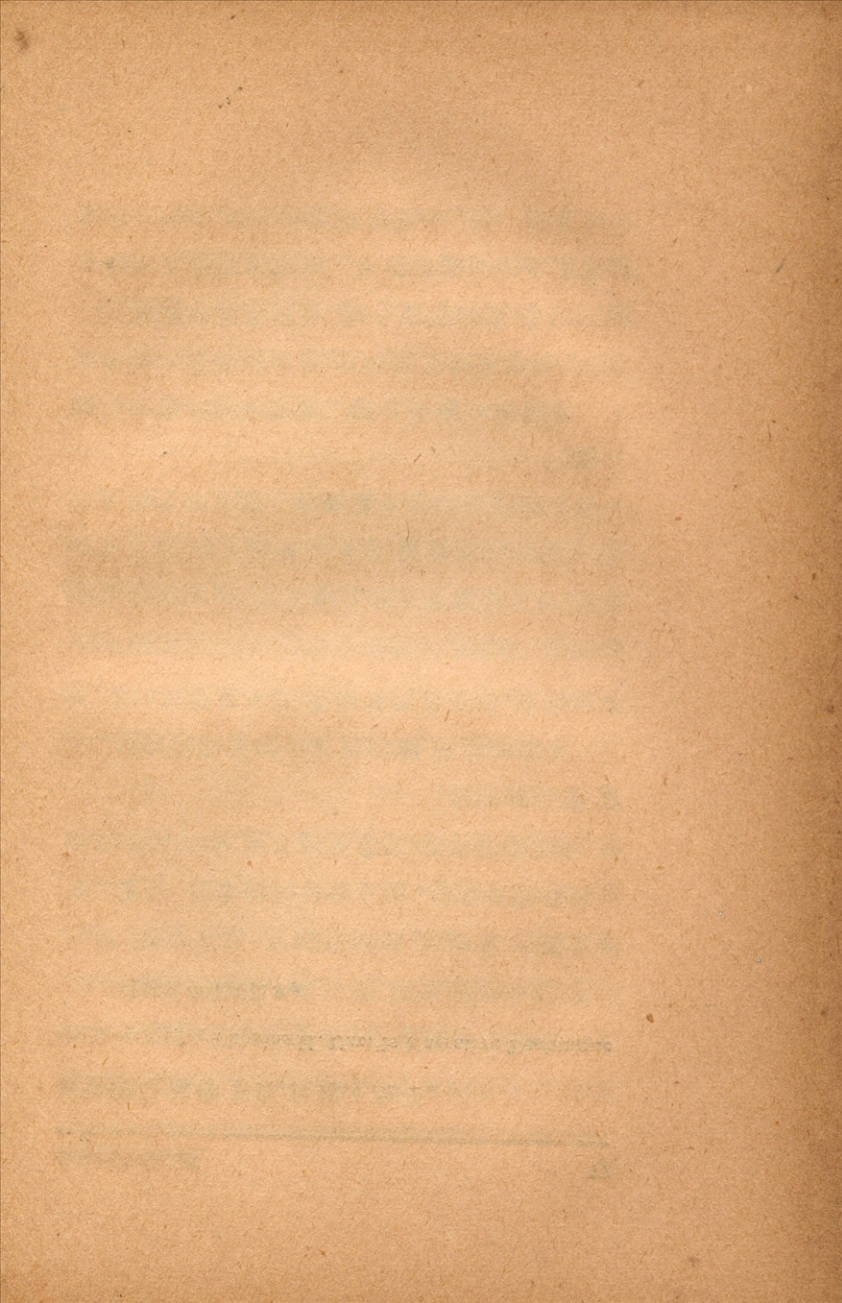
原因，就是因為繪畫，音樂的材料，不過是物理學上的聲學光學的應用，和數學上的遠近比例的計算，這些都很簡單，沒有像小說材料那樣複雜。並且顏色，音聲，空間的形線等，都有實體，可以被我們測量試驗，而小說材料的本能，衝動，感情，病的慾望等等，却是捉摸不到，不可以衡輕論重，截長補短的。

小說的技巧，雖則因為他的材料的複雜，不容易研究，然而我們初學者，却不能望洋興歎，畏難而退。我們若不想研究則已，若一定要研究的時候，可先從研究人的心理入手。情感的長成變遷，意識的成立輕重，感覺的粗細遲敏，以及其他一切人的行為的根本動機等，就是我們研究的目標。

小說家的研究心理，與哲學家的研究心理不同。科學家的心理研究，目的在發見一般的原因，而小說家的研究心理，目的不外乎想創造一種印象很深的圖形出來。所以這兩種人所研究材料雖則一樣。小說家所用的方法，我們想繼續

着慢慢兒解釋下去，此地不說了。

(附註)本篇係由 Thomas H. Uzzl's Narrative Technique
的緒論中抽譯出來。



電影與文藝

這也許是孤陋寡聞的我一個人的偏見，但我想大多數的文化享樂者，總也有一部分的人贊成我這一句話的：

“二十世文化的結晶，可以在冰淇淋和電影上求之。”

將天然的水，想法子使結成冰，又將蜜糖甜醬，混合和凝起來，使凝結在一處。牠的顏色很柔美，香氣很芳醇，在大暑的六月天，你當行路倦了的時候，走到樹蔭下去喫一杯，就是神仙，也應該

羨你。同冰淇淋一樣的集成衆美，使無產者以低廉的價格，在最短的時期裏，得享受到無上的滿足的，是近來很爲一般都會住民所稱道的電影。

電影是最近方纔發達的藝術界的Youngest Sister她的姊妹藝術Sister-Arts 如演劇，音樂，繪畫，等等，發源都在數千年前以上，只有電影，可算是十九世紀後期的產物。但後來者居上，她的將來，正是不可限量，我敢斷言，二十世紀，將要成爲電影的世紀。

電影的所以能够在這樣短時期裏得到這樣長足的進步的，我想有五種原因。第一，電影是合成各種藝術長處的集大成者。第二，電影是藝術的立體化而且具有動的性質的。第三，電影是合乎近代經濟的原則的。第四，電影的現實性和超現實性，都比旁的藝術容易使觀衆滿足他們的好奇心。第五，電影是合乎近世的社會主義的理想。

現在且把這幾種電影的特長來說一說。第一，藝術中除演劇外，都各自成枝，不能同時使我

們的感官各得到滿足。譬如詩歌文學之類，讀了之後，我們最多也不過受到一種感情上的享樂，這一種滿足，是屬於精神的，內在的。並且非有智識教養者，或感情豐盛者，對於文學詩歌簡直不能感到Ecstasy而殉情陶醉於其間。其他如繪畫，音樂，彫刻，建築之類，對於我們的官能享樂，都只是限於一部分的提供而已，不能渾然整然，使我們五體投地，諸感滿足，如處九重天上般的安適快樂。至於演劇呢，雖也是合成衆美的一種藝術，然而劇場的設備，俳優的養成，衣飾的化費等等，太不經濟，太不合乎無產階級的要求，所以比之電影的簡便廉價，要遜一籌。

第二，我們近代人，都是神經衰弱者，不是具體化的藝術，不能使我們感徹底的滿足，彫刻，建築，雖具有具體的形像，然而變化太少，沒有動的性質。音樂雖瞬息千變，然而對於我們的具體的威壓力很小。合成了各種藝術，各取其長，使溶化於一爐，而且具有高的威壓力而變化百出，使觀者隨時能夠得到動的觀念的，只有電影。

第三，電影的經濟，是誰也辨識得到的。我們讀一部小說，非要一天兩天不可，而在幕上看一齣電影，至多也不過三兩個鐘頭。如託爾斯泰的安娜喀來尼娜，於俄的哀史之類的龐龐大著，要從頭至尾細讀一遍，真是談非容易，然而在電影裏映寫起來，則我們在茶餘飯後，手裏拿着一杯咖啡，嘴裏含着一枝紙煙，在閑談休息的中間，就可以看得了了，豈不是時間的經濟嗎？旅行世界一周，至少也要五六十天，要看古代的殘墟廢壘，歷史上的名山勝地，恐怕一兩年也辦不到，而在電影裏，則無論什麼地方的風景，無論那一時代的風俗，都可以在一兩個鐘頭裏看得明明白白，這豈不是空間的縮短麼？近來電影業發達，各著名的電影公司，都在大宗的製作出品，我們以最廉的價格，可以看到最美的影片，這豈不是合乎近代的經濟第一原則的享樂麼？諸如此類，說不勝說，總之電影的普遍性 Popularity 是以根據於這一個原因者多，所以我在此地想特別把牠來 Empha ize 一下。

第四，我們的愛好藝術，都因為想滿足我們好奇心。雖明知道藝術是騙人的東西，但我們所要求的，就是要牠騙我們騙得巧妙。譬如哲學家的做人，他明知道人生是一場夢，但他總要想使這一場夢延長，在夢裏却硬想裝出許多不是夢的樣子來。能够使這一種夢境最如實的表現出來，而且能够使這一種自幻 *Seibst-tauschung* 觀念最有力地形成的藝術，只有電影。因為電影的現實性和超現實性，都是很強的，電影的現實性，就是寫實的便利，這一層在取材取背景上面，很容易辦到，是誰也曉得的，殊不知她的超現實性，也是很強，也同樣的逼真，不至於使觀眾的自幻觀念打消。這只須舉一個例出來，大家就可以明白，譬如哥德的傑作浮世德的第二部，有許多神祕的地方，像昇天入地等行動，在演劇裏是無論如何做不好的，而在電影裏却演得很自然，很逼真，使觀眾一時能够感到驚異，感到快樂，毫不覺得在看假作的東西。這一層使不可能的動作化為可能的機能，是在旁的藝術裏找不出的，我所

以說，電影的現實性，和超現實性，都比旁的藝術更容易使觀衆感到滿足。

第五，電影的廉價，經濟，單純，容易看得懂，是盡人所知道的，電影既具有這些好處，那她的合乎近代的社會主義的理想，可以不必說了。至於她的宣傳力的大，對於社會教育，平民教育的幫助，更是人人所知道的，我們但把“伏兒癩河上的船夫”一片拿來一看，就可以曉得電影的宣傳主義，是如何的速而且強有力了。

因為電影，具有此種種的特長，所以她的進步之速，和將來的希望之大，實在有出乎吾人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們既已曉得了電影的這些特點，就可以說到她和文藝的關係上去。

在前面已經說過，文藝是靜的，平面的，並且在最近的這箇社會化的時期以前也可以說是很貴族的藝術。要使靜的文藝，能帶着動的意義，平面的文藝，能有具體的表現，貴族的文藝，能適合乎平民的口味，那麼文藝作品，非要經過一次電影的媒介不可，電影的功效，非但能使死的文藝

變成活的，有些地方，並且更可以使許多無意義的文藝變成了很有意義的東西。據我箇人的經驗講來，當我讀一位美國女作家的小說 Little Lord Fauntleroy 的時候，所受的感動也只是平常，及到看了那張影片以後，覺得有許多地方，所得的印象竟要比讀書的時候深至數倍。又譬如 Murger 的小說“拉丁區的生活”裏，有幾段描寫，簡直使人討厭，不願意讀下去，而看到李蓮吉舒的 La Boheme 的時候，無論男女老幼，不管他或是懂藝術，或是不懂藝術的都不要緊，一氣看完之後，他們都不得不爲女主人公糜糜流幾滴傷心之淚。從這些地方看來，電影能夠幫助文藝，是誰也能夠承認的了，但是文藝也能同時促進電影的趣味一層，却還不大有人提起過。

在現代社會思想極盛的潮流裏，我們所要求的藝術當然是大衆的藝術。然而大衆的藝術品，稍一不慎，就要流爲填補低級趣味的消遣品，而失掉真正的藝術品的固有性質。我們但須向一般民衆所聚集的娛樂場去一看，就可以知道

這一種一般趣味的墮落性的旺盛。像打花鼓，小上坟等類的淫戲，在無論什麼地方，由無論什麼俳優演起來，都容易博得喝采叫喚的原因，就是一種證明。因為一般趣味的墮落性是這樣的重的，所以美國出品的許多平常的影片，都是千篇一律勉強地製造出來迎合這一種下劣趣味的。可以使這一種趣味轉向，並且同時也可以領導社會一般人的趣味，使一步一步提高上去的，那就非文藝不能辦了。

大凡一種真正的文藝作品，不管牠是不是第一流的創作，我想多少總有一點作家的簡性和藝術品的骨氣在內的，市氣很重，而又完全為迎合讀者的心理的投機貨，我們不能承認牠是文藝作品。所以電影的導演者，若真正於打算金錢之外，更有愛好的靈心的時候，那麼他所導演的片子裏，那種低劣的挑撥的場面，必要減少下去。從此更進一步，我們就可以達到提高一般趣味的目的了。

從這些地方看起來，我們就可以知道電影

與文藝，實在是同要好的夫婦一樣，須臾不可離開，兩面都要常在一處，纔能得到好結果的。唯其如此，所以我想向中國的那些導演家演員進一句忠言。

中國的電影，本來還是在萌芽的時代，技巧上劇本上，當然都還趕不上西洋。然而在最近的一兩年裏，一班中國的智識階級，對於中國影片所抱的悲觀絕望，實在也是出乎我們的意想之外。他們的攻擊中國影片最力的一句話，就是“肉麻”。這肉麻的來源，就是在於趣味的低劣。影片公司，只想做南洋一帶的買賣，所以把中國的趣味，硬要降到合乎殖民地的中國商人的口味的地位。同業者競爭愈烈，這低劣趣味的下降也愈速。所以起初多少還帶有一點藝術性的中國影片，現在弄得和揚州班的文明戲沒有什麼分別了。在這一箇危急的時期裏，我覺得中國的導演者和演員，還有多讀真正文藝作品的必要。我們要直接和文藝相接觸，把文藝的精靈全部吞下了肚之後，然後再來創作新影片，使貴族的文

藝化爲平民的，高深的化爲淺近的，呆板的化爲靈活的，無味的化爲有趣的。然而平民化不是 Vulgarize 淺近化不是 Monotonize 靈活化不是專彈滑調，有趣化不在單演滑稽，總之是在一種精神上面，是在一種不失掉藝術的品位的氣質上面。

對於電影，本來是門外漢的鄙人，七扯八拉的說了一大堆 Amataur 的外行話，我只怕爲專門家所竊笑。然而中國有一句古話，叫做“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我上面所說的，若有可取的地方，那麼請大家感謝“銀星”的編者，因爲來問道於盲，并且硬要我撰文投稿的，是銀星的編者盧君所作的惡劇。說的若有不是處，那麼請大家原諒我這末路的文丐，現在因爲某種事件，思想上以及物質上，正受一種絕大的威脅。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夜脫稿

雜評曼殊的作品

因爲胡適之氏的“最近五十年的中國文學”裏，沒有蘇曼殊的名氏，一般年青氣盛的文學家，都起了反感，竭力的在爲曼殊出氣。所以這幾年來，關於曼殊的論文記載，散見於各種雜誌上的很多。曼殊的遺文賸墨，尤其爲書賈居奇，這幾年來，他的作品，竟改換頭面的出了幾種。他生前的朋友，也在各處記述他的軼事奇行，想加重他的沒世聲名於萬一。其實蘇曼殊的名氏，在中國的文學史上，早已經是不朽的了，那些推重過當的

稱頌，實在不能在他的名氏上更加上些什麼。

蘇曼殊是一位才子，是一個奇人，然而決不是大才。天才是有的，靈性是有的，浪漫的氣質是很豐富的，可是缺少獨創性，缺少雄偉氣，一位英國的批評家對十九世的鬼才淮兒特所說的話，也可以用在蘇曼殊身上。

所以曼殊的才氣，在他的譯詩裏，詩裏，小說裏，畫裏，以及一切雜記散文裏，都在流露閃耀，可是你要求一篇渾然大成的東西，却在集子裏找不出。

我所說的在文學史上可不朽的成績，是指他的浪漫氣質，繼承拜倫那一個時代的浪漫氣質而言，並非是指那一首詩，或那一篇小說。

攏統講起來，他的譯詩，比他自作的詩好，他的詩比他的畫好，他的畫比他的小說好，而他的浪漫氣質，由這一種浪漫氣質而來的行動風度，比他的一切都要好。因為近來有一般殉情的青年，讀了他的哀豔的詩句，看了他的奇特的行爲，就起了狂妄的熱誠，盲目地崇拜他，以爲他做的

東西，什麼都是好的，他的地位比屈原李白還要高，所以我想來做一點批評，指點指點他的壞處，倒反可以把他的真價值發出來。

他的詩是出於定庵的己亥雜詩，而又加上一派清新的近代味的。所以用詞很纖巧，擇韻很清諧，使人讀下去就能感到一種快味，舉幾個例出來就可以明白：

春雨樓頭尺八簫，何時歸看浙江潮，芒鞋
破鉢無人識，踏過櫻花第幾橋。

孤燈引夢記朦朧，風雨鄰菴夜半鐘，我再
來時人已去，涉江誰爲採芙蓉。

輕紅簾動月輪西，冰作闌干玉作梯，寄語
麻姑要珍重，鳳樓迢遞燕應迷。

羅幙春殘欲暮天，四山風雨總纏綿，分明
化石心難定，多謝雲娘十幅箋。

江南花草盡愁根，惹得吳娃笑語頻，獨有
傷心驢背客，暮煙疎雨過闔門。

平原落日馬蕭蕭，賸有山僧賦大招，最是
令人淒絕處，垂虹亭畔柳波橋。

白水青山未盡思，人間天上兩霏微，輕風
細雨紅泥寺，不見僧歸見燕歸。

碧闌干外夜沈沈，斜倚雲屏燭影深，看取
紅酥渾欲滴，鳳文雙結是同心。

折得黃花贈阿嬌，暗擡星眼謝王喬，輕車
肥犢金鈴響，深院何人弄碧簫。

鐙飄珠箔玉箏秋，幾曲回闌水上樓，猛憶
定庵哀怨句，三生花草夢蘇州。

蟬翼輕紗束細腰，遠山眉黛不能描，誰知
詞客蓬山裏，煙雨樓臺夢六朝。

像這些，那是定庵的得意之作，而曼殊去偷
了過來，重加點染，就覺得清新順口，讀之有味
了，所以我說他的詩比他的散文小說好，因為他
的詩裏頭有清新味，有近代性，這大約是他翻譯
外國詩後所得的好處。可惜我讀他的詩不多，所
以不能再仔細的分析評斷他的詩。最後他的詩
的清淡味，似乎是得力於放翁，后山的地方也很
多。他的小說裏，也曾這樣的說過，他的雜記裏，
也把放翁的“衣上征塵雜酒痕，遠遊無處不消

魂，此身合是詩人未，細雨騎驢過劍門”一絕，稱道得十分起勁。

曼殊有這樣的詩才，有這樣的浪漫氣質，而他的小說實在做得不好。我所讀過的，只有一篇碎簪記，一篇斷鴻零雁記，讀了這兩篇東西之後，我再也不想看他的小說了。

碎簪記係記一個多情多病的少年，屈伏在專制婚姻之下，和一位他所愛的女子，不能結婚，就鬱鬱以卒。同時他叔父孀母爲他定下的一位女士，也爲了這少年而死。三人結成三角戀愛，都是好人，都可以博得人愛，而在前後差不多同時候死了。碎簪記的骨子這樣，他的文章也做得很 Sentimental。照理是可以做得很動人，很 Tragic 的，然而他的技巧的不高明，描寫的不徹底，真使我出乎意料之外。他的記述方法，用半寫實的體裁，然而使人讀了，處處覺得他做小說。尤其是作中主人公性格，和事件的進展，聯絡很薄弱，看不出前後的因果系統來，他有時也用 Suspence 的手法，來挑動讀者好奇期待之心，然而這手法的用

出，決不像曾經讀過西洋近代小說的才人之所用，仍舊是一個某生體的中國濫小說匠的用法。譬如姓莊的那位少年，在病院裏，與那位他還不曾見過面，然而心裏已經決定生死不渝地愛她的杜靈芳小姐——這事情已經是不可通了——訣別的時候，曼殊竟用了

“嗟乎，此吾友莊湜與靈芳會晤之始，亦即會晤之終也。”

的兩句濫腐的文章。

還有杜小姐將簪一枝，贈與莊湜，莊的叔父於莊和燕小姐及嬸母等出去的中間，去請了杜小姐來，要杜小姐將莊枕下的簪兒折斷，逼與莊絕一段，抄襲茶花女太抄得不高明，我真不解絕世聰明的曼殊大師，何以會做出這樣的文章來。

斷鴻零雁記，是舉世所尊敬的作品，係帶有一點自敘傳色彩的小說，然而牠的缺點和碎簪記一樣，有許多地方，太不自然，太不寫實，做得太過。

這一篇是第一人稱的自傳小說，記述他自

小孤苦，離了親身日本產的母懷，遠適異國（就是中國），寄養在一家他父親（日人）的朋友粵人的家裏。這養父雖好，然而養父的後娶母却壞得很，養父死後，逼得不得不去削髮爲僧。一天晚上，這受戒的和尚，於無意中遇見了他幼時的乳嫗及她的兒子——這一段不自然得很——又於無意中遇見了很貞堅的當他養父在日爲他定下了的未婚妻，就還了俗。這未婚妻在花園贈銀給他，要他去尋親生之母。他到了老母的懷裏——他的生父早已死了，因此所以出養的——又和他的一位姨母的女兒（就是他的表姊），有了婚約，這是他老母所主張，他心裏也十分願意，可是終覺得對不起那後花園贈銀的粵女，所以他就生了許多苦悶。苦悶之餘，他就決計出家，又逃回中國，暫在杭州靈隱寺寄跡。這中間無意中遇見了他幼時的鄉親廣東麥某，得知道那贈銀的粵女，已因忠於他的原因而去世了。他悲憤之餘，就沿門託鉢，回到粵去弔這少女之墳，在路上遇見了他那乳母的兒子，也爲追薦他自己的母親，

已削髮爲僧了，主人公好容易到了他未婚妻的家裏，去訪問她的婢女，倒反受了一頓搶白，他終於尋不着她的墳墓。最後的一段結語爲

“嗚呼，‘踏遍北邙三十里，不知何處葬卿卿！’讀者思之，余此時愁苦，人間寧復吾匹者，余此時淚盡矣，自覺此心竟如木石，決計歸省吾師靜室，復與法忍——這是他同行的一位和尚的名字——束裝就道。而不知彌天幽恨，正未有艾，吾擱筆不忍再言矣。”

實在做得太不高明，幾乎把全篇的效力，完全打消了。

斷鴻零雁記，因爲是帶有自敘色彩的原因，內容稍爲複雜一點，文章也似乎費了許多苦心，前後共二十七章，有三萬多字，然而我覺得可取的，只有第一章的六七百字，其餘的文章裏，破綻很多，隨便舉幾個例，就譬如第四章中，乳母對主人公說：

“今吾爲爾計，爾須靜聽吾言，吾家花園。

在三春佳日，羣芳甚盛，今已冬深，明歲春歸時，爾朝攜花出售，日中即爲我稍理亭苑可耳，花資雖薄，然吾能爲爾積聚，迄二三年後，定敷爾東歸之費，舍此計無所出，三郎，爾意云何？”余曰，“善，均如媼言。”媼續曰，“三郎！爾先在江戶，固爲公子，出必肥馬輕裘，今茲暫作花傭，亦殊異事，……”

你瞧，一個鄉下的無知的乳母，何以知道三郎先在東京是一個貴公子，更何以知道他出則肥馬輕裘。

又如第七章中，主人公得了未婚妻所贈之銀，在東渡的舟中，拿出拜輪的詩來讀後，又翻譯了一大篇漢文等處，實在是畫蛇添足，使讀者的自幻觀念，完全破滅，不得不自覺到“在這裏讀虛構的小說”上去。

還有第九章中，主人公到了日本，跟他母親妹妹到小田原龍山寺去上先祖代代的墳的時候，他的感情，應該是如何的急迫，而他在寺的山門口，竟有看取山寺門聯，悠悠批評這“蒲團坐

耐江頭冷，香火重生劫後灰”的聯句的餘裕，實在要使讀者感到無限的滑稽。

諸如此類，還指不勝指，我恐怕一般崇拜曼殊的青年，要出來罵我吹毛求疵，不再做下去了。

這一回因為養病山中偶爾讀到了曼殊大師的遺著所以拉雜寫了這一篇感想，請讀者勿要誤會，說我在攻擊這薄命的詩人，而藉以自豪。老老實實，憑我良心說起來，我對於曼殊的漂泊的一生，是很表同情，很表敬意的，不過他的小說，尤其是斷鴻零雁記，我覺得不敢贊成而已。

一九二七年五卅的午前作於逃難養病的山中

蘭生弟的日記

到北京之後，遇到的都是傷心的事情。第一是弟兄之分裂，第二是龍兒的病死，第三是災民災官災教員的慘狀。種種苦楚，緊壓住我的心身，既不願意執筆，也不願意讀書。有時清夜醒來，在院子裏默坐，仰視蒼天，亦復寒噤不敢作一語。在這一種壓榨狀態之下，得讀到裝訂精美的“駱駝”，自然是一件快事，尤其是讀了徐祖正君的“蘭生弟的日記”覺得心裏非常愉快。

徐祖正君的神經纖敏，凡見過他一兩次的

人，都是曉得的。我和他雖不是至交懇友，然而也曾和他談過好幾次天，見過好幾次面。有一次因為說話偶不留意，觸忤了他的神經的末稍，弄得兩人默坐了半點鐘，沒有一句話講。我平時雖也是神經過敏的弱者，但如遇見了過於像林黛玉那樣的男子，心裏也有點難受，所以自那一次以後，直到了此刻，還沒有和他見面的機會。現在讀了他的作品，回想起他的全人格來，很想做一點東西表白我的心蹟，同時也可以致我對他的敬意。

“蘭生弟的日記”，雖不是徐君的傑作，然而我們都承認是他的一部很誠摯的作品。內容係蘭生弟寫給薰南姊的一封長信。對蘭生弟的性格心境，描寫得頗週到。然而書函式的小說老犯的一著疾病，這“蘭生弟的日記”還依然免不掉，就是薰南姊的性格，薰南姊的感情，和薰南姊的心境變遷的途徑，我們一點兒也捉摸不到。

蘭生弟的意志薄弱，蘭生弟的多愁多病，我們即使是不和作者相識的人，讀了這作品，也十

分可以感覺得出；所以此書於寫蘭生弟的內心的Innigkeit. 一點，是成功的了。然而這一種內心的Innigkeit. 又因為著根不深，來源不定的原因，所以很難使一般的讀者起共鳴。這大約也是書函告白式的小說，不能使作者有用武的餘地，不能使作者得暢所欲言的緣故。

小說裏頭最怕說帶哲理的空話，我對於淮兒特的“杜蓮葛萊的肖像”到現在還有點不滿，就是因為Lord Henry 的 Paradox 太多。蘭生弟的日記裏。時時也有這一流的語句，我覺得是白璧之瑕。

這一封長信，係根據蘭生弟的日記而寫，所以引日記的處所很多。一件件的錯綜事蹟，都有很詳細的日子記載在那裏。這是作者使讀者容易感到 Reality 的筆法，凡有過做小說的經驗的人，都喜歡用。不過“蘭生弟的日記”裏，所記的時間很長，錯綜的事蹟太多，前後的倒置太雜，年月日的記載因為太精詳了的緣故，反而使讀者感到困惑，這也是這小說的一點毛病。

徐君的文體精強，所以使讀者覺得生硬。尤其是頭上的三四十頁，風骨峻嶒，雖則是力量很足，然不能引人入勝。我怕中國的一般讀者，遇此都要感覺困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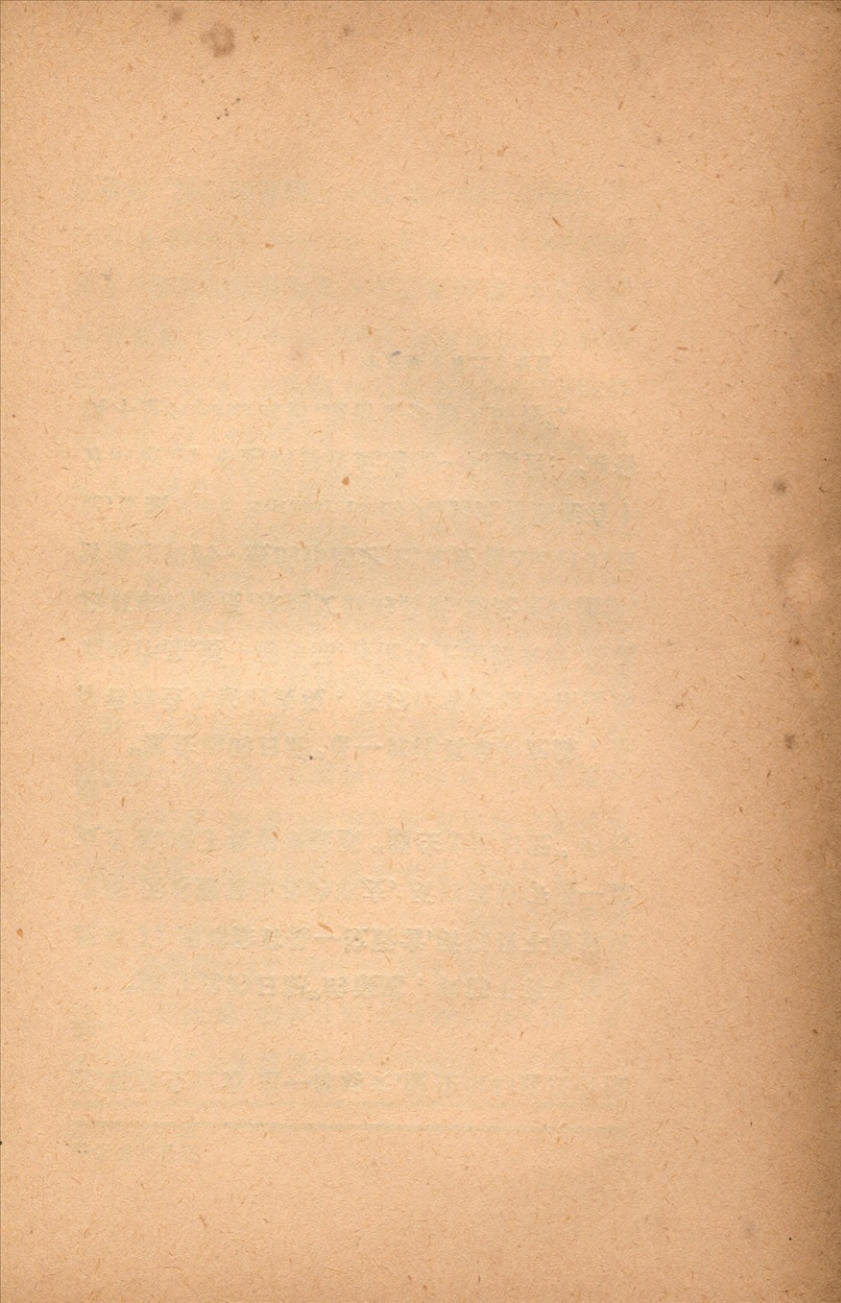
人事錯雜，性格開展，蘭生弟到了北京之後，有許多瑣事遇着，這些瑣事的描寫，若在另一篇小說裏叙出，不失為一段妙文，而在這一篇前後結構複雜的小說裏出現，容易使讀者起一種冗贅之感，因為和前半篇的敘述，不能保持均衡。我在此地，不得不想起 Mark Rutherford's Autobiography 和 Deliverance 來了。一樣的一部 "The story of my Heart" 一樣的描寫主人公的精神上的動搖苦悶，一樣的描寫主人公的幾個戀愛史，然而我們當讀 Mark Rutherford 時，覺得前後相稱，均衡保持得整齊。雖然 M. Rutherford 的作者也描寫幾個與 Mark Rutherford 關係很少之人之事，然而我們却不覺得牠們的冗贅。尤其在 Mark Rutherford's Deliverance 的後半部裏，覺得他的一節一章，到小說結尾的時候，都有用

處，都發生效力，這一部功夫，蘭生弟却還沒有做到。

“蘭生弟的日記”的壞處，我都不客氣地舉出來了。因為徐君是一位賢者，所以我不惜春秋之筆，因為徐君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欲爭得一諫友之名。末了我想來談談“蘭生弟的日記”的好處。

“蘭生弟的日記”是一部極真率的記錄，是徐君的全人格的表現，是以作者的血肉精靈來寫的作品。這一種作品，在技巧上雖然失敗，然若以真率的態度，來測文藝的高低，則此書的價值，當遠在我們一般的作品之上。凡愛讀Amiel的日記，愛讀Mark Rutherford的人，對此當然能有十分的敬意。不過我要在此地說一句預言：“這書決不是Popular的書，這書是少數人的書”。

十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鴨綠江上”讀後感

藝術家是革命的先驅者，革命的藝術作品，是加上正在革命行動中的許多人肉機器上去的油膏。因為藝術家的神經纖敏，感覺銳利，所以一時庸人還不會感到的苦悶，反抗，和不滿，藝術家就比他們要早幾十年感到。或者一般庸人，在同一時代內所感到的痛苦，煩悶等，藝術家因為神經纖敏的緣故，要比庸人多感到一倍。就譬如我們常人，受到經濟壓迫的時候，假使感到的痛苦只有五分，那麼在同一狀態之下的藝術家所感

到的痛苦，非要增加到十分或二十分不可。并且一般我們庸人，感到了不滿，反抗，或苦悶的時候，只能默然地過去，而這時候藝術家就非要把這一層不滿，反抗，或苦悶叫喊出來，表現出來不可。因此有許多藝術家的藝術品，因為同時代的人太近視了，太魯鈍了的原因，每有被嘲為無病呻吟的傾向。其實真正的藝術家所做的真正的作品，沒有一篇不是真實的表現，不過鑒賞者的神經有時太魯鈍，所以不覺得這藝術家的叫喊為然而已。這一種藝術家，是當革命未起之先而發預言的藝術家，是挑撥革命的開火的藝術家，是革命的先驅者。

到了革命的條件，已經具備，革命的必然性，已經達到成熟的境界以後，這一種先驅的革命藝術，若是力量是很足的時候，那麼當然仍復是可以繼續享受牠的生命，仍復是指使革命的原動力，可是力量若不十分足的時候，那麼這一種革命先驅的藝術，就不得不讓位於躍動的有新生命的革命藝術，來作革命行動的燃燒料和膏

油。

現在中國的革命條件已經具備，舊社會的崩壞作用，已經開始了，所以一般讀文學的人，都同聲一致的要求革命文學，若嫌革命文學的名稱太泛的時候，我們可以改過來說，目下中國的讀者，大家都在要求無產階級的文學。

有許多人說，文學是點綴太平，謳歌盛世，創造美的感覺的東西，無產階級是與美的原理不合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的文學這一句話是不通的。講這些話的人，當然是從前曾經受足了資本主義文化的熏育的人，由他們的立腳點看來，這原是千真萬真的事實，可是我們再回頭來一想，再把文學的要素拿來一考察，就覺得光是琳琅鑽石，脂粉黛綠堆了一大堆，也不能就說牠是美是藝術。反過來若有一個乞兒，在街上捱戶求乞，蓬頭垢面，將乞來的幾個金錢，去買一件很便宜很粗糙的衣服來給他的可愛的人穿，也未始是不美不藝術的。總之文學裏要有情緒，文學裏要有意識。我們只能問這情緒熱烈不熱烈，這意

識強不強，而不能說無產階級不能有這情緒，不能有這意識，因為他們沒有錢。

無產階級既然一樣的是人，一樣的有情緒，一樣的有意識的，那麼無產階級的文學，當然是存在的。

現在的中國的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份，是無產階級要求支配政權，要求解放的革命，那麼我們現在所要求的革命文學，當然是無產階級的文學。

可是在現代的中國，從事於文學創作的人，還是以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人居多，真正從田裏出來的農民詩人，或從鐵工廠裏出來的勞働詩人，還不見得有，所以至少我們現在所要求的文學，讓一步來說，也應該是同情於無產階級的文學。可是身坐在黃包車上，一邊口頭却在說同情於黃包車夫，是不十分可以使人信服的事情，所以我們對於現在的中國的那些同情於無產階級的文學，只能問牠那一種同情真不真，問牠對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把捉表現得切

不切。

當然中國的新文學裏，可以合這一種要求的作品，目下還出得不多，可是在這一點不多的產品裏頭，蔣光赤著的短篇小說集“鴨綠江上”，却可以佔到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鴨綠江上”共含有短篇小說八篇，從內容講起來，篇篇都是同情於無產階級，和反抗軍閥資本家的作品，光就同情的一方面說起來，已經可以完全說是無產階級的文學了。可是作者究竟還是一個中產階級的人，所以每篇中所有的感情，意識，還不能說是完全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和階級意識，表現得十分真摯。

現在中國革命的火線，早已破裂，革命的進展，也已不似從前的緩慢了。在這一個時代，我們所渴仰着的文學，並不是僅僅乎煽起一點反抗的心情，或叫喊一陣苦悶的那一種革命先驅的文學。若文學是時代的反映這一句話是真的時候，那麼我們在這一個時代裏所要求的，是烈風雷雨般的粗暴偉大，力量很足，感人很深的文學。

就是我在前面所說的躍動的，有新生命的文學。可是“鴨綠江上”一集，無論如何，還不能滿足我們這一種的要求。

“鴨綠江上”的作者，有駕馭文字的手腕，有暢所欲言的魄力，可是無論如何，我們讀了他的作品之後，不能起激烈的衝動，狂暴的奮興。這是什麼原因呢？我想這完全是因為作者，還沒有捉握到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還沒有將無產階級的階級感情，全部噴瀉出來的原因，所以他在徐州旅館裏，只能拿出七塊錢來給那可憐的少女，而不能馬上就丟下了開封在病臥着的愛人，去尋着那逼人為娼的老嫗來，給她一頓痛打。所以江霞——弟兄夜話的主人公——只能逃避在外，僅僅乎不徹底的避免了專制婚姻的惡毒，而不能跑回家去，將他的兄嫂離拆，或將他的老娘痛責。所以周德發——橄欖的主人公——當他的愛人吳乳姑被資本家何慶三奪去做姨太太的時候不能馬上就打到何慶三的家去，和他拚命。

然而文學也是與國民性有關的，或許我們

現代的中國人，還沒有這樣強的性格，或者我們中國現代無產階級，還沒有鍛鍊成這一種階級意氣，那麼我就不得不為中國的革命前途悲了。

以上因為讀了蔣著的“鴨綠江上”，偶爾生出來的雜感，至於無產階級文藝的考察，當另外再來撰文記述，此地不再說了。

一九二七年四月八日

日 記 文 學

散文作品裏頭，最便當的一種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我們都知道，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有自傳的色彩的，而這一種自敘傳，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不自覺的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如貝郎的長詩 *Childe Harold* 裏的破綻之類。並且縷縷直敘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的時候，讀者若仔細一想，何以這一個人的心理狀態，會被作者曉得得這樣精細？那麼一種幻滅之

感，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的感覺，就要暴露出來，却是文學上的一個絕大的危險。

足以救這一種危險，並且可以使真實性確立，使讀者於不知不覺的中間受催眠暗示的，是日記的體裁。

我們大家都有過記日記的經驗，都曉得在日記裏，無論什麼話，什麼幻想，什麼不近人情的事情，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記敘下來，人家不會說你在說謊，不會說你在做小說，因為日記的目的，本來是在給你自已一個人看，為減輕你自己一個人的苦悶，或預防你一個人的私事遺忘而寫的。

日記有此種種便利的特點，所以小說家在初期習作的時候，用日記體裁來寫的時候，其成功的可能性，比用旁的體裁來寫更多一點。而我們讀者，因為第一我們所要求的，是關於旁人的私事的探知（這一種好奇 Curiosity 是讀小說心理的一個最大動機）所以對於讀他人的日記，比較讀直敘式的記事文，興味更覺濃厚。

由我個人的嗜好來講，我在暇時翻閱旁人的著作的時候，最喜歡讀的，是他的日記，其次是他的書簡，最後纔讀他的散文或韻文的作品。以己度人，類推起來，我想無論那一個文藝愛好者，大約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

幾禮拜來，呻吟在病牀上，牀頭沒有書讀，從朋友那裏借了兩部日記來，一部是Henri Frédéric Amiel的日記，一部是中國吳穀人祭酒的有正味齋日記。亞米愛兒的日記，我從前祇讀過英譯的拔萃，及德文的 Rosa Schapire 譯的更短的幾段文字，這一回却得了一部全集，糊裏糊塗的翻翻字典，竟幫助我消磨了許多無聊賴的黃昏。

古今中外的文人，以日記傳世的很多，就淺陋的我所讀過的幾家日記說來，如德國近代劇作家Hebbels，英國的日記專家Samuel Pepys，俄國的 Dostoeffskys, Tolstoï，中國的李蕪客及許多宋遺民明遺民的隨筆日錄之類，真是數不勝數。然而三十年如一日，中間日日在自己解剖自己，日日在批評文化，日日在窮究哲理，如亞米愛

兒的日記，實在是少見的。因為這一個原因，我想就我所讀過的記憶中所及的，抄一點出來，向大家來推薦推薦，並且同時可以把日記體的文學來說一說。

作者亞米愛兒，於一八二一年，生在瑞士的Genf。在外國留了七年學——大部分是在德國的大學裏——一八四九年去故鄉的大學裏當美學的教授，一直到一八八一年他死的時候止。他的一生都平淡無奇，少時境遇也還好，天資極高，同學輩都以爲他將來是了不得的，然而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他的一生，除出了幾本小品感想文及小詩集後，竟一無所成，到他的死時止，他的事業文章，沒有一樣可以使人紀念他，使他不朽的。然而他的內心的苦悶，自己解剖的精細，批評的眼光的周密，直到他死後的那部日記發表的時候，纔有人曉得。

他是天生的一個憂鬱病者，自己懷疑自己，對世界一切，當然更懷疑了。然而到了窮無所歸，他却還保留得一絲信仰，他覺得還有一個唯一

的神在，可以使我們安身立命，不過這一種矛盾的心理，就是使他一生苦悶的原因，而同時也是救他的靈魂，使他不至於自殺的一個最大理由。

據Berthe Vadier——Henri Frédéric Amiel *Etudé biographique* 的著者——說來，他的抑鬱性，和當時的政局有關，因為他是生於有產階級的貴族中的，然而心裏却在同情於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者，又不能信任他，所以他一生不曾與政治發生過關係，雖則處在一八四六年前後的革命世紀裏頭，但他的孤獨，他的無聊，却比任何時代的人還要厲害。這也許是真的，尤其是由我們當這一個舉國若狂的時代中，看了兩派的投機師的活躍，使我們良心稍為純正一點的人，一點事情也不能做，一句話也不能說，不得不坐以待亡的狀態推想起來，這一種苦悶，這一種Dilemma却是千真萬真的。

一八五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多少偉人傑士，我所認識的，都被死神拉入冥冥中去了。Steffens, Marheinecke. Neand.

er, Mendelsohn,……學者,藝術家,詩人,音樂家,史學家,舊的時代,死滅過去,新的時代,將有什麼產生?幾個老者, Schelling, Alexande r von Humboldt Schlosser, 還在把我們聯繫在過去的有榮光的時代之中,然而形成偉大的將來者,又是何人?年事將終,不可逃避的運命,若要向我們尋問:你所有的偉大在那裏?的時候,我們那能夠不顫慄惶恐?現在是時候了,是自家振作的時候了,是我們的力量或我們的無聊的暴露的時期了。是你的天才,英氣,力量的顯現的時期了,你究竟準備好了沒有?(大意)

看啣,由苦悶而發的這一種自己鞭撻,是如何的傷心,是如何的可痛!

一八五一年四月六日

……我的心太柔嫩,我的幻想太不安定,我太容易感到失望,我的情感的回響太不容易消滅。我的成就的可能,都被未成就的現實所腐食,而一種成就的必然,祇增長了我

心身的苦痛。所以現實，目前的事實，事實的必然，總之不可救藥的一切，只是使我憂悶，使我苦痛，我的幻想太發達了，思想太精細了，自覺太英敏了，總之是我的性格不強的原故，所以弄得現實的生活，實際生活，與我兩不相入。

家庭生活，現世的快樂，他並不是不曉得，但是他的高尚的理想，終於不能使他安閑的得享受這些庸人俗人及投機師所特有的安甯。人生實在是一個危險的東西，是一種爭鬪。天堂與地獄，只隔了一張紙，惡魔與天神，都存在在一個人的心裏的。

一八六〇年五月廿二

我有一種莫名其妙的驕情，總不願意把我的感情直現出來。可以使人滿足的話，自己總不願意說。……………

這一種驕情，實在是使他陷入孤獨，使他在世不能成功的一個大原因。

一八六一年三月十七

今天午後，對於死的熱望，燒滿了我的全身，厭惡之情，生的厭倦，不斷的苦悶，征服了我的心身……………到墓地裏去徘徊，或者可以得到一點安慰，然而也不能夠……………一個不安被困的靈魂，想得到慰安，想得到神助，是不可能的，因為他不曉得要往那裏去祈求，向那裏去尋覓上帝。教會是不中用的，冷冰冰的牧師的說法是不中用的。他們沒有同情心，不了解靈敏的感覺，不曉得深沈的苦痛是什麼？

像這一類的日記，在全卷內在在皆是，批評宗教，解剖自己，闡明苦悶的心理的記載，若要摘錄出來，總有千萬條好摘，我不再寫下去了。讀者若要認識這一位日記作者的大膽的記錄，及內心苦悶的全史，請先去看Mrs. Humphrey Ward的英譯本，若要看對於Amiel的評論，則Matthew Arnold的批評文集裏，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亞諾兒突說他是一個批評家，却是很適當的評斷。

就孤陋寡聞的我看來，像亞米愛兒的這一部日記，大約是可以傳到人類絕滅的時候的不

朽之作。讀他的日記，覺得比讀有始有終，變化莫測的小說，還要有趣，所以我說，日記文學，是文學裏的一個核心，是正統文學以外的一個寶藏。至於考據學者，文化史學者，傳記作者的對於日記的應該尊重愛惜，更是當然的事情，此地可以不必再說。

因為日記文學裏頭，有這樣好的東西在那裏，所以我們讀者不得不尊重這一個文學的重要分支，又因為創作的時候，若用日記體裁，有前面已經說過的幾個特點，所以我們從事於創作時候，更可以時常試用這一個體裁。或者有人要說，我們若要做自敘傳，那麼用第一人稱來做小說就行了，何以必要用日記體呢？這話也是不錯。可是我們若祇用第一人稱來寫的時候，說：“我怎麼怎麼，我如何如何，我我我我……”的寫一大篇，即使寫得很好，但讀者於讀了之際，閉目一想，“你的這些事情為什麼要這樣的寫出來呢”“你豈不是在做小說嗎？”這樣的一問，恐怕無論如何強有力的作者也要經他問倒。（除非先事預

防，在頭上將所以要做這一篇自叙小說的動機說明在頭上者外)從此看來，我們可以曉得日記體的作品，比第一人稱的小說，在真實性的確立上，更有憑藉，更有把握。

上邊說過的是日記文學的重要，和我們創作的時候用日記體裁的便利。底下本應該說到除真正的日記以外，作者特以日記的體裁而做的小說及各種作品上去了，但是因為手頭的參考書沒有，所以只好等下次有機會的時候，再來補作一篇。最後我更想加上一句，就是以日記體寫下來的文章，除有始有終的記事文之外，更可以作小品文，感想文，批評文之類，牠的範圍很廣很自由的。現在我手頭所有的這一部吳穀人的日記裏，就有許多很好的小品寫生文在裏頭。就是那部亞米愛爾的日記裏，也有許多很美麗很細膩的散文詩包含着，並不是拘拘於一格的。此外更有書簡體的小說，最淺近普通的例就如“少年維特之煩惱”，和“窮人”之類，也是和日記體一樣的便於創作，富於趣味，但是這一種書簡的

體裁，我們可以說是日記體的延長，所以關於日記體的作品所說的話，是完全可以應用在書簡體的作品上面的。此地不再說了。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四日作於病床上

給世界日報副刊的編者

友鸞同學弟：

自從前年別後，二年多差不多信息不通。我也東南奔走，一無暇日，所以弄得來執筆的興致，都消失盡了。

離開北京，又快一年，每想到風雪盈途的午後，圍爐煑酒，作無頭無尾的閒談的逸致，只想坐一駕飛機，回北京來過冬。前幾天啓明先生也有信來，勸我仍舊是回北京的好。正如南宋宮人，流落在大漠荒域，忽聽到南方的使者，來召還歸國

的聖旨一樣，可是此間創造社的事務孔多，一時整理不清，只好向中原北望，嘆一聲命苦而已。

現在洪水半月刊，創造月刊，都由我一個人在這裏負責編輯，一個月差不多要做五六萬字的稿子，就是天生給我三頭六臂，也應付不過來，更那裏有工夫，爲世界日報副刊撰稿呢？

靈均拿了你的信來，說要我爲你做一點東西，撐撐門面，我想我自己的門面，還撐持不住；又那裏能夠爲旁人作臺柱呢？

閑話少說，我現在却說說寫這一封信的動機罷！我以爲一二年來，北京的文壇太沈寂了，很希望世界日報副刊，可以在這一個灰頹的冬眠期裏，做一點積極的工作。

北京文壇之所以消沈下去的原因，我想有兩三種：第一，分黨派分得太多，所以一般從事於文藝的人，只想爲自己的一黨扶植勢力，而極力想打倒其他的各種目的雖同而志趣稍異的團體。終至於本來人才不多的北京城裏，小刊物出得很多，而這些小刊物上的文字，不是辯護，就是

漫罵。你罵來我罵去，罵得材料沒有的時候，就只好學八股文的例子，翻翻冷燒餅，把一件事情，換一種形式，換一種筆墨，甚至於換一個名字來罵，罵人罵得起勁，正經的事情就忘在腦後，所以詩人就忘記了做詩，劇作家就忘記了做劇本，小說家也便忘記了做小說。這一種情形，雖然是文學進化史上慣見的事實，然而中國現文壇的這一種爭論，却是價值很低，不能助長文學的進步的。你現在既然做了世界日報副刊的編輯，希望你不要再蹈前人的惡轍，專門去挑生是非，使你的副刊上日日有罵人的材料。第二我想中國人的頭腦，太容易為已成階級所迷醉，致使一般新進的作家，不能占相當的勢力。前三四年，我在北京，屢次和魯迅先生談起，想邀集幾個人起來，聯合着來翻看那些新出版的小刊物，中間有可取的作品，就馬上為他們表揚出來，介紹給大家，可以使許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得着些安慰，而努力去創作，後來以事去北京，此議就變成了水泡，而魯迅自家却在無聊賴的暇日，和幾個人出了

些未名叢書及烏合叢書，現在魯迅已將這一種工作做成，告了一個段落，誰知在他的這一個周圍裏頭，又似在發生變化，以後的進步，怕又是很少了。因此我希望你們編副刊的諸公，能夠繼續努力，將許多新進的青年扶植起來，不要為已成階級所迷倒，好使文壇上的那一種腐沈沈的空氣得轉換轉換。你的來信上所說的撐門面，做臺柱的意思，我在此地首先要反對，因為文學界的進步，比什麼還要快，像我們這一流衰老的階級，早已過去了，將來中國的真正的新文學的建設，責任恐怕還在現在未成名的青年身上哩！第三我想政治上的變動太厲害，也是一個大原因。軍人執政，不曉得什麼是文學，什麼是藝術，而一般有點腦筋的文人，說話都喜歡直言放說，於是乎通緝，禁止發行，罰金，鎗斃等事情就發生了。在這一種不通的高壓力之下，好的文藝，當然不會發生的。好在副刊一類的東西，在政治舞臺上的大人物，現在還不很注意，我希望你能夠用了這一點便利，把膽量放大來，竭力的介紹些有時代

性而能夠鼓吹煽動，使人家讀了不得不興奮起來的東西。

上面的三層意見，是我今朝看到了你給靈均的信，偶爾想到的事情，文章做不出來，就將這一段意見供獻給你，好做你編稿子的時候的參考，至於撐門面，以名人自負而大擺架子等事情，是我素所鄙薄的，這一層大約你也能了解，我在此地不多說了。

達夫上

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日

小 品 五 題

- 1 立秋之夜
- 2 藝術家的午睡
- 3 牢騷四種
- 4 骸骨迷戀者的獨語
- 5 送仿吾的行

立 秋 之 夜

黝黑的天空裏，明星如棋子似的散布在那裏。比較狂猛的大風，在高處嗚嗚的響。馬路上行人不多，但也不斷。汽車過處，或天風落下來，阿斯法兒脫的路上，時時轉起一陣黃沙。是穿着單衣覺得不熱的時候。馬路兩旁永夜不息的電燈，比前半夜減了光輝，各家店門已關上了。

兩人儘默默的在馬路上走。後面一個穿着一套半舊的夏布洋服，前面的穿着不流行的白紡綢長衫。他們兩個原是朋友，穿洋服的是在訪

一個同鄉的歸途，穿長衫的是從一個將赴美國的同志那裏回來，二人係在馬路上偶然遇着的。二人都是失業者。

‘你上那裏去？’

走了一段，穿洋服的問穿長衫的說。

穿長衫的沒有回話，默默的走了一段，頭也不朝轉來，反問穿洋服的說：

‘你上那裏去？’

穿洋服的也不回答，默默的儘沿了電車線路在那裏走。二人正走到一處電車停留處，後面一乘回車庫去的末次電車來了。穿長衫的立下來停了一停，等後面的穿洋服的。穿洋服的慢慢走到穿長衫的身邊的時候，停下的電車又開出去了。

‘你爲什麼不乘了這電車回去？’

穿長衫的問穿洋服的說。穿洋服的答，却腳也不停慢慢的向前走了，穿長衫的就在後面跟着。

二人走到一處三叉路口了。穿洋服的立下來停了一停。穿長衫的走近了穿洋服的身邊，腳也不停下來，仍復慢慢的前進。穿衣服的一邊跟

着，一邊問說：

‘你爲什麼不進這叉路回去？’

二人默默的前去，他們的影子漸漸兒離三叉路口遠了下去，小了下去，過了一忽，他們的影子就完全被夜氣吞沒了。三叉路口，落了天風，轉起了一陣黃沙。比較狂猛的風，嗚嗚的在高處響着。一乘汽車來了，三叉路口又轉起了陣黃沙。這是立秋的晚上。

八月八日夜十二時

藝術家的午睡

晚上沿街弄著樂器且行且唱的人，是古代的詩的遺物。世界上無論那一國都有，中國內無論那一處都流行的。在月光下，在微風裏，或是蕭條秋雨之中，或是霏微小雪之下，傷心人聽之覺得悲哀，得意人聽之覺得快樂。我願跟了這些 Minstrels 走盡天下，踏遍中國。

世界主義的實行者是乞丐和娼婦，真的國際聯盟，應該從世界乞丐同盟和世界娼婦聯盟。

始。

平生最恨的是警句(Paradox)和狗。不愛警句，因為可發的警句太少，不愛狗因為犬吠聲太多。G. K. Chesterton是警句大家，M. Maeterlinck是狗的愛護者，我平時不愛這兩人的著作。

日本文裏，譯者與役者同音。譯者是譯書的人，役者是演戲的人。日本的役者，多是譯者。（因為日本的伶人多能翻譯外國文的劇本）中國的譯者，都是役者，（因為中國的譯者只能做手勢戲）這便是中日文化程度的差異。

坐輪船過太平洋的時候，每想坐火車，坐火車過秦淮河外的時候，只想坐畫舫。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四日

牢 騷 四 種

一 自己的事情

美國的一位肺病詩人，在他的一本不朽的名著Walden的頭上，彷彿有一段說到文人所寫的東西，都是寫他自己的事情的。實際上連我們最愛的女人身上的毛髮有幾多，月經多少等問題都不明白的我們，那裏能夠真真實實的描寫他人的事情呢？不過寫自己的事情，有兩層危險；第一，你若把你得意的事情，有名的朋友和你的關係等寫出來的時候，人家要說你在臺房裏叫

好，自捧自吹。第二，你若把你失意的事情，和無錢化無職業等苦處訴說出來，人家若不說你“弱者弱者，活該活該，你像一個女人，在無聊賴的啼哭。這是靡靡之音，亡國之兆。”就要說你在發牢騷，在罵人。

但我想自捧自吹，雖則是近世中國成名的第一捷徑；究竟有點於自家的良心上說不過去。所以我在此地只想寫點自家的失敗的話，和自家心裏想說的話，即使人家說我所發的是“牢騷”，究竟還比“吹牛”高尚些。

小子在一兩月前頭，在某週刊上寫了一點小小的文章，說了幾句公道話，竟被幾個能在學生時代就受小政客的津貼的高徒侮辱了一場。這一場侮辱，比起現在的大學校長的被縛被打來，總算是文明得很。他們幾位受人津貼的大學生，不過向我發了一封匿名信，畫了一隻狗，把我的名字寫在狗身上。我當時看見這封信的時候，竟不知不覺的笑了起來。因為在家裏的時候，我的兒子，老受了我的母親和女人的運動，把小手

舉起來，罵我“老賊”。我的兒子的這種行動，和我的學生的此番的行爲，竟同一個印板印出來的一樣。芝蘭玉樹，桃李葑菲，竟一樣的成達了。你說這“老狗”“老賊”，該不該掀髯大笑呢？兒子今年四歲了。

本來是肺部不強的我，兩三年來，在京華的塵土裏，只以 Huren und Saufen. 爲唯一的消愁之計。霜降前後，因爲謀“創造”的復活，回到上海來的一天早晨，竟吐出了兩三口鮮血來。我一見血痕，心裏真覺得悲喜交集。朋友來弔問我的時候，我就對他們說，“赤化了”。到得現在想回北京去靜養，又阻於兵匪，不敢出租界一步，大約這一次的赤化，要到明年的春季，纔能化白罷？

二 赤化

現在在中國最流行的是“赤化”兩字。凡政治上的政敵，互相傾陷，要哀求英美日本的援助的時候，就說對方是“赤化”了。

我想中國人本來都是赤黨。有錢有勢的人，大家都去捧他，社會上就叫這一個人是“紅人

兒”。這豈不是赤黨麼？窰子裏的最嬌，最有買賣的妓女，叫作紅姑娘。捧紅姑娘的人，自然都稱作赤黨。這一次居然有一個紅姑娘自家稱起大總統來了，這豈不是赤黨麼？幾天前頭，從浙江回上海來，看見滬寧滬杭一帶的火車站上，滿掛了紅燈紅布，上面寫著凱旋的字樣。我因為幾日來沒有看報，以為五卅事件起來以後，我們中國竟有一個像拿破崙一樣的軍人，去滅了英國，滅了日本回來了。後來問問旁人，纔曉得這一位凱旋的拿破崙姓孫。我又問他，“歡迎他的應該是全國的人民，你我也應該參加在內，何以到現在我還不曉得這一位拿破崙的海外歸來呢？”他又說，“歡迎他的，就是幾個從前歡迎過何豐林盧永祥齊燮元的老主顧。這一位拿破崙打的不是英國日本，仍舊是中國自家的幾個不打仗的兵。他的凱旋却是不打仗的凱旋，”看看車站上的紅燈紅布，想想那些捧紅人兒的主顧，我又要說了，這豈不是赤黨麼？

三 共產

與“赤化”兩字相類似的，是“共產”。罵主張稍爲新一點的人爲共產黨，我覺得比一口含糊的罵人家赤化，還要進步一點。在我們中國，在那裏實行惡意義的共產的，只有軍閥官僚。是誰也知道，誰也曾經說過的。所以我想勸勸攻擊共產黨的諸君，你們若要攻擊，請拿出實力來，把那些軍閥先殺個乾淨再說。幾個附和軍閥的官僚，也應該給他們一個人一個子彈。因爲這些畜生，纔是你們所攻擊的真正的共產蛋，至於那些光是紙上談兵，空中畫餅的學生們，還不能說他們是共產主義的實行者，儘可由他們去研究共產主義的真義，是在什麼地方。

攻擊共產主義者的一般的目標，是在中國的共產黨在收受俄國人的金錢這一點。若要對此下攻擊的說話，那麼我想，只有我可以攻擊他們。因爲我既不是收受俄國人賄買的共產黨，又不是受過軍閥官僚的運動的小政客，並且既不是有幾萬家產的“怕共產狂者”。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共產黨員，既想在中國做一番事業，當然

要一個經濟的後援者接濟他們。孫中山當日，也曾經受過日本人的金錢的。若能點滴歸公，拿了人家接濟我們的資財，來做我們良心上所應做的事情，我想也未始不可的。不過在這一個地方，我想提出幾個質問，要問問共產黨的諸君。“你們把你們的頭目認清了麼？你們以為這頭目是在中國可以做一番事業的麼？你們的頭目，不在做曖昧的事情麼？借了自由戀愛的名義而娶姨太太，以共產黨的名義而暗地裏又受資本家的津貼的事情，一定是沒有的麼？他到了功成名就的現在，竟居然有反動的危險，你們對此能夠安心過去的麼？”上舉的幾個問題，若在良心上按來，你們覺得都可以答覆得過去，那麼共產黨諸君，你們就是再受些俄國以外的國家的金錢，也沒有什麼要緊，因為神聖的目的可以使手段也化為神聖。笑罵由人家笑罵，你們但去做你們的工作好了。

四 國家主義者，你們的國家在那裏？

聽說攻擊共產黨最激烈的，除了軍閥官僚

以外，還有一派國家主義者。總之不打仗的凱旋也好，主義的戰爭也好，由我們旁觀者看來，覺得諸君都是能幹的人，諸君都在社會上露頭角，都可以受我們一班沒有主義的老百姓的崇拜的。不過崇拜之餘，我們清夜們心，仔細一想，覺得這事情有點奇怪。譬如現在，我們大家一樣的寄住在租界上，在坐外國人的電車，在用外國人的電燈，並且有時候拿起筆來寫點東西，還在抄襲抄襲外國人的可以扶助我們的主義的文章。現在寄寓在租界上的中國人，差不多生活境況，都是這樣的。在這樣的狀態之下，我們當大談國家主義之餘，若受旁人一問，“你們的國家在那兒？”有時恐怕要回答不出話來。雖然有時，當我們窮促的時候，可以大聲回答說，“我們的國家在章太炎的身上，在宣統皇上的寓裏，在我的便便大腹中，”但鎮靜下來一想，覺得一個章太炎，一個宣統皇帝，一個便便大腹，還有點不大夠。那麼不得已的時候，只好加一點添頭，說張作霖馮玉祥李景林孫傳芳蔣介石等等就是。但是照這樣的說

來，那麼問的人又要說了，“既然如此，你們的國家，已經是很好了，你們的主義，已經可以賣錢了，明年你們還打算主張什麼呢？”……

國家主義者諸君，我對你們的主義是十分的尊敬的。毫沒有訕笑你們的意思，不過我想光是高談主義，是沒有用的。文天祥，史可法，並沒有留過學，並沒有主張過什麼主義。他們因為國家沒有了，就挺出身體來硬幹。若能回復他們的國家，他們就願於國家回復之日，退歸田里，若不能回復國家，他們情願乾乾脆脆的為國家而死。我覺得這些在中國古代的歷史上的人物，由我們後人追遡上去，纔可奉贈他們一個國家主義者的尊號。現在我們當事功未立之先，就以國家主義者自命，歌於斯喫於斯，坐高車駟馬於斯，覺得有點不大對。

我北京有一位朋友說，“強者不言，強者是不必有什麼主義主張的。蝦蟆在田裏一天叫到晚，但水蛇一來，不聲不響的一口就把他吞了去。”事情須挺身出來硬幹纔行，不要瓦拉瓦拉的亂嚷。

一九二五年二月十八日

骸骨迷戀者的獨語

文明大約是好事情，進化大約是好現象，不過時代錯誤者的我，老想回到古時候還沒有皇帝政府的時代——結繩代字的時代——去做人。生在亂世，本來是不大快樂的，但是我每自傷悼，恨我自家即使要生在亂世，何以不生在晉的時候。我雖沒有資格加入竹林七賢——他們是賢是愚，暫且不管，世人在這樣的稱呼他們，我也沒有別的新名詞來替代——之列，但我想我若生在那時候，至少也可聽聽阮籍的哭聲。或者再

遲一點，於風和日朗的春天，長街上跟在陶潛的後頭，看看他那副討飯的樣子，也是非常有趣。即使不要講得那麼遠，我想我若能生於明朝末年，就是被李自成來砍幾刀，也比現在所受的軍閥官僚的毒害，還有價值。因為那時候還有幾個東林復社的少年公子和秦淮水榭的俠妓名娼，聽聽他們中間的奇行異蹟，已儘夠使我們現實的悲苦忘掉，何況更有柳敬亭的如神的說書呢？不曉是什麼人的詩，好像有一句“並世頗嫌才士少”，——下句大約是“著書常恨古人多”吧？——我也常作這樣的想頭，不過這位詩人好像在說“除我而外，同時者沒有一個才士”而我的意思是“同時者若有許多才士，那麼聽聽這些才士的逸事，也可以快快樂樂過一生。”這是詩人與我見解不同的地方。

講到了詩，我又想起我的舊式的想頭來了。目下在流行著的新詩，果然很好，但是像我這樣懶惰無聊，又常想發牢騷的無能力者，性情最適宜的，還是舊詩，你弄到了五個字，或者七個字，

就可以把牢騷發盡，多麼簡便啊，我記得前年生病的時候，有一詩給我女人說：

“生死中年兩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
劇憐病骨如秋鶴，猶吐青絲學晚蠶，一樣傷
心悲薄命，幾人憤世作清談，何當放棹江湖
去，淺水蘆花共結庵。”

若用新詩來寫，怕非要寫幾十行字不能說出呢！不過像那些老文丐的什麼詩選，什麼派別，我是大不喜歡的，因為他們的成見太深，弄不出真真的藝術作品來。

近來國學昌明，舊書舖的黃紙大字本的木版書，同中頭彩的彩票一樣，驟漲了市價，却是一件可賀的喜事，不過我想這一種骸骨的迷戀，和我的骸骨迷戀，是居於相反的地位。我只怕現代的國故整理者太把近代人的“易厭”的“好奇”的心理看重了。但願他們不要把當初建設下來的注音字母打破，能根本的作他的整理國故的事業纔好。

喜新厭舊，原是人之常情，不過我們黃色同

胞的喜新厭舊，未免是過激了，今日之新，一變即成爲明日之舊，前日之舊，一變而又爲後日之新，扇子的忽而行長忽而行短，鞋頭的忽而行尖忽而行圓，便是一種國民性的表現，我只希望新文學和國故，不要成爲長柄短柄的扇子，尖頭圓頭的靴鞋。

前天在小館子裏喫飯，看見壁上有一張“莫談國事”的揭示，我就叫夥計過來，問他我們應該談什麼，他聽不懂我的話，就報了許多炒羊肉，炸鯉魚等等的菜名出來。往後我用手指了指那張紅條問他從什麼時候起的，他笑了一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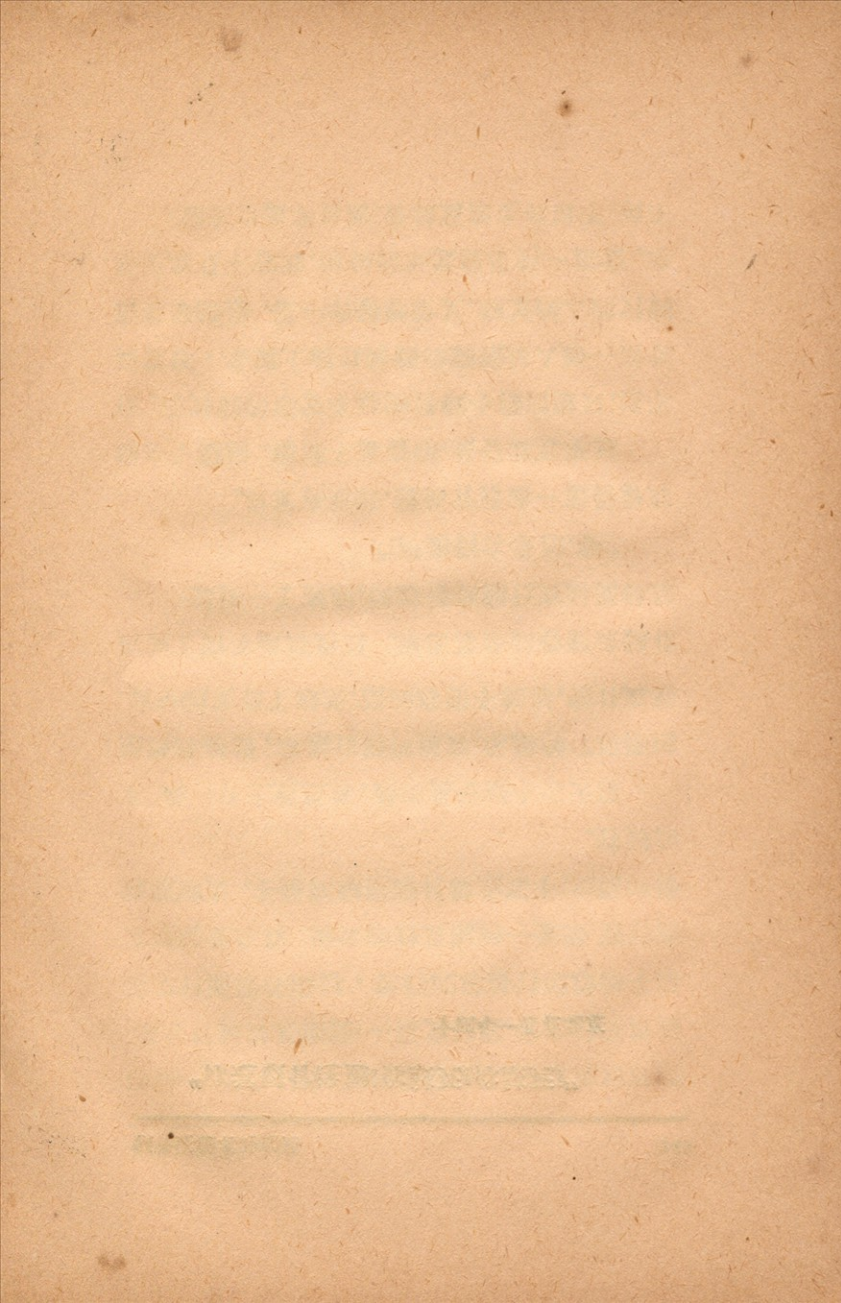
“嘿，這是古得很咧！”

我覺得這一個骸骨迷戀，却很有意思。

近來頭腦昏亂，讀書也不能讀，做稿子也做不出，只想回到小時候喫飯不管事的時代去。有時候一個人於將晚的時候在街上獨步，看看同時代的人的忙碌，又每想振作一番，做點事業出來。當這一種思想起來的時候，我若不是怨父母不好，不留許多遺產給我，便自家罵自家說：

“你這骸骨迷戀！你該死！你該死！”

十四年一月在北京



送仿吾的行

夜深了，屋外的蛙聲，蚯蚓聲，及其他的雜蟲的鳴聲，也可以說是如雨，也可以說是如雷。幾日來的日光驟雨，把庭前的樹葉，催成作青蔥的廣幕，從這幕的破處，透過來的一盞兩盞的遠處大道上的燈光，煞是淒涼，煞是悲寂。你要曉得，這是首夏的後半夜，我們只有兩個人，在高樓的迴廊上默坐，又兼以一個是飄零在客，一個是門外天涯，明朝晨鷄一唱，仿吾就要過江到漢口去上輪船去的。

天上的星光撩亂，月亮早已下山去了。微風吹動簾衣，幽幽的一響，也大可豎人毛髮。夜歸的瞎子，在這一個時候，還在街上，拉着胡琴，向東慢慢走去。啊啊，瞎子！你所求的，究竟是什麼東西，爲的是什麼呀？

瞎子過去了，胡琴聲也聽不出來了，蛙聲蚓蚯聲雜蟲聲，依舊在百音雜奏，我覺得這沈默太壓人難受了，就鼓着勇氣，叫了一聲：

“仿吾！”

這一聲叫出之後，自家也覺得自家的聲氣太大，底下又不敢繼續下去，兩人又默默地坐了幾分鐘。

頑固的仿吾，你想他講出一句話來，來打破這靜默的妖圍，是辦不到的。但是這半夜中間，我又講話講得太多了，若再講下去，恐怕又要犯起感傷病來。人到了三十，還是長吁短嘆，哭己憐人，是沒出息的人幹的事情，我也想做一個強者，這一回却要硬撞一硬，怎麼也不願意再說話。

亭銅，亭銅，前邊山脚下女尼庵的鐘磬聲響

了，接着又是比丘尼誦法華經的聲音，木魚的聲音：

“那是什麼？”

仍復是仿吾一流的無文采的問語。

“那是尼姑庵，尼姑念經的聲音。”

“倒有趣得很。”

“還有一個小尼姑哩？”

“有趣得很！”

“若在兩三年前，怕又要做一篇極濃豔的小說來做個紀念了。”

“爲什麼不做哩？”

“老了，不行了，感情沒有了！”

“不行！不行！要是這樣，月刊還能辦麼？”

“那又是一個問題。”

“看沫若，他纔是真正的戰鬥員！”

“上得場去，當然還可以百步穿楊。”

“不行，這未老先衰的話！”

“還不老麼？有了老婆，有了兒子。親戚朋友，一天一天的少下去。走遍天涯，到頭來還是

一個無聊賴！”

仿吾兀的不響了，我不覺得講得太過分了。以年紀而論，仿吾還比我大。可憐的賦性愚直的這仿吾，到如今還是一個童男。去年他哥哥客死在廣東。千里長途，搬喪回籍，一直弄到現在，他纔能出來。一家老的老，小的小，姪兒姪女，十多個人，責任全負在他的肩上。而現在，我們因為想重把“創造”興起，叫他丟去了一切，來幹這前途渺茫的創造社出版部的大事業。不怕你是一塊石，不怕你是一個魚，當這樣的微溫的晚上，在這樣的高危的樓上，看看前後左右，想想過去未來，叫他怎麼能夠坦然無介於懷？怎麼能夠不黯然淚落呢。

朋友的中間，想起來，實在是我最利己。無論如何的吃苦，無論如何的受氣，總之在創造社根基未定之先，是不該一個人獨善其身的跑上北方去的。有不得已的事故，或者有可托生命的事業可幹的時候，還不要去管牠，實際上盲人瞎馬，渡過黃河，渡過揚子江後，所得到的結果，還不過

是一個無聊。京華旅食，叩了富兒的門，一雙白眼，一列白牙，是我的酬報。現在想起來，若要受一點人家的嘲笑，輕侮，虐待，那麼到處都可以找得到，斷沒有跑幾千里路的必要。田舍詩人彭思一流的粗骨，理應在鄉下草舍裏和黃臉婆娘蔣恩談談百年以後的空想，做兩句鄉人樂誦的歌詩，預備一塊墓地，兩塊石碑，好好兒的等待老死。愛丁堡有什麼？那些老爺太太小姐們，不過玩玩鄉下初出來的猴子而已，她們那裏曉得什麼是詩？聽說詩人的頭蓋骨，左邊是突起的，她們想看看。聽說詩人的心有七個窟窿，她們想數數看。大都會！首善之區！我和鄉下的許多盲目的青年一樣，受了這幾個好聽的名字的騙，終於離開了情逾骨肉的朋友，離開了值得拼命的事業，陞驢走馬，積了滿身塵土，在北方污濁的人海裏，游泳了兩三年。往日的親朋星散，創造社成績空空，只今又天涯淪落，偶爾在屈賈英靈的近地，機緣湊巧，和老友忽漫相逢，在高樓上空談了半夜雄天，坐席未溫，而明朝又早是江陵千里，不得不

南浦送行，我爲的是什麼？我究在這裏幹什麼呢？

我的確有點傷感起來了。欄外的杜鵑，又只是“不如歸去，不如歸去”的在那裏亂叫。

“仿吾，你還不睡麼？”

“再坐一會！”

我不能耐了，就不再說話，一個人進房裏去睡了覺。仿吾一個人，在迴廊上究竟坐到了什麼時候纔睡？他一個人坐在那深夜黑闇的迴廊上，究竟想了些什麼？這些事情。大約只有他一個人知道。第二天早晨，天還未亮的時候，他站在我的帳外，輕輕的叫我說：

“達夫！你不要起來，我走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招商公司的下水船，的確是午前六點鐘起錨的。

一九二五年五月在武昌作

斷 片 二

1 蘇州煙雨記

2 人妖

蘇州煙雨記

一

悠悠的碧落，一天一天的高遠起來。清涼的早晚，覺得天寒袖薄，要縫件夾衣，更換單衫。樓頭思婦，見了鵝黃的柳色，牽情望遠，在綢衾的夢裏，每欲奔赴玉門關外去。當這時候，我們若走出戶外天空下去，老覺得好像有一件什麼重大的物事，被我們忘了似的。可不是麼？三伏的暑熱，被我們忘掉了喇！

在都市的洗濁的空氣中棲息的裸蟲！在利

慾的爭場上吸血的戰士！年年歲歲，不知四季的變遷，同鼯鼠似的埋伏在軟紅塵裏的男男女女！你們想發見你們的靈性不想？你們有沒有向上更新的念頭？你們若欲上空曠的地方，去呼一口自由的空氣，一則可以醒醒你們醉生夢死的頭腦，二則可以看看那些就快凋謝的青枝綠葉，豫藏一個來春再見之機，那麼請你們跟了我來，
Und ich, ich Schnuere Den Sack and wandere,
我要去尋訪伍子胥吹簫吃食之鄉，展拜秦始皇求劍鑿穿之墓，並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蘇臺苑哩！

‘象以齒斃，膏用明煎，’爲人切不可有所專好，因爲一有了嗜癖，就不得不爲所累。我閒居滬上，半年來既無職業，也無忙事，本來只須有幾個買路錢，便是天南地北，也可以悠然獨往的，然而實際上却是不然。因爲自去年同幾個同趣味的朋友，弄了幾種我們所愛的文藝刊物出來之後，愚蠢的我們，就不得不天天服海兒克兒斯Hercules的苦役了，所以九月三日的早晨，決定和友人沈君，乘車上蘇州去的時候，我還因有一篇文字

沒有交出之故，心裏只在怦怦的跳動。

那一天(九月三日)也算是一天清秋的好天氣。天上雖沒有太陽，然而幾塊淡青的空處，和西洋女子的碧眼一般，在白雲浮蕩的中間，常在向我們地上的可憐蟲密送秋波。不是雨天，不是晴日，若硬要把這一天的天氣分出類來，我不管氣象台的先生們笑我不笑我，姑且把牠叫風雲飛舞，陰晴交讓的初秋的一日罷。

這一天的早晨，同鄉的沈君，跑上我的寓所來說：

‘今天我要上蘇州去。’

我從我的屋頂下的房裏，看看窗外的天空，聽聽市上的雜噪，忽而也起了一種懷慕遠處之情 (Sehnsucht nach der Ferne)。九點四十分的時候，我和沈君就搖來搖去的站在三等車中，被機關車搬向蘇州去了。

‘仙侶同舟！’古人每當行旅的時候，老在心中竊望着這一種豔福。我想人既是動物，無論男女，慾念總不能除，而我既是男人，女人當然是愛

的。這一回我和沈君匆促上車，初不料的車上的人是那樣擁擠的，後來從後面走上了前面，忽在人叢中聽出了一種清脆的笑聲來。‘明眸皓齒的你們這幾位女青年，你們可是上蘇州去的麼？’我見了她們的那一種活潑的樣子，真想開口問她們一聲，但是三千年的道德觀，和見人就生恐懼的我的自卑狂，只使我紅了臉，默默的站在她們身邊，不過暗暗的聞吸聞吸從他們髮上身上口中蒸發出來的香氣罷了。我把她們偷看了幾眼，心裏又長嘆了一聲：

‘啊啊！容顏要美，年紀要輕，更要有錢！’

二

我們同車的幾個‘仙侶’，好像是什麼女學校的學生。她們的活潑的樣子——使惡魔講起來就是易挑——豐肥的肉體——使惡魔講起來就是多淫——和爛熟的青春，都是神仙應有的條件，但是只有一件，只有一件事情，使我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她們當作神仙的眷屬看。非但如此，為這一件事情的原故，我簡直不能把她們當作我

的同胞看。這是什麼呢，這便是她們故意想出風頭而用的英文的談話。假使我是不懂英文的人，那末從她們的緋紅的嘴唇裏滾出來的噤哩咕嚕，正可以當作天女的靈言聽了，倒能夠對她們更加一層敬意。假使我是崇拜英文的人，那末聽了她們的話，也可以感得幾分親熱。但是我偏偏是一個程度與她們相仿的半通英文而又輕視英文的人，所以我的對她們的熱意，被她們的談話一吹幾乎吹得冰冷了。世界上的人類，抱着功利主義，受利慾的催眠最深的，我想沒有過於英美民族的了。但我們的這幾位女同胞，不用西廂，牡丹亭上的說白來表現她們的思想，不把紅樓夢上言文一致的文字來代替她們的說話，偏偏要選了商人用的這一種有金錢臭味的英語來賣弄風情，是多麼殺風景的事情啊！‘你們即使要用外國文，也應選擇那神韻悠揚的法國語，或者更適當一點的就該用半清半俗，薄愛民語（La langue des Bohémiens），何以要用這卑俗的英語呢？’啊，當現在崇拜黃金的世界，也無怪某某女學等

卒業出來的學生，不願爲正當的中國人的精練之室，而願意自薦枕席於那些猶太種的英美的下流商人的。我的朋友有一次說，‘我們中國亡了，倒沒有什麼可惜，我們中國的女性亡了，却是很可惜的。現在在洋場上作寓公的有錢有勢的中國的人物，猶其是外交商界政界的人物，他們的妻女，差不多沒有一個不失身於外國的下流流氓的，你看這事傷心不傷心哩！’我是兩性問題上的一個國粹保存主義者，最不忍見我國的嬌美的女同胞，被那些外國流氓去足踐。我的在外國留學時代的遊蕩，也是本於這主義的一種復仇的心思。我現在若有黃金千萬，還想去買些白奴來，供我們中國的黃包車夫苦力小工享樂啦！

唉唉！風吹水縐，干儂底事，她們在那裏賤賣血肉，於我何尤。我且探頭出去看車窗外的茂茂的原田，青青的草地，和清溪茅舍，叢林曠地罷！

‘啊啊，那一道隱隱的飛帆，這大約是蘇州河罷！’

我看了那一條深碧的長河，長河彼岸的粘

天的短樹，和河內的帆船，就叫着問我的同行者沈君，他還沒有回答我之先，立在我背後的一位老先生却回答說：

‘是的，那是蘇州河，你看隱約的中間，不是有一條長堤看得見麼！沒有這一條堤，風勢很大，是不便行舟的。’

我注目一看，果真在河中看出了一條隱約的長堤來。這時候，在東面車窗下坐著的旅客，都紛紛站起來望向窗外去。我把頭朝轉來一望也看見了一個汪洋的湖面，起了無數的清波，在那裏洶湧。天上黑雲遮滿了，所以湖面也只似用淡墨塗成的樣子。湖的東岸，也有一排矮樹，同凸出的彫刻似的，以陰沈灰黑的天空作了背景，在那裏作苦悶之狀。我不曉是什麼理由，硬想把這一排沿湖的列樹，斷定是白楊之林。

三

車過了陽澄湖，同車的旅客，大家不向車的左右看而注意到車的前面去，我知道蘇州就不遠了。等蘇州城內的一枝尖塔看得出來的時候，

幾位女學生，也停住了她們的黃金色的英語，說了幾句中國話。

‘蘇州到了！’

‘可惜我們不能下去！’

‘But we will come in the winter’

她們操的並不是柔媚的蘇州音，大約是南京的學生罷？也許是上北京去的，但是我知道了她們不能同我一道下車，心裏却起了一種微微的失望。

‘女學生諸君，願你們自重，願你們能得着幾位金龜佳婿，我要下車去了。’

心裏這樣的講了幾句，我等着車停之後，就順着了下車的人流，也被他們推來推去的推下了車。

出了車站，馬路上站了一忽，我只覺得許多穿長衫的人，路的兩旁停着的黃包車，馬車，車夫和驢馬，都在灰色的空氣裏混戰。跑來跑去的人的叫喚，一個錢兩個錢的爭執，蕭條的道旁的楊柳，黃黃的馬路，和在遠處看得出來的一道長而

且矮的土牆，便是我下車在蘇州得着的最初的印象。

濕雲低垂下來了。在上海動身時候看得見的幾塊青淡的天空也被灰色的層雲埋沒煞了。我仰起頭來向天空一望，臉上早接受了兩三點冰冷的雨點。

‘危險危險，今天的一場冒險，怕要失敗。’

我對在旁邊站着的沈君這樣講了一句，就急忙招了幾個馬車夫來問他們的價錢。

我的腳踏蘇州的土地，這原是第一次。沈君雖已來過一二回，但是那還是前清太平時節的故事，他的記憶也很模糊了。並且我這一回來，本來是隨人熱鬧，偶爾發作的一種變態旅行，既無作用，又無目的的，所以馬夫問我‘上那裏去？’的時候，我想了半天，只回答了一句‘到蘇州去？’究竟沈君是深於世故的人，看了我的不知所措的樣子，就不慌不忙的問馬車夫說，

‘到府門去多少錢？’

好像是老熟的樣子。馬車夫倒也很公平，第一聲

只要了三塊大洋。我們說太貴，他們就馬上讓了一塊；我們又說太貴，他們又讓了五角。我們又試了試說太貴，他們却不讓了，所以就在一乘開口馬車裏坐了進去。

起初看不見的微雨，愈下愈大了，我和沈君坐在馬車裏，儘在野外的一條馬路上橫斜的前進。青色的草原，疏淡的樹林，蜿蜒的城牆，淺淺的城河，變成這樣，變成那樣的在我們面前交換。醒人的涼風，休休的吹上我的微熱的面上，和嗒嗒的馬蹄聲，在那裏合奏交響樂。我一時忘記了秋雨，忘記了在上海剩下的未了的工作，並且忘記了半年來失業困窮的我，心裏只想在馬車上作獨腳的跳舞，嘴裏就不知不覺的念出了幾句獨腳跳舞的歌來，

‘秋在何處，秋在何處？

在蟋蟀的床邊，在怨婦樓頭的砧杵，

你若要尋秋，你只須去落寞的荒郊行旅，

刺骨的涼風，吹消殘暑，

漫漫的田野，剛結成禾黍，

一番雨過，野路牛跡裏貯着些兒淺渚，
悠悠的碧落，反映在這淺渚裏容與，
月光下，樹林裏，蕭蕭落葉的聲音，便是秋
的私語。’

我把這幾句詞不像詞，新詩不像新詩的東西唱了一回，又向四邊看了一回，只見左右都是荒郊，前面只是一條沒有盡頭的長路，所以心裏就害怕起來，怕馬夫要把我們兩個人搬到杳無人跡的地方去殺害。探頭出去，大聲的喝了一聲，
‘會！你把我们拖上什麼地方去？’

那狡猾的馬夫，突然喫了一驚，嚇的從那坐櫓上跌下來，他的馬一時也驚跳了一陣，幸而他雖跌倒在地上，他的馬韁繩，還牢捏着不放，所以馬沒有跳跑。他一邊爬起來，一邊對我們說；

‘先生！老實說，府門是送不到的，我只能送你們上洋關過去的密度橋上。從密度橋到府門，只有幾步路。’

他說的是沒有丈夫氣的蘇州話，我被他這幾句柔軟的話聲一說，心已早放下了，並且看看

他那五十來歲的面貌，也不像殺人犯的樣子，所以點了一點頭，就由他去了。

馬車到了密度(?)橋，我們就在微雨裏走了下來，上沈君的友人寄寓在那裏的葑門內的嚴衙前去。

四

進了封建時代的古城，經過了幾條狹小的街巷，更越過了許多環橋，纔尋到了沈君的友人施君的寓所。進了葑門以後，在那些清冷的街上，所得着的印象，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上海的市場，若說是二十世紀的市場，那末這蘇州的一隅，只可以說是十八世紀的古都了。上海的雜亂的情形，若說是一個 Busy Port，那麼蘇州只可以說是一個 Sleepy town 了。總之閶門外的繁華，我未曾見到，專就我於這葑門裏一隅的狀況看來，我覺得蘇州城，竟還是一個浪漫的古都，街上的石塊，和人家的建築，處處的環橋河水和狹小的街衢：沒有一件不在那裏誇示過去的中國民族的悠悠的態度。這一種美，若硬要用近代語來表現

的時候，我想沒有比‘頹廢美’的三字更適當的了。況且那時候天上又飛滿了灰黑的濕雲，秋雨又在微微的落下。

施君幸而還沒有出去，我們一到他住的地方，他就迎了出來，沈君爲我們介紹的時候，施君就慢慢的說：

‘原來就是郁君麼？難得難得，你做的那篇……，我已經拜讀了，失意人誰能不同聲一哭！’

原來施君是我們的同鄉，我被他說得有些羞愧了，想把話頭轉一個方向，所以就問他說：

‘施君，你沒有事麼？我們一同去喫飯罷。’

實際上我那時候，肚裏也覺得非常饑餓了。

嚴衙前附近，都是鐘鳴鼎食之家，所以找不出一家菜館來。沒有方法，我們只好進一家名錦帆榭的茶館，托茶博士去爲我們弄些酒菜來喫。因爲那時候微雨未止，我們的肚裏却響得厲害，想想餓著肚在微雨裏奔跑，也不值得，所以就進了那家茶館——一則也因爲這家茶館的名字不俗——打算坐牠一二個鐘頭，再作第二步計畫。

古語說得好，‘有志者事竟成！’我們在錦帆榭的清淡的中廳桌上，喝喝酒，說說閑話，一天微雨，竟被我們的意志力，催阻住了。

初到一個名勝的地方，誰也同小孩子一樣，不願意悠悠的坐着的，我一見雨止，就促施君沈君，一同出了茶館，打算上各處去逛去。從清冷修整狹小的臥龍街一直跑將下去，拐了一個灣，又走了幾步，覺得街上的人和兩旁的店，漸漸兒的多起來，繁盛起來，蘇州城裏最多的賣古書，舊貨的店鋪，一家一家的少了下去，賣近代的商品的店家，逐漸惹起我的注意來了，施君說：

‘玄妙觀就要到了，這就是觀前街。’

到了玄妙觀內，把四面的情形一看，我覺得玄妙觀今日的繁華，與我空想中的境狀大異。講熱鬧趕不上上海午前的小菜場，講怪異遠不及上海城內的城隍廟，走盡了玄妙觀的前後，在我腦裏深深印入的印象，只有二個，一個是三五個女青年在觀前街的一家簫琴鋪裏買簫，我站到她們身邊去對她們呆看了許久，她們也回了我

幾眼。一個玄妙觀門口的一家書館裏，有一位很年輕的學生在那裏買我和我朋友共編的雜誌。除這兩個深刻的印象外，我只覺得玄妙觀裏的許多茶館，是蘇州人的風雅的趣味的表現。

早晨一早起來，就跑上茶館去。在那裏有天天遇見的熟臉。對於這些熟臉，有妻子的人，覺得比妻子還親而不狎，沒有妻子的人，當然可把茶館當作家庭，把這些同類當作兄弟了。大熱的時候，坐在茶館裏，身上發出來的一陣陣的汗水，可以以口中咽下去的一口口的茶去填補。茶館內雖則不通空氣，但也沒有火熱的太陽，並且張三李四的家庭內幕和東洋中國的國際閑談，都可以消去逼人的盛暑。天冷的時候，坐在茶館裏，第一個好處，就是現成的熱茶。除茶喝多了，小便的時候要起冷瘃之外吞下幾碗剛滾的熱茶到肚裏，一時却能消渴消寒。貧苦一點的人，更可以藉此熬飢。若茶館主人開通一點，請幾位奇形怪狀的說書者來說書，風雅的茶客的興趣，當然更要增加。有幾家茶館裏有幾個茶客，聽說從十幾歲

的時候坐起，坐到五六十歲死時候止，坐的老是同一個坐位，天天上茶館來一分也不遲，一分也不早，老是在同一個時間。非但如此，有幾個人，他自家死的時候，還要把這一個坐位寫在遺囑裏，要他的兒子天天去坐他那一個遺坐。近來百貨店的組織法應用到茶業上，茶館的前頭，除香氣烹人的，‘火燒’‘鍋貼’‘包子’‘烤山芋’之外，並且有酒有菜，足可使茶客一天不出外而不感得什麼缺憾。像上海的青蓮閣，非但飲食俱全，並且人肉也在賤賣，中國的這樣文明的茶館，我想該是二十世紀的世界之光了。所以盲目的外國人，你們若要來調查中國的事情，你們只須上茶館去調查就是，你們要想來管理中國，也須先去徵得各茶館裏的茶客的同意，因為中國的國會所代表的，是中國人的劣根性無恥與貪婪，這些茶客所代表的倒是真真的民意哩！

五

出了玄妙觀，我們又走了許多路，去逛遂園，遂園在蘇州，同我在上海一樣，有許多人還不曉

得牠的存在。從很狹很小的一個坍敗的門口，曲曲折折走盡了幾條小弄，我們纔到了遂園的中心。蘇州的建築，以我這半日的經驗講來，進門的地方，都是狹窄蕪廢，走過幾條曲巷，纔有軒廠華麗的屋宇。我不知這一種方式，還是法國大革命前的民家一樣，爲避稅而想出來的呢？還是爲喚醒觀者的觀聽起見，用修辭學上的欲揚先抑的筆法，使能得着一個對稱的効力而想出來的？

遂園是一個中國式的庭園，有假山有池水有亭閣，有小橋也有幾枝樹木。不過各處的坍敗的形跡和水上開殘的荷花荷葉，同暗澹的天氣合作一起，使我感到了一種秋意，使我看出了中國的將來和我自家的凋零的結果。啊！遂園吓遂園，我愛你這一種頹唐的情調！

在荷花池上的一個亭子裏，喝了一碗茶，走出來的時候，我們在正廳上却遇着了許多穿輕綢繡緞的紳士淑女，靜靜的坐在那裏喝茶咬瓜子，等說書者的到來。我在前面說過的中國人的悠悠的態度，和中國的亡國的悲壯美，在此地也

能看得出來。啊啊，可憐我爲人在客，否則我也挨到那些皮膚嫩白的太太小姐們的邊上去靜坐了。

出了遂園，我們因爲時間不早，就勸施君回寓。我與沈君在狹長的街上飄流了一會，就決定到虎丘去。

(此稿執筆者因病中止)

人 妖

一

自己今年已經十七歲了，而母親還把自己當作小孩子看。自己在學校裏已經要念原本的西洋史了，而母親好像還在把自己當作一個初讀國語讀本的小學生看。他對於這事，胸中每抱着不平，但這些不平到如今却未嘗表現出來過，不過今天的不平太大了，他怎麼也想對他母親反抗一下。

像這樣不寒不熱的初冬的午後，天上也沒

有雲，又沒有風，太陽光照得格外溫暖的這午後，誰願意坐在家裏？雖則說傷寒病剛好，身體衰弱，不能出外，但是已經喫了一禮拜多的乾飯，下床之後，也有十多天了。自己覺得早已回復了原狀，可以到戶外去逛逛，而母親偏不准自己出去。

“若是我不許出去，那麼你們又何以要出去呢？難道你們是人，我不是人麼？”

他想起了午膳後母剛要出去之先命令他的幾句話，心裏愈覺得氣憤：

“乖寶，你今天乖些，一個人住在家裏玩罷，娘要上市場去買一點東西，一忽兒就回來的！”

他當時就想硬的吵着跟母親出去的，但是聽了他母親的這幾句軟話，就也不能鬧脾氣了。並且母親臨去時對他的那一番愛撫，和貼上他頰上來的那一張柔膩的臉子，使他不得不含了微笑，送她上車，他站在門口，看見自家家裏的車影，在胡同的拐角上消失的時候，心裏忽而感得了一種寂寞，這種寂寞，一瞬間後，又變成了一種不

平。母親的洋車，在拐角上折向南去之後，他忽而想哭叫着追趕上去，但是已經來不及了。不得已他只好悶悶的回到上屋裏來。

在屋裏坐了一忽，從玻璃窗裏看出去，看見了院子裏的陽光和晴朗的天空，他的不平之念，又一時增長了起來。

“要反抗，要反抗！”

他心裏這樣的想着，兩腳就站了起來，在屋裏走來走去的走了幾遍。他覺得屋裏的器具，都是使他發惱的東西。尤其是坐在套間裏做針線的那兩個老媽子，是他的獄卒，是他的仇敵。他恨恨的走了幾圈，對套間裏看了幾眼，就從上屋裏走到院子外的門口去了。

二

走出了大門，看看胡同裏的行人，和路上的太陽光，他心裏雖感着了一種被解放的愉快，但同時又起了一種恐懼：

“我竟反抗了，今天不要遇着壞事纔好！”

他心裏這樣的疑惑了一下，又想遵了母親的命

令跑回家去，但他腳還沒有走轉，背後却來了一乘人力車，一個中年的車夫，對他笑着說：

“坐車！拉您去！”

模模糊糊坐上了車，車夫問他往什麼地方去，想了想他一時計無所出，只說了一聲“城南游藝園”。車夫就放開脚步往南跑向前去了。

正是午後兩點多鐘，北京城內的住民上市的時候，洋車一走到四牌樓大街，他就看見了許多四向分跑的車輛行人，坐在車上的，也有中年的男子，也有少年的女人，他覺得這一條大街，今天對他特別有趣味。因為他有一個多月伏居在紙窗粉壁的屋裏，不上這大街上來了，所以路上來往的行人，和兩旁的店鋪招牌，在他眼裏都覺得新奇得很，非但如此，就是覆在他頭上的一灣青淡的晴空，和前面一直看到順治門為止的這條長街的遠景，也好像是夢裏的情形，也覺得非常熟悉，同時又覺得非常生疏似的。

車過順治門的時候，他病前常感得的那種崇高雄大的印象，和人類忙碌的感想。又回復轉

來了，本來是肥白的他的臉色，經了這一回久病，更白得愛人。大約因為陽光溫暖的緣故，他的嘴唇，今天比平時更紅豔得可憐。額上亂覆在那裏的一排黑長的頭髮，與炯炯的兩隻大眼的目光相映，使見他的人，每能感得一種英敏的印象。穿在瘦弱的身上的那件淡灰色的半舊鷄皮緞灰鼠皮袍，和腳上的那雙黑緞子的雙袂襪鞋，完成了他的少年特有的那一種高尚的美。他坐躺在車上，一路被拉出城去，往北來的行人，無論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不定神看他幾眼的。

在游藝園門前下了車，向口袋裏一摸，他摸不出小毛錢和銅子來，沒有方法，只好伸手到袍子裏面夾襖袋裏去取出那張十圓的新鈔票來兌了。這張鈔票，係前天晚上母親向 C 銀行取來的新發行的票子。因為新潔可愛，且背面的花紋很好玩，他當時向母親要了收藏在那裏的，在賣門票的地方買了一張票子，拿了找還的零錢，仍復回出來付了兩毛錢給車夫，他就慢慢的踏進游藝場去，往各處走了一遍，他的心裏，終覺得不大

安泰，母親的那一副含愁的面貌，時時在他的目前隱現：

“還是回去了吧！母親怕已回到了家裏了，”但是——一陣的鑼鼓的聲響，却把他這自悔的柔情攪亂了。進了包箱坐定之後，他看見戲台上空空洞洞，什麼也沒有，台角上的鑼鼓，倒敲得非常起勁，停了一會，鑼鼓聲息了，一個穿紅衣褲的美人，反綁了手，跟着兩個兵士，走了出來，

“難道他們要殺她麼？可憐可憐！不知她犯的究竟是什麼罪？”

他看看她的淒豔的態度，聽聽她的哀切的歌音，竟爲她抱了十二分的冤屈，心裏只在哀求赦免這將受死刑的少女。

三

他受了戲中情節的感動，不知不覺竟忘了心中違背母親的憂慮，看完了兩齣悲劇，最後一齣的頭上帶雉毛，背後拖狐尾的鬍子上台的時候，他聽見背後忽而發了幾聲高叫，朝轉頭去向背後一望，他覺得後面一排婦女的眼睛，雙雙都

掛在自己的面上。立時漲紅了臉，把頭朝轉來屏氣靜坐了幾分鐘，他聽見背後的一陣狂叫又起來了。他的頭不知不覺的又想朝轉後面去看看這樣在狂叫的究竟是什麼人；但頭祇朝轉了一半，他便想起了剛纔那些娘兒們的眼睛，臉上起了一層更深的紅暈。正想中途把頭仍復朝回原處的時候，他舉目一看，又看見了一排坐在他右手旁邊的娘兒們，她們也在定睛看他。他心裏忽而覺得怕羞起來了。把頭朝轉，坐在那裏動也不動的向戲臺注視了一會，他終覺得旁邊後面，女人的目光都注射在自己的臉上，心裏難受得很。同時他又想起了母親的愁容，更覺得不能安然坐在那種叫喚聲裏聽戲。偷眼把旁邊的一排女人看了一看，他就俯了首，走上戲場的外面來。

初冬的短日，已經是垂暮的時候了。他從廊上走出到了前面院子裏，看看天空早變成了灰闇，庭前的草木橋庭，和散在院子裏的幾個游客，也是模糊隱約，好像隔着一層薄紗幃帳的樣子。深深的向天空呼了一口氣，在庭前走了幾轉，他

忽而於水邊離他二三丈的前頭，發見了一個少女的背形。已經是不大看得清楚的時候了，但她上邊穿的確是一件玫瑰紫顏色的大袖時式的衣裳，鬆開的短裙下嚶嚶地響着的却是一雙高底的皮靴，更有那種蓬鬆的頭髮，他雖說不出是什麼形狀，但只覺得飄渺多情，有使人不得不愛的地方。由她行動的姿勢看來，她上下四肢的分寸，竟可說是一個完全均稱的創造物。身材也不長不短，不肥不瘦，正與他不相上下。他舉起頭來看了一眼，只覺得這背形與他非常熟悉，彷彿是時常在一塊共起居的樣子。但在什麼地方常常看見的呢？他又想不起了。一邊默默的在想着，一邊他儘跟了這背形走去。

她走盡了水溝沿，折向北的那扇大門口出去，他也跟了出去。走出了游藝園，在門口忽有一乘光亮的包月車跑近了她的身邊。她並不言語，上車坐定之後，那乘車就往北的跑了。他趕上門口的時候，那乘車離開他約有四五丈路。同喪失了理性的人一樣，他跑到門前的大道上，見了一

乘兜攬買賣的車，便跳了上去。那車夫問他上什麼地方，他因為全身的注意力，集中在前面的那乘車上，所以沒有聽見，車夫見他光着兩眼，儘在呆看前面的車，就以爲他與她是一起的，便拚命的追了上去。他幾次想和車夫說明，叫他拉回西城家裏去，但一則怕被前面車上的她聽見，倒覺得難以爲情，二則他將錯就錯的跟追上去，心裏也沒有什麼不快樂，所以就糊裏糊塗的由車夫去了。

四

正是白天與闇夜交界的時候，路上來往的車輛，擁擠得很。街上兩旁的店鋪，都已上燈了。他張大了兩眼，頭俯向前，集中了注意力，儘向她領上露出的頸項注視。她的細膩潔白的皮肉，也被他看出來了。他一見了那塊同米粉似的皮肉，和肉上簇生在那裏的黑髮，心頭就亂跳了起來。呼吸也急促起來，他覺得自家的雙頰，同伏在火爐上似的燒起來了。車出珠寶市北口，迎面吹來了一陣北風，他又聞着了一種醉人的溫熱香氣。

他把背脊向車背一倒，覺得自己的肢體，都已溶解，再也不能動彈的樣子。走到東交民巷口，後邊喃喃的來了一乘汽車。他的車往左邊讓了一步，汽車前頭的燈光，便射上了她右半的頭部身部，他只見她一絲絲的頭髮，都在那裏放光，她的頭上，竟同中國古畫裏的佛像一樣，烘出了一圈金光來。他一邊呼呼的掀張鼻孔，在追聞那種溫熱的香味，一邊却希望那汽車走慢一點，好讓他多看一忽她的頸項和她的頭髮。

他那車夫，趕上了她的那乘車，就放鬆了脚步，不再飛奔了，但他心裏，只在怨恨車夫，不肯再趕上兩步，跑上前去使他得看看她的面貌。

她的車過了霞公府，穿過大街，灣來灣去，指東北的方向儘往冷靜的地方奔跑。空中愈走愈黑，路上愈走愈沒有人遇見了。他在黑闇裏看看前面她的車的輪廓，聽聽兩個車夫跑路的足音，又抬頭看看遠近空中，人家院子裏養在那裏的老樹黑影，心裏覺得有些害怕起來了。却好這時候他的車夫站住了脚，向前面叫了一聲：

“站住！我們點上燈罷！”

在前面車上坐着的她，聽了這聲叫聲，也回頭來看了一眼。但那時候她的車已經前進了幾步，與他的距離隔遠了，所以他終究沒有看清她的面貌。不過在黑暗中隱約可以看得出來的是她那一張瘦削的臉兒和一雙黑晶晶的大眼。車夫點上了燈，想上前再走，但她的那乘車已折往北去看不見了。車夫問他說：

“前面的車怎麼不等一等啊？”

他聽了這話，一霎時的紅起臉來，只好吞吞吐吐的回答車夫說：

“我……我和她們本來不是一起的。……”

“不是一起的？那麼你要上那兒去啊？”

車夫却喫了一驚，就很不願意似的問他。

“我……我住在西城×××××，這兒是什麼地方？”

“那麼怎麼不早說啊？已經快到齊化門了哩！”

“慫拉我回去罷，好多給你幾吊錢。”

考試前後

這一個人，現在已經不在世上了；而他的致死的原因，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明白。

他的面貌很清秀，不像是一個北方人。我和他初次在教室裏見面的時候，總以為他是江浙一帶的學生；後來聽他和先生說話的口氣，纔知道他是北直隸產。在學校的寄宿舍裏和他同住了兩個月，在圖書室裏和他見了許多次數的面，又在一天禮拜六的下午，和他同出西便門去騎了一次驢子，纔知道他是京兆的鄉下，去京城只

有十八里地的殷家集的農家之子。是在北京師範畢業之後，考入這師範大學裏來的。

一班新進學校的同學，都是趾高氣揚的青年，只有他貌很柔和，人很謙遜，穿着一件青竹布的大褂，上課的第一天，就很勤懇的拿了一枝鉛筆和一冊筆記簿，在那裏記錄先生所說的話。

當時我初到北京，朋友很少。見了一般同學，又只是心虛膽怯，恐怕我的窮狀和淺學被他們看出，所以到學校後的一個禮拜之中，竟不敢和同學攀談一句話。但是對於他，我心裏却很感着幾分親熱，因為他的坐位，是在我的前一排，他的一舉一動，我都默默的在那裏留心看守着，所以對於他的那一種謙恭的樣子，及和我一樣的那種沈默怕羞的態度，心裏卻早起了共鳴。

是我到學校後的第二個星期的一天早晨，我一早就起了床，一個人在操場裏讀英文。當我讀完了一節，靜靜地在翻閱後面的沒有教過的地方的時候，我忽而覺得背後彷彿有人立在那裏的樣子。回頭來一看，果然看見他含了笑，也拿

了一本書，立在我的背後去牆不過二尺的地方，在那裏對我看着。我回過頭來看他的時候，同時他就對我說：‘您真用功啊！’我倒被他說得臉紅了！也只好笑着對他說：‘您也用功得很！’

從這一回之後，我們倆就談起天來了。兩個月之後，因為和他在圖書室裏老是在一張桌上看書的原因，所以交情尤其覺得親密。有一天禮拜六，天氣特別的好，前夜下的雨，把輕塵壓住，晚秋的太陽曬得和暖可人，又加以午後一點鐘教育史先生請假，喫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在閱報室裏遇見了，便不約而同的說出了一句話來：

‘天氣真好極了，上那兒去散散步罷！’

我北京的地理不熟悉，所以一個人不大敢跑出去。到京住了兩月之久，在禮拜天和假日裏去過的地方，只有三殿和中央公園。那一天因為天氣太好，很想上郊外去走走，一見了他，就臨時想定了主意，喊出了那一句話來。同時他也彷彿在那裏想上城外去跑，見了我，也自然而然的發了這一個提議，所以我們倆待說第二句話，就走上

了向校門的那條石砌的大路。走出校門之後，第二個問題就起來了。‘上那裏去呢？’

在琉璃廠正中的那條大道上，朝南迎着日光走了幾步，他就笑着問我說：

‘李君你會騎驢兒不會？’

我在蘇州住中學住過四年，驢子是當然會騎的，聽了他那一句話，忽而想起了中學時代騎驢子上虎丘去的興致來，所以馬上就贊成說：

‘北京也有驢子麼？讓我們去騎騎試試！’

‘驢兒多得很，一出城門就有，我就怕你不会騎呀。’

‘我騎倒是會騎的。’

兩人說說走走，到西便門附近的時分，已經是快兩點了。雇好了驢子，騎向白雲觀去的路上，身上披滿了金黃的日光，肺部飽吸着西山的爽氣，我們兩人覺得做皇帝也沒有這樣的快樂。

北京的氣候，一年中以這一個時期為最好。天氣不寒不熱，大風期還沒有到來。淨碧的長空，返映着遠山的濃翠，好像是大海波平時的景象。

況且這一天午後，剛當前夜小雨之餘，路上微塵不起，兩旁的樹葉還未落盡的洋槐榆樹的枝頭，蒼翠欲滴，大有首夏清和的意思。

出了西便門，野田裏的黍稷都已收割起了，農夫在那裏耕耨播種的地方也有，但是大半的地上都還清清楚楚的空在那裏。

我們騎過了那乘石橋，從白雲觀後遠看西山的時候，兩個人不知不覺的對視了一面，各作了一種會心的微笑，又同發了一聲讚嘆：

‘真好極了！’

出城的時候，驢兒跑得很快，所以在白雲觀裏走了一陣出來，太陽還是很高。他告訴我說：

‘這白雲觀，是道士們會聚的地方。清朝慈禧太后也時常來此宿歇。每年正月自初一起到十八止，北京的婦女們遊冶子來此燒香馳馬的，路上都滿擠着。那時候橋洞底下，還有老道坐着，終日不言不語，也不吃東西，說是得道的。考人堂裏更坐着一排白髮的道士，身上寫明幾百歲幾百歲，騙取女人們的金錢不少。這一種妖言惑衆的

行爲，實在應該禁止的，而北京當局者的太太小姐們還要前來禮拜施捨，以誇她們的闊綽，你說可氣不可氣？

這也是令我佩服他不置的一個地方，因為我平時看見他儘是一味的在那裏用功，然而談到了當時的政治及社會的陋習，他卻慷慨激昂，講出來的話句句中肯，句句有力，不像是一個讀死書的人。尤其是對於時事，他發的議論，激烈得很，對於那些軍閥官僚，罵得淋漓盡致。

我們走出了白雲觀，因為時候還早，所以又跑上前面天寧寺的塔下去了一趟。寺裏有兵駐劄在那裏，不准我們進去，他去交涉了一番，也終於不行。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又切齒的罵了一陣。

‘這些狗東西，我總得殺他們乾淨。我們百姓的兒女田廬，都被他們侵佔盡了。總有一天報他們的仇。’

經過了這一次郊外遊行之後，我們的交情又進了一步。上課的時候，他坐在我的前頭，我坐

在他的後一排，進出當然是一道。寢室本來是離開兩間的，然而他和一位我的同房間的辦妥了交涉，竟私下搬了過來。在圖書室裏，當然是一起的。自修室卻沒有法子搬攏來，所以只有自修的時候，我們兩人不能同伴。

每日的日課，大抵是一定的。平常的時候，我們都到六點半鐘就起床，拿書到操場上去讀一個鐘頭。早飯後上課，中飯後看半點鐘報，午後三點鐘課餘下來，上圖書室去讀書。晚上自修兩個鐘頭，洗一個臉。上寢室去雜談一會，就上床睡覺。我自從和他住在一道之後，覺得興趣也好得多，用功也更加起勁了。

可是有一點，我時常在私心害怕，就是中學裏時常有的那一種同學中的風說。他的相兒，雖則很清秀，然而兩道眉毛很濃，嘴唇極厚，一張不甚白皙的長方臉，無論何人看起來，總是一位有男性美的青年。萬一有風說起來的時候，我這身材矮小的南方人，當然要居於不利的地位。但是這私心的恐懼，終沒有實現出來，一則因為大學

生究竟比中學生智識高一點，二則大約是因為他的勤勉的行爲和凜不可犯的威風可以壓服衆人的緣故。

這樣的又過去了兩個月，北風漸漸的緊起來，京城裏的居民也感到寒威的逼迫了，我們學校裏開始考試，到了舊歷十二月底，便放了年假。

同班的同學，北方人大抵回家去過年；只有貧而無歸的我和其他的二三個南方人，臉上只是一天一天的枯寂下去，眼看得同學們一個一個的興高彩烈地整理行篋，心裏每在洒喪家的苦淚。同房間的他因為看得我這一種狀況，也似乎不忍別去，所以考完的那一天中午，他就同我說：

‘年假期內，我也不打算回去，好在這兒多讀一點書。’但是考試完後的兩天，圖書室也閉門了，同房間的同學只剩了我和他的兩個人。又加以寢室內和自修室裏火爐也沒有，電燈也似乎滅了光。冷灰灰的蟄伏在那裏，看書終究看不進去。若去看戲遊玩呢，我們又沒有這些錢，上街去

走走呢，冰寒的大風灰沙裏，看見的又都是殘年的急景和來往忙碌的行人。

到了放假後的第三天，他也垂頭喪氣的急起來了。那一天早晨，天氣特別的冷，我們開了眼，談着話，一直睡到十點多鐘纔起床。餓着肚在房裏看了一回雜誌，他忽兒對我說：

‘李君，我們走罷，你到我們鄉下去過年好不好？’

當他告訴我不回家去過年的時候，我已經看出了他對我的好意，心裏着實的過意不去，現在又聽了他這話，更加覺得對他不起，所以就對他說：

‘你去罷！家裏又近，回家去又可以享受夫婦的天倫之樂，爲什麼不回去呢？’

但他無論如何總不肯一個人回去，從十點半鐘講起，一直講到中午喫飯的時候止，他總要我和他一道，纔肯回去。他的脾氣是很古怪，平時沈默寡言，凡事一說出口，卻不肯改過口來。我和他相處半年，深知他有這一種執拗不灣的習氣，所以

到後來就終究答應了他，和他一道上他那裏去過年。

那一天早晨很冷，中午的時候，太陽還躲在灰白的層雲裏，喫過中飯，把行李收拾了一收拾，正要雇車出去的時候，寒空裏卻下起鵝毛似的雪片來了。

雇洋車坐到永定門外，從永定門我們再雇驢車到殷家集去。路上來往的行人很少，四野寥闊，只有幾簇枯樹林在那裏點綴冬郊的寂寞。雪片儘是一陣一陣的大起來，四面的野景，渺渺茫茫，從車篷缺處看出去，好像是披着了一層薄紗似的。幸虧我們車是往南行的，北風吹不着，但驢背的雪片積得很多，溶化的熱氣一道一道的偷進車箱裏來，看去好像是驢子在那裏出汗的的樣子。

冬天的短日，陰森森的晚了，驢車裏搖動雖則很厲害，但我已經昏昏的睡着。到了他搖我醒來的時候，我同做夢似的不曉得身子在甚麼地方。張開眼睛來一看，只覺得車篷裏黑得怕人。他

着說：

‘李君！你醒醒罷！你瞧，前面不是有幾點燈火看見了麼？那兒就是殷家集吓！’

又走了一陣，車子到了他家的門口，下車之後，我的脚也盤坐得麻了。走進他的家裏去一看，裏邊卻寬敞得很。他的老父和母親，喜歡得了不得。我們在一盞煤油燈下，喫完了晚飯，他的媳婦也出來爲我在一張暖坑上鋪起被褥來。說起他的媳婦，本來是生長在他家裏的童養媳，是於去年剛合婚的。兩隻脚纏得很小，相兒雖則不美，但在鄉下也不算很壞。不過衣服的樣子太古，從看慣了都人士的我們看來，她那件青布的綿襖，和緊扎着脚的紅綿褲，實在太難看了。這一晚因爲日間在驢車上搖擺了半天，我覺得有點倦了，所以喫完晚飯之後，一早就上坑去睡。他在裏間房裏和他父母談了些什麼，和他媳婦在什麼時候上坑，我卻沒有知道。

在他家裏過了一個年，住了九天，我所看出來的事實，有兩件很使我爲他傷心：第一是他婚

姻的不如意，第二是他家裏的貧窮。

北方的農家，大約都是一樣的，終歲勤勞，所得的結果，還不夠供政府的苛稅。他家裏雖則有幾十畝地，然而這幾十畝地的出息，除了賦稅而外，他老父母的飲食和媳婦兒的服飾，還是供給不了的。他是獨養兒子，父親今年五十多了。他前後左右的農家的兒子，年紀和他相上下的，都能上地裏去工作，幫助家計；而他一個人在學校裏念書，非但不能幫他父親，並且時時還要向家裏去支取零用錢來買書購物。到此，我纔看出了他在學校裏所以要這樣減省的原因。唯其如此，我和他同病相憐，更加覺得他的人格高尚。

到了正月初四，舊年的雪也溶化了，他在家裏日日和那童養媳相對，也似乎十分的不快，所以我就勸他早日回京，回到學校裏去。

正月初五的早晨，天氣很好，他父親自家上前面一家姓陳的人家，去借了驢兒和車子，送我們進城來。

說起了這姓陳的人家，我現在還疑他們的

女兒是我同學致死的最大原因。陳家是殷家集的豪農，有地二百多頃。房屋也是瓦屋，屋前屋後的牆圍很大。他們有三個兒子，頂大的卻是一位女兒。她今年十九歲了，比我那位同學小兩歲。我和他在他家裏住了九天，然而一半的光陰卻是在陳家費去的。陳家的老頭兒，年紀也和我同學的父親差不多，可是娶了兩次親，前後都已經死了。初娶的正配生了一個女兒，繼娶的續絃生了三個男孩，頂大的還只有十一歲。

我的同學和陳家的惠英——這是她的名字——小的時候，在一個私塾裏念書；後來大了，他就去進了史官屯的小學校。這史官屯在殷家集之北七八里路的地方，是出永定門以南的大村莊。他在史官屯小學裏住了四年，成績最好，每次總考第一，所以畢業之後，先生就爲他去北京師範報名，要他繼續的求學。這先生現在也已經去世了，我的同學一說起他，還要流出眼淚來感激得不了。從此他在北京師範住了四年，現在卻安安穩穩的進了大學。讀書人很少的這村莊上，大

家對於他的勤儉力學，當然是非常尊敬。尤其是陳家的老頭兒，每對他父親說：

“雅儒這小孩，一定很有出息，你一定培植他出來，若要錢用，我儘可以爲你出力。”

我說了大半天，把他的名姓忘了，還沒有告訴出來。他姓朱，名字叫‘雅儒’。我們學校裏的稱呼，本來是連名帶姓叫的，大家叫他‘朱雅儒’‘朱雅儒’；而叫他人，卻總不把名字放進去，只叫一個姓氏，底下添上一個君字。因此他總不直呼其名的叫我‘李厥明’，而以‘李君’兩字叫我。我起初還聽不慣，覺得有點兒不好意思；後來也就學了他，叫他‘朱君’‘朱君’了。

陳家的老頭兒既然這樣的重視他，對於他父親提出的借款問題，當然是百無一拒的。所以我想他們家裏，欠陳家的款，一定是不在少數。

那一天，正月初五的那一天，他父親向陳家去借了驢車驢子，送我們進城來，我在路上因爲沒有話講，就對他說：

‘可惜陳家的惠英沒有讀書，她實在是聰明

得很！’

他起初聽了我這一句話，臉上忽而紅了一紅；後來覺得我講這話時並沒有惡意含着，他就嘆了一口氣說：

‘唉！天下的恨事正多得很哩！’

我看他的神氣，似乎他不大願意我說這些女孩兒的事情，所以也就默默的不響了。

那一天到了學校之後，同學們都還沒有回來，我和他兩個人逛逛廠甸，聽聽戲，也就貓貓虎虎將一個寒假過了過去。開學之後，又是刻板的生活，上課下課，喫飯睡覺，一直到了暑假。

暑假中，我因為想家想得切，就和他別去，回南邊的家裏來住了兩個月。上車的時候，他送我到車站上來，說了許多互相勉勵的說話，要我到家之後，每天寫一封信給他，報告南邊的風物。而他自己呢，說想於暑假中去當兩個月家庭教師，好弄一點錢用，買一點書籍。

我到南邊之後，雖則不天天寫信，但一個月中間，也總計要和他通五六封信。我從信中的消

息，知道他暑假中並不回家去，仍住在北京一家姓黃的人家教書，每月也可得二十塊錢薪水。

到陽歷八月底邊，他寫信來催我回京，並且說他於前星期六回到殷家集去了一次，陳家的惠英還在問起我的消息呢。

因爲他提起了惠英，我倒想起當日在殷家集過年的事情來了。惠英的貌並不美，不過皮膚的細白實在是北方女子中間所少見的。一雙大眼睛，看人的時候，使人要懼怕起來；因爲她的眼睛似乎能洞見一切的樣子。身材不矮不高，一張團團的面使人一見就覺得她是一個忠厚的人。但是人很能幹，自她後母死後，一切家計都操在她的手裏。她的家裏，灑掃得很乾淨。西面的一間廂房，是她的起坐室，一切賬簿文件，都擱在這一間廂房裏。我和朱君於過年前後的幾天中老去坐談的，也是在這間房裏。她父親喜歡喝點酒，所以正月裏的幾天，他老在外頭。我和朱君上她家裏去的時候，不是和她的幾個弟弟說笑話，談故事，就和她講些北京學校裏的雜事。朱君對她，嚴

謹沈默，和對我們同學一樣。她對朱君，亦沒有什麼特別的親熱的表示。

只有一天，正月初四的晚上，喫過晚飯之後，朱君忽而從家中走了出去。我和他父親談了些雜天，抽了一點空，也順便走了出來，上前面陳家去，以為朱君一定在她那裏坐着。然而到了那廂房裏，和她的小兄弟談了幾句話之後，問他們‘朱君來過了沒有？’他們都搖搖頭說‘沒有來過。’問他們的‘姊姊呢？’他們回答說：‘病着，睡覺了。’

我回到朱君家裏，正想上坑去睡的時候，從前面門裏朱君卻很快的走了進來。在煤油燈底下，我雖看不清他的臉色，然而從他和我說話的聲氣及他那雙紅腫的眼臉上看來，似乎他剛上什麼地方去痛哭了一場似的。

我接到了他催我回京的信後，一時連想到了這些細事，心裏到覺得有點好笑，就自言自語的說了一句：

‘老朱！你大約也掉在戀愛裏了罷？’

陽歷九月初，我到了北京，朱君早已回到學

校裏來，床位飯桌等事情，他早已爲我弄好，弄得和他在一塊。暑假考的成績，也已經發表了。他列在第二，我卻在他的底下三名的第五，所以自修室也合在一塊兒。

開學之後，一切都和往年一樣，我們的生活也是刻版式的很平穩的過去了一個多月。北京的天氣，新考入來的學生，和我們一班的同學，都是同上學期一樣的沒有什麼變化，可是朱君的性格卻比從前有點不同起來了。

平常本來是沈默的他，入了陽歷十月以後，更是悶聲不響了。本來他用錢是很節省的，但是新學期開始之後，他老拖了我上酒店去喝酒去。拼命的喝幾杯之後，他就放聲罵社會制度的不良，罵經濟分配的不均，罵軍閥，罵官僚，末了他尤其攻擊北方農民階級的愚昧，無微不至。我看了他這一種悲憤，心裏也着實爲他所動，可是到後來只好以順天守命的老生常談來勸他。

本來是勤勉的他，這一學期來更加用功了。晚上熄燈鈴打了之後，他還是一個人自在自修室

裏點着洋蠟，在看英文的愛倫凱，倍倍兒，須帝納兒等人的書。我也曾勸過他好幾次，教他及時休養休養，保重身體。他卻昂然的對我說：

‘像這樣的世界，像這樣的社會裏，我們偷生着有什麼用處？什麼叫保重身體？你先去睡罷！’

禮拜六的下午和禮拜天的早晨，我們本來是每禮拜約定上郊外去走走的；但他自從入了陽歷十月以後，不推托說是書沒有看完，就說是身體不好，總一個人留在寢室裏不出去。實際上，我看他的身體也一天一天的瘦下去了。兩道很濃的眉毛，投下了兩層陰影，他的眼窩陷落得很深，看起來實在有點怕人，而他自家卻還在起早落夜的讀那些提倡改革社會的書。我注意看他，覺得他的飯量也漸漸的減下去了。

有一天寒風吹得很冷，天塞中遮滿了灰暗的雲，彷彿要下大雪的早晨，門房忽而到我們的寢室裏來，說有一位女客，在那裏找朱先生。那時候，朱君已經出去上操場上去散步看書去了。我

走到操場上，尋見了他，告訴了他以後，他臉上忽然變得一點血色也沒有，瞪了兩眼，同呆子似的儘管問我說：

‘她來了麼？她真來了麼？’

我倒被他駭了一跳，認真的對他說：

‘誰來謊你，你跑出去看看就對了。’

他出去了半日，到上課的時候，也不進教室裏來；等到午後一點多鐘，我在下堂上自修室去的路上，卻遇見了他。他的臉色更灰白了，比早晨我對他說話的時候還要陰鬱，鎖緊了的一雙濃厚的眉毛，陰影擴大了開來，他的全臉部上都罩着一層死色。我遇見了他，問他早晨來的是誰，他卻微微的露了一臉苦笑說：

‘是惠英！她是上京來買貨來的，現在和她爸爸住在打磨廠福陞店，你打算去看她麼？我們晚上一同去罷！去和她們聽戲去。’

聽了他這一番話，我心裏倒喜歡得很，因為陳家的老頭兒的話，他是很要聽的。所以我想喫過晚飯之後，和他同上福陞店去，一則可以看看

半年多不見的惠英，二則可以託陳家的老頭兒勸勸朱君，勸他少用些功。

喫過晚飯，風刮得很大，我和他兩個人不得不坐洋車上打磨廠去。到福陞店去一看，他們父女二人正在喫晚飯，陳老頭還在喝白乾，桌上一個羊肉火鍋燒得滿屋裏都是火鍋的香味。電燈光爲火鍋的熱氣所包住，照得房裏朦朦朧朧。惠英著了一件黑布的長袍，立起來讓我們坐下喝酒的時候，我覺得她的相兒卻比在殷家集的時候美得多了。

陳老頭一定要我們坐下去喝酒，我們不得已就坐下去喝了幾杯，一邊喝，一邊談，我就把朱君近來太用功的事情說了一遍。陳老頭聽了我的話，果然對朱君說：

‘雅儒！你在大學裏，成績也不算不好，何必再這樣呢？聽說你考在第二名，也已經可以了，你難道還想奪第一名麼？……總之，是身體要緊。……你的家裏，全都在盼望你在大學裏畢業後，賺錢去養家；萬一身體不好，你

就是學問再好一點，也沒有用處。’

朱君聽了這些話，儘是悶聲不語，一杯一杯的在俯着頭喝酒。我也因為喝了一點酒，頭早昏痛了，所以看不出他的表情來。一面回過頭來看看惠英，似乎也倚着了頭，在那裏落眼淚。

這一天晚上，因為談天談得時節長了，戲終於沒有去聽。我們坐洋車回學校裏的時候，自修的鐘頭卻已經過了。第二天，陳家的父女已經回家去了，我們也就回復了平時的刻板生活。朱君的用功，沈默，牢騷抑鬱的態度，也仍舊和前頭一樣，並不因陳家老頭兒的勸告而減輕些。

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又是一年將盡的冬天到了。北風接着吹了幾天，早晚的寒冷驟然增加了起來。

年假考的前一個星期，大家都緊張起來了，朱君也因為這一學期裏看課外的書看了太多，把學校裏的課本丟開的原因，接連有三夜不睡，溫習了三夜功課。

正將考試的前一天早晨，朱君忽而一早……

起了床，襪子也不穿，蓬頭垢面的跑了出去。跑到了門房裏，他拉住了門房，要把他那一個人交出來。門房莫名其妙，問他所說的那一個人是誰，他只是拉住了門房吵鬧，卻不肯說出那一個人的姓名來。吵得聲音大了，我們都出去看，一看是朱君在和門房吵鬧，我就夾了進去。這時候我一看朱君的神色，自家也駭了一跳。

他的眼睛是血漲得紅紅的，兩道眉毛直豎在那裏，臉上是一種沒有光澤的青灰色，額上頸項上漲滿了許多青筋。他一看見我們，就露了兩列雪白的牙齒，同哭也似的笑着說：

‘好好，你們都來了，你們把這一個小軍閥看守着，讓我去拿出手鎗來鎗斃他。’

說着，他就把門房一推，推在我和另外兩個同學的身上；我們都不防他的，被他這麼一推，四個人就一塊兒的跌到在地上。他卻哈哈的笑了幾聲，就一直的跑了進去。

我們看了他這一種行動，大家都曉得他是精神錯亂了，就商量叫校役把他看守在養病室

裏，一邊去通知學校當局，請學校裏快去請醫生來替他醫治。

他一個人坐在養病室裏不耐煩，硬要出來和校役打罵，並且指看守他的校役是小軍閥，罵着說：

‘渾蛋，像你這樣的一個小小軍閥，也敢強取人家的閨女麼？快拿手鎗來，快拿手鎗來！’

校醫來看他的病，也被他打了幾下，並且把校醫的一副眼鏡也扯下來打碎了。我站在門口，含淚的叫了幾聲：

‘朱君！朱君！你連我都認不清了麼？’

他光着眼睛，對我看了一忽，就又哈哈哈哈哈的笑着說：

‘你這小王八，你是來騙錢的罷？’

說着，他又打上我的身來。我們不得已就只好將養病室的門鎖上，一邊差人上他家裏去報信，叫他的父母出來看護他的病。

到了將晚的時候，他父親來了，同來的是陳家的老頭兒。我當夜就和他們陪朱君出去，在一

家公寓裏先租了一間房間住着。朱君的病愈來愈兇了，我們三個人因為想制止他的暴行，終於一晚沒有睡覺。

第二天早晨，我一早就回學校去考試，到了午後再上公寓裏去看他的時候，知道他們已經另外租定了一間小屋，把朱君細縛起來了。

我在學校裏考試考了三天，到考完的那一日，出去上朱君那裏去看他，只見黑戚戚的一間小屋裏，他同鬼也似的被縛在一張板床上。房裏的空氣穢臭得不堪，在這黑臭的空氣裏，只聽見微微的喘氣聲和腹瀉的聲音。我在門口靜立了一忽，實在是耐不住了，便放高了聲音，‘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坐在他腳後的他那老父，馬上舉起手來阻止我發聲。朱君聽了我的喚聲，把頭轉過來看我的時候，我只看見了一個枯黑的同骷髏似的頭和很黑很黑的兩顆眼睛。

我踏進了那間小房，審視了他一回，看見他的手脚還是綁着，頭卻軟軟的斜靠在枕頭上面。腳後頭坐在他父親背後的，還有一位那朱君的

媳婦，眼睛哭得紅腫，呆呆的縮着頭，在那裏看守着將死的她的男人。

我向前後一看，眼淚忽而湧了出來，走上他的枕頭邊上，伏下身去，輕輕的問他一句話‘朱君！你還認得我麼？’底下就說不下去了。他又轉過頭來對我看了一眼，臉上一點兒表情也沒有，但由我的淚眼看過去，好像他的眼角上也在流出眼淚來。

我走近他父親的身邊，問陳老頭那裏去了。他父親說：

‘他們惠英要於今天出嫁給一位軍官，所以他早就回去料理喜事去了。’

我又問朱君服的是什麼藥，他父親只搖搖頭，說：‘我也不曉得。不過他服了藥後，卻瀉到如今，現在是好像非常乏力的樣子。’

我心裏想這一定是服藥服錯了，否則，三天之內，他何以會變得這樣的呢？我正想說話的時上，卻又聽見了一陣腹瀉的聲音，朱君的頭在枕候搖了幾搖，喉頭咯咯的響起來了。我的毛髮竦

豎了起來，同時他父親，他媳婦兒也站起來趕上他的枕頭邊上去。我看見他的頭往上抽了幾抽，喉嚨頭格格落落響了一聲，一切的動靜就停止了。他的媳婦兒放聲哭了起來，他的父親且哭得顛了，我也忍耐不住，就低下頭去在他耳邊‘朱君！’‘朱君！’的叫了兩聲。

第二天早晨，天又下起微雪來了。我和朱君的父親和他的媳婦，在一輛大車上一清早就送朱君的棺材出城去。這時候城內外的居民還沒有起床，長街上清冷的很。一輛大車，前面載着朱君的靈柩，後面坐着我們三人，慢慢的在雪裏轉走。雪片積在前面罩棺木的紅氈上，我和朱君的父親卻包在一條破棉被裏，避着背後吹來的北風。街上的行人很少，朱君的媳婦幽幽在哭着的聲音，覺得更加令人傷感。

大車走出永定門的時候，黃灰色的太陽出來了，雪片也似乎少了一點。我想起了去年冬假裏和朱君一道上他家去的光景，就不知不覺的向前面的靈柩叫了兩聲，嘩的放聲哭了起來。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

譯文五題

- 1 一女侍
- 2 馬爾戴和她的鐘
- 3 春天的離別
- 4 愛的開脫
- 5 最初的播種

一 女 侍

覺得自家是再也不會回司各脫蘭來了，司替文生在他的小說 *Catriona* 的序文上說：“同夢境似的我看見我父親的幼時，我父親的父親（祖父）的幼時，我也看見在那極北一角的生命的源流，還帶着歌泣的聲音，最後輪流到我就同山洪暴發似的將我奔流遠送到這極邊的島國裏來了。運命的播弄使我不得不贊美，不得不俯首。”這一句話，彷彿是一種熱情奔放的時候寫的，彷彿是一邊在寫，一邊他還在那裏追逐幻影的樣

子；你說是也不是？并且這一句話還可以使我們連想到撲火的燈蛾身上去。總之不管牠的真意如何，這一句話，實在包含着幾句很美的句子，雖則我們不能照原形的將牠記着，但總是可以使入念念不忘的，我們即使忘記了“歌泣”兩字和“奔流遠送”等字眼，但在我們的記憶裏，却馬上有一個比較單純的字眼來代替的，司替文生所表現的情感，只在“運命的播弄”，“極邊的島國”等字上迸發出來。世人誰不覺得命運是播弄人的？又誰不讚美那運命遷他出去的極邊的島國？教皇命令出來，要活剝皮的琪亞可莫聖洗，大約也一定在讚美運命播弄他的那極邊的島國，就是行刑者用以將他的大肚皮同前褂似的捲起來的那塊綁縛的板。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見一隻野兔在架上打鼓，牠很有意思的望着我，我曉得這野兔也一定雖則和人不同的在讚美他的運命，將牠從樹林裏遷徙出來，遷牠到提架的上面，這提架就是牠的極邊的島國。但是這兩宗運命的播弄，並不算希奇，並沒有我遇見的一位愛爾

蘭的女孩子的運命那麼希奇。她係在拉丁區的一家極邊的咖啡館裏侍候學生們的飲食的。她當然也在讚美運命，將她拋將出來，命定她在煙酒中送她的殘生，侍候許多學生，他們愛聽什麼話，她就也不得不依順他們。

在聽完戲後，想尋些短時間的娛樂，艾兒佛，達伐利小姐和我三人，（有一天晚上）終於闖進了這一家咖啡館。我本來想，這一個地方，對於達伐利小姐有點不大適宜，但是艾兒佛說，我們可以找一個清靜的角落去坐的，所以結果就找到了一個由一位瘦弱的女侍者所招呼的地方。這一位女招待的厭倦的容顏，幽雅的風度和瘦弱的體格，竟喚起了我的無限的同情。她的雙頰瘦削，眼色灰藍，望去略帶些憂鬱，像 Rosetti 的畫裏的神情。波動的紫髮，斜覆在額旁耳上也是洛賽蒂式的很低的環結在脖子的後面。我注意到了這兩位婦人的互相凝視，一個康健多財，一個貧賤多病。我更猜想了這兩婦人在腦裏所起的深思。我想兩人一定各在奇異，何以一樣的人生，

兩人間會有這樣的差別？但是在此地我不得不先說一說誰是達伐利小姐，和我何以會和她認識。我有一次到羅雪泥曾在喫飯過的泰埠街角的咖啡館托兒托尼去。托兒托尼從前是很有名的，因為音樂家的羅雪泥得到兩萬塊錢一年的收入的時候，他曾說過：“現在我對音樂也可以滿足了，總算是得到報酬了，以後我可以每天到托兒托尼去喫飯去。”就是現在，托兒托尼，也還是文學家藝術家的聚會之所，這些文人藝士大約在五點鐘的時候，都會到來的，我到巴黎的那一天所以也一直的進了這托兒托尼。到那兒去露一露臉，就可以使大家知道，我是在巴黎了。托兒托尼簡直是一種變相的公布所。是在托兒托尼，我就於那一天遇見了一位青年，我的一位老朋友，是一位天才畫家，他有一張畫在魯克散蒲兒古陳列着，巴黎的女子大抵都喜歡他的。這一位青年，就是艾兒佛，他拉住了我的手，很起勁的對我說，“我正在找你”，他說他聽見了我的到來，所以從媽特蘭起到托兒托尼止，差不多幾家咖

啡館都找遍了，他的所以找我，就是因為他想找我去和達伐利小姐一道喫飯，我們先要上加飄新街去接她去。我把這街名寫出來，並不因為是她所住的街和我的小說有關，却因為這名字是一種喚起記憶的材料。喜歡巴黎的人，總喜歡聽巴黎的街名，因為街名和粉飾的牆上緊靠着的扶梯，古銅色的前門，叫門的鈴索等，是喚起巴黎生活的記憶的線索，並且達伐利小姐自身，就是一個忘不了的好紀念，因為她是皇家劇場的一位女優。我的朋友，也是一個使人不能忘記的怪物，因為他也是一個以不化錢逛女人為名譽的遊蕩子，他的主義是“工作完後，她若喜歡到我的畫室裏來玩玩，那我們落得在一道快樂快樂。”但是不管他的主義是如何的不願為婦人化錢，而當我在達伐利小姐的室內看她的裝飾品的時候，和當她出來見我們的時候，他的那種鄭重聲明，我想是可以不必的。她的起坐室裏，裝飾着些十六世紀的銅物，掘雷斯頓的人形，上面有銀的裝飾的柵棚，三張蒲奢的畫——代表蒲奢

的法國，白耳義，意大利三時代的作風的三張畫。當我看了這些裝飾品，正在贊賞的時候，他却鄭重地申明說，這些並不是他送她的，她出來見我們的時候，他又鄭重地申明說，她手上的手釧，也並不是他送她的，他的這一種申明，我覺得是多事。我覺得特別提起他的不送她東西這些話來，或者是一種不大高尚的趣味，因為他的說話，可以使她感到不快，並且實際上我也看出了她的同他一道出去喫飯，似乎並不同平常一樣的十分歡喜似的。

我們在發耀館喫的飯，是一家舊式的菜館，那些牆上粉飾成金白色，電燈樂隊之類的流行趣味，却是很少的。飯後就到間壁的奧迪安劇場去看了一齣戲，是一齣牧童在田野裏溪流的邊上聚首談心後，又爲了不貞節的女人，互相殺戮的戲。戲中也有葡萄收穫，行列歌唱，田野裏的馬車歌唱等種種的場面，可是我們並不覺得有趣。並且在中幕奏樂的當兒，艾兒佛跑到劇場內的各處去看朋友去了，將達伐利小姐推給了我。我

却最喜歡看一對戀愛者正在進行中的玩意兒，愛在這一對戀愛者所坐的戀愛窩巢的邊上走走。戲散了之後，他說“去喝一杯罷！”我們所以就到了那家學生們常進出的咖啡館。是一家有掛錦裝飾在壁間窗上，有奧克木桌子擺着，有舊式的酒杯，有穿古式的衣裳的女招待的咖啡館。是一家時時有一個學生進來，口嚙一個大杯，一吞就盡，跌來倒去的立起來不笑一臉就走的咖啡館。達伐利小姐的美貌和時裝，一時把聚在那裏的學生們的野眼吸收盡了。她穿的一件織花的衣裳，大帽子底下，露着她的黑髮。她的南方美人特有的豐豔的皮色在項背上頭髮稀少的地方，帶着一種淺黃深綠的顏色。兩隻肩膀，又是很豐肥的在胸掛裏斜馳下去。隱隱在暗示她胸前腰際的線條。將她的豐滿完熟的美和那個女招待的蒼白衰弱的美比較起來，覺得很有趣味。達伐利小姐將扇子斜障在胸前，兩唇微啓，使一排細小的牙齒，在朱紅的嘴唇裏露着，高坐在那裏。那女招待坐在邊上，將兩隻纖細的手臂支住桌沿，

很優美的在參加談話，只有像電光似的目光一閃射的中間，流露出羨怨的意來，彷彿在說她自己是女人中的一個大失敗，而達伐利小姐是一個大成功。她說話的口音，初聽還不覺得什麼，然而細聽一會，却聽得出一種不曉是那一處的口音來，有一處我聽出了一個南方的口音，後來又聽出了一個北方的，最後我明明白白聽到了一句英國的腔調，所以就問她說：

“你倒好像是英國人。”

“我是愛爾蘭人。是達勃林人。”

想到了一個在達勃林禮教中養大的女孩，受了運命的播弄，被遷到了這一個極邊的咖啡館裏，我就問她，何以會弄到此地來的？她就告訴我，她離開達勃林的時候，還只有十六歲，六歲前她是到巴黎來做一家人家的家庭教師的。她老和小孩子們到魯克散蒲兒古公園去玩，並且對他們說的是英國話。有一天有一個學生和她一張椅子的坐在她的邊上。其餘的事情，可以不必說了。但是他沒有錢養她，所以她不得不到這

一家咖啡館來作工過活。

“這是和我不相合的職業，但是我有什麼法子呢？我們生在上世，不喫究竟不行，而此地的煙氣很重，老要使我咳嗽。”

我呆看她了一忽，她大約是猜破了我腦裏所想的事情了，就告訴我說，她的肺，已經有一邊爛去了。我們就又講到了養生，講到了南方的天地。她又說，醫生却勸她到南方去養病去。

艾兒佛和達伐利小姐講話正在講得起勁，所以我就靠向了前把注意的全部都注在這一個人可憐的愛爾蘭女孩子的身上。她的癆症，她的古式的紅裙，她的在縐褶很多的長袖口露着的纖細的手臂，却引起了我的無窮的興味。照咖啡館裏的慣例，我不得不請她喝酒的。但她說，酒是於她的身體有害的，可是不喝又不好，或者我可以請她喫一碟牛排。我答應了請她叫了一碟生牛排。我只教眼睛一閉，就可以想像得出她的走上屋角上去切一塊生牛肉下來藏着的樣子。她說她想在睡覺之前再喫，睡覺總須在兩個鐘頭以

後，大約是午前三點鐘的時候。我一邊在和她說話，一邊却在空想南方的一間草舍，在橄欖與橘子樹的中間，一個充滿着花香的明窗，而坐在窗伴息着的，却是這個少女。

“我倒很喜歡帶你到南方去，去看養你的病。”

“我怕你就要討厭起來，並且你對我的好意，我也不能相當的報答你，醫生說，我已經不能再愛什麼人了。”

大約我們是已經談得很久了，因為艾兒佛和達伐利小姐立起來要去的時候，我彷彿是從夢裏驚醒過來的樣子。艾兒佛見了我那一種樣子，就笑着對達伐利小姐說，把我留在咖啡館裏，使和新相識的女朋友在一道，倒是一件好事。他的取笑的話插穿了，我雖則很想剩在咖啡館裏，但也不得不跟他們走出到街上去。皎潔的月光，照在街上，照在魯克散蒲兒古的公園裏。我在前頭已經說過，我最喜歡看一對戀愛者正在進行中的玩意兒，可是夜深人靜一個人在馬路上跑，

却也有點悲哀。我並不再向那咖啡館跑，我只一個人在馬路上行行走去，心裏儘在想剛才的那個女孩子，一邊又在想她的一定不可避免的死，因為在那個咖啡館裏，她一定是活不久長的。在月光的底下，在半夜裏，這時候城市已經變成了黑色的彫刻了，我們都不得不想來想去的想，我們若看看卷旋的河水，詩意自然會衝上心來。那一天晚上，不但詩意衝上了我的心頭，到了新橋附近，文字却自然的聯結起來，歌詠起來了。我就於上床之先，寫下了開頭的幾行，第二天早晨，繼續了做下去，差不多一天的光陰，都爲這一首小詩所費了。

只有我和您！我且把愛你的原因講給你聽，
何以你那倦怠的容顏，琴樣的聲音，
對於我會如此的可愛，如此的芳醇，
我的愛您，心誠意誠，渾不是一般世俗的戀情。

他們的愛你，不過是爲你那灰色的柔和的眼睛，

你那風姿婀娜，亭亭玉立的長身。
或者是爲了別種癡念，別種邪心，
但我的愛你，却並非是爲這種原因。
你且聽，聽，
我要把愛你的原因講給你聽。
我愛看夕陽殘照的風情，
我愛看衰颯絕人的運命，
夕陽下去，天上只留存一味悲哀的寂靜，
那一種靜色，似在唱哀婉的歌聲，
低音慢節，一詞一句，總覺傷神，
可憐如此，你那生命，也就要消停，
絕似曇花一現，陰氣森森，
你的死去，彷彿是夕陽下墜，天上的柔和暮
色，漸減空明，……
我要把你死前的時間留定，
我的愛正值得此種酬報，我敢聲明。
我雖則不曾愛過任何人，
但我今番愛你，却是出於至誠的心。
我明知道爲時短促，是不長久的柔情，

這柔情的結果，便是無限的淒清，
而這淒清的苦味，却能把濃歡肉慾，化潔揚
塵，

因為死神的雙臂，已向你而伸，

他要求你去，去做他的夫人。

或者我的癡心，不可以以愛情來命名。

但眼看你如春花的謝去，如逸思的飛昇，

却能使我，感覺到一種異樣的歡欣，

比較些常人的情感，只覺得純真。

你且聽，聽，

我要揀一個麥田千里的鄉村，

在那裏金黃的麥穗，遠接天際的浮雲，

平原內或許有小山幾處，幾條樹陰下的野
路縱橫，

我將求這樣的一處村落，去度我倆的蜜月
良辰，

去租一間草舍，迴廊上，窗門口，要長滿着牽
纏的青藤，

看出去，要有個寬大的庭園，綠樹重陰，

在園裏，我們倆，可以閑步盡新秋殘夏的黃昏，
兩人的步伐，漸漸短縮，一步一步，漸走漸輕，
看那橙花樹底，庭園的盡處，似乎遠不可行，
你將時時歇着，將你的衰容倦貌，靠上我的胸襟，
再過片刻，你的倦體消停，
我就不得不將你抱起，抱向那有沙發放着的窗櫺，
在那裏你可吸盡黃昏的空氣，空氣裏有花氣氤氳。
最可憐，是我此時情。
看了你這般神色，便不覺百感橫生。
像一天陰悶的天色，到晚來倍覺動人，
增加了那種沈靜的顏色，驀然間便來了夜色陰森，
如此幽幽寂寂，你將柔和地睡去，我便和你

永不得再相親。

我將悲啼終夜，顆顆大淚，流成你臉上的斑紋，

將你放向紅薇帳底，我可向幻想裏飛騰，
沈思默想，我可做許多弔奠你的詩文。

我更可想到，你已離去紅塵，

你已離去了一切卑污的慾念，正像那顆天上的明星，

她已向暮天深處，隱隱西沈。

死是終無所苦，唉，唉，我且更要感謝死的恩神，

因為他給了我潔白的禮品，與深遠的和平，
這些事在凡人塵世，到那裏去追尋。

這當然不是整個的好詩，但却是幾行很好的長句，每行都是費過推敲的句子，只有末尾倒數的第二句差了些，文中的省略，是不大好的，光省去一個“與”字，也不見得會十分出色。

死是終無所苦，我要對死神感謝深恩，

感謝他給我了一個潔白的，不求酬報的愛

情的禮品。

哼哼的念着末數行的詩，我一邊就急跑到魯克散蒲兒古公園附近的那家咖啡館去。心裏却在尋想，我究竟有這樣的勇氣沒有？去要求她和我一道上南方去住。或者是沒有這樣的勇氣的，因為使我這樣的興奮的，只是一種幻想，並不是那種事實。詩人的靈魂，却不是慈善家那丁艾兒的靈魂，我的確是在爲她擔憂，我所以急急的走往她那裏去，我也不能說出爲的是什麼。當然不是將那首詩去獻給她看，這事情就是偶兒想起，也是肉麻得不可耐的事情。在路上我也停住了好幾次，問我自家爲什麼要去，去有什麼事情？可是不待我自己的回答。兩隻腳却向前跑了，不過心裏却混然感覺到，原因是存在我自己的心裏的。我想試試看，究竟我是能不能爲他人犧牲一切的，所以進了咖啡館，找了是她招待的一張桌子上坐下的時候，我就在老等。但是等了半天，她却來，我就問邊上的一位學生，問他可曉得那個女招待。他說他曉得的，並且告訴了我以

她的病狀。他說她是沒有希望的了，只有血清注射的一法，還可以救她的命，她是已經差不多沒有血液在身上了。他詳細的說述如何的可以從一個康健的人的手臂上取出血清來，如何的注射到無血的人的脈裏去。不過他在說着，我覺得周圍的物影朦朧起來了，而他的聲氣也漸漸的微弱了下去。我忽而聽見一個人說“喂，你臉上青得很！”並且聽見他爲我要了勃蘭地來。南方的空氣，大約是療她不好的，實際上是無法可施了，所以我終於空自想着她的樣子而跑回到了家裏。

二十年過去了。我又想起了她。這可憐的愛爾蘭的姑娘！被運命同急流似的拋了出去，拋到了那一家極邊的咖啡館裏。這一堆可憐的白骨！我也不覺對運命俯了首，贊美着牠，因爲運命的奇蹟，使我這只見過她一面的人，倒成了一個最後的紀念她的人。不過我若當時不寫那首詩或者我也已經將她忘了。這一首詩，我現在想奉獻給她，作一個她的無名的紀念。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九日譯於上海

本文係自 George Moore's *Memoirs of My Dead Life* 裏譯出，題名 *A Waitress*。原書是美國 D. Appleton & Co. 1923 年版 譯者附注

馬爾戴及她的鐘

學生時代的最後的幾年，我寄寓在一家小市民的家裏。這一家的父母和許多兄弟姊妹，都不在了，只剩着一位年老的未婚的女兒在那裏守着老家。她的父母和兩位弟兄，已經死了。她的姊妹，到她的最小的在本地和一位醫生結婚的妹妹爲止，都跟了她們的男人，到遠處去了。因此只有馬爾戴一個人剩在她父母的家裏。她以從前她的家族的房間出租，依這僅少的租金，在那裏苦苦度日。雖則非要在禮拜天的中午，不能

有一次好好的餐食，但她也不以為苦。因為她父親因自己的信仰和家計的顧慮而對於他兒女所施的嚴格節儉的教育的結果，她對於外表生活上的要求很少，（所以她很能安分知足。）馬爾戴的少日，雖則只受了平常的學校教育，然而因為她後來在孤獨的生涯中的沈思默考，和她的敏捷的悟性及率真的性格的結果，到了我認識她的時候，她的教養的程度，在這一種平民的婦人階級裏，也可以算是很高的了。當然她說話的時候，文法也不是常常正確的，雖則她最愛讀歷史的和詩的作品，讀也讀得很多，讀的時候也很注意。但她對於所讀的東西，大抵能有正確的批評，就是能夠辨別好壞，這却不是盡人都能夠的一件事情。那時候剛出來的詩人美麗格著的小說“畫家諾兒登”對她的印象很深，所以她老在讀了再讀。起初讀牠的全部，然後讀讀這一段或那一段，凡是她所喜歡的幾節。作品裏的人物，對她是現存活着的人物，他們的行動，對她却並非是繫於作品的結構的必要而現出的。有時候她會

作長時間的空想，想那些作品裏的相愛的人兒，要如何纔能夠使那一種遭遇的事情變換避免得掉。

無聊之感，在她的孤獨裏，並沒有十分的威力，但是有時候一種對於她的生活的無目的的感覺，使她不得不向外的來求安慰。她要求有一個人，爲了這一個人，她可以爲他作工照顧，因爲缺少親信的人的結果，她的這一種可贊賞的衝動，就時時惠顧上她的寄寓者的身上來，我也係曾經受過她的這一種親切和細心的照拂的。——她很喜歡花，在花之中，她尤其喜歡白的，在白花之中，她又最喜歡很單純的，我覺得這就是她的安分的對一切都絕了奢望的心的表白。每年春初，她姊妹的兒女們，將園裏初開的雪鐘花和小春花折來送她的時候，是她一年中最歡樂的慶祝日子。這時候她總把架上的小磁花瓶拿下來，很注意地將花插上，可以使她那小小的住房，在幾禮拜中，有很好的裝飾品。

因爲自她的父母死後，馬爾戴的周圍沒有

多少人，並且因為長長的冬夜，她老只是一個人坐在房裏，所以她也特有的活躍造形的空想給與了她周圍的器具什物以一種生命和意識。她把自己的靈魂的一部分給與了她的室內的舊的器具什物，這些器具什物就也得到了和她交談的能力。當然這談話的性質，是沈默的談話，然而因此她反而更能感到一種深沈的意義而不會有些須誤解。她的紡織車，她的古銅色的安樂椅，都是奇怪得很的東西，牠們都有一種最特別的幻想氣質。其中最奇特的，是她的一個舊式的擺鐘。這擺鐘係她已故的父親，於五十年前，在亞姆斯泰塘廟市上買的舊貨。這鐘的樣子，當然也很奇怪，面上有兩個鉛刻著色的人魚，從兩邊將她們的披長髮的人面靠攏，支住着鐘面上有數字的那塊針牌。她們的從前大約是鍍金的有鱗片的魚身，從低下包圍着這針牌。鐘的指針，彷彿是蝎虎的尾擺的那一種形狀。大約是這鐘的齒輪因為年久鬆滑了的緣故，弄得振子的聲音很強很不規則，並且有時候振子的下擺老要下垂出一

二英寸的光景。

這一個鐘，是馬爾戴的最能談話的伴侶。牠的沈思默考的中間，沒有一處，不混入這鐘的形跡。當她想沈入於她的孤寂的默想中去的時候，這鐘的振子，老是滴答滴答的一陣緊似一陣的催她，不使她安閑，終於在她的沈思之中，牠會報起時刻來。最後她把頭擡起來的時候，太陽已經很和暖的曬在窗上，窗板上的石竹花，也在發放清香，窗外的空中，已經有燕子在飛鳴交舞了。於是她仍舊可以變得非常的喜樂，因為她周圍的世界，實在是可愛得很。

這一個鐘，實在也有牠自己的思想。牠已經是老了，與新時代有點不能相合了，所以牠應該打十二點的時候，牠老是只打六點，此後，彷彿是要補足這些不足的敲響的樣子，牠會不息地敲打起來，直到馬爾戴將牠的白鐵從鐵鍊上拿去時為止。最奇怪的，是牠到了時間，有時候會不能敲打。齒輪裏只是治治的響響，但是敲錘總不肯舉起來，尤其是在半夜裏的時候是如此的。像

這樣的時候馬爾戴每次總醒過來，不問牠是嚴寒的冬夜或漆黑的深宵，她總走出床來，非要把這舊鐘的危難解除之後，不去睡覺。然後她走回床上去，想來想去的想。“爲什麼這鐘兒要把她叫醒？”又問問自己，她在日間的工作裏，究竟有沒有什麼事情忘了？她究竟是不是懷了好意將牠做了的。

又是聖誕節的時候了。耶穌降誕的前晚，[爲天下了大雪，阻住了我的歸程，我所以就在一家小孩子很多的朋友家裏，過這個年節。聖誕樹上的燈火點旺了，小孩子們歡天喜地的衝進那間久不開放的聖誕節室裏去了。我們隨後也喫了鯉魚，飲了屠蘇，凡是照例的慶祝的事情，都照樣的行了。第二天早晨，我爲想向馬爾戴道照例的年喜，就回去走到她的住房裏去。她兩手支住了頭，坐在桌子邊上，她似乎已經是這樣的停工閑坐了很久的樣子。

“昨晚上您怎麼的過您的聖誕節的？”我問她。

她將視線投往地下，輕輕的回答我說：“唉，在家裏過的。”

“在家裏？沒有上您的姊妹那兒去麼？”

“啊，”她回答說，“自從十年前我母親在聖誕節的晚上在此地這一張床上過去以後，我從來還沒有於這一晚出外去過。我的姊妹們，昨天也來邀我過的，將晚的時候，我也很想去走一遭，可是——這個古舊的鐘，却又真很奇怪的，牠又似乎在很正確的對我說：‘請不必去，請不必去，你去幹嗎？你的聖誕慶禮，並不在那裏！’”

所以她就留在家裏的那間小房裏過她的聖誕佳節。在這間她兒時曾經遊耍，及她長大之後，曾送她父母的終的小房裏。並且在這間那個舊鐘和曩時一樣的在滴答鳴響着的小房裏。但是現在，到了這鐘的意思被她承受了，拿出來穿的好衣裳仍復收到箱籠裏去了以後，牠的滴答的聲響，却低下去了，漸漸兒的低下去了，最後幾乎到了聽不出來的地步。——馬爾戴可以不受驚

擾，平平靜靜的回想她一生中所經歷的許多聖誕節前晚的事情。她的父親依然坐在那張古銅色的安樂椅上，他戴的是一頂天鵝絨的帽子，穿的是一件黑色新上衣，他的嚴肅的眼睛，今天也在放和愛的目光。因為這是聖誕節，啊啊，這是，許多年以前的聖誕節前晚！當然在桌子上沒有聖誕樹在發放光明，——因為這只是豪富的人家的特權——但是在桌上也燃着兩枝高大的蠟燭，因此小室內照得通明，小孩們從黑闇的前室裏得了應許踏進來的時候，不得不把小手拿上眼邊，去遮避這強烈的燭光。於是他們走近桌邊，守着他們家庭的規矩，不准着急，不准聲張，好好的看他們各人所應得的，聖誕老人送給他們的東西。這些當然不是昂貴的玩具，當然也不是很低廉的物事，却完全是些實用的，必要的貨品。或者是一襲衣裳，或者是一雙靴子，或者是些黑板讚美詩之類。當然這些小孩得了他們的黑板和新的讚美詩之類，也一樣的喜歡，一樣的快樂，他們就一個一個的，向坐在安樂椅上很滿足地微

笑着的爸爸吻手作謝。和顏的母親，頭上包着緊窄的包頭，或者把他們的新的前褂子穿上，或者在新的黑板上寫些字母和數目給他們去模寫。但是在這一個當兒，她也沒有這樣悠長的閒暇，和他們伴樂，她還要上廚下去看新做的蘋果糕兒，因為這蘋果糕是在聖誕節晚上小孩子們的重要的贈品，她却不得不親自去燒的。父親打開新的讚美詩本，用了他的清晰的歌聲唱起“歡欣喜，讚美我們的上帝”的歌來，調子諳熟的小孩子們，就也和唱上去，“救世主是來了，”像這樣的他們圍在父親的椅子邊上，可以把那一首詩唱畢。在寂靜的歌聲稍停止的中間，他們聽得見母親在廚下的行動，和蘋果糕在鍋上烤炸的聲音。

滴答滴答的鐘聲又起了，滴答滴答，一陣緊似一陣，一陣哀似一陣。馬爾戴擡起頭來一看，周圍已經是黑了，窗外的雪上，靜躺着幽寂的月光。除了滴答的鐘聲之外，屋內靜寂得可憐。那裏有什麼小孩子們的歌唱？那裏有什麼廚下烤蘋果糕的聲音？是的，她只是一個人剩在家裏，他們，

他們都已經去了。——但是這一個舊鐘又想怎麼了？——唉，是的，牠敲十一點了，——又是一個另外的聖誕節的晚上，驀然浮現到馬爾戴的回憶中來，一個另外的聖誕節的晚上，許多年以後的一個完全不同的聖誕節的晚上。父親和兄弟等都已死去了，姊妹們也已經結婚了，只有和馬爾戴兩個人剩在家裏的母親，早就代了父親，坐在那張安樂椅上了，家庭瑣事，只有馬爾戴一個人在那裏照料，因為自父親死後，母親就為疾病所侵，她的臉色，日見得蒼白，和愛的目光，也漸漸的朦朧起來了，到了最後，就不得不睡倒在床上。母親病在床上，已經有三個星期，現在又是聖誕節的前晚了。馬爾戴坐在母親的床邊，在聽這昏睡者的微微的呼吸。室內寂靜得同墳墓裏一樣，只有那個舊鐘，仍在滴答的響着。鐘報了十一下，母親張開了眼睛，說要水喝。“馬爾戴！”她叫着說，“若到了春天，我回復了氣力，讓我們去看你的漢納姊姊罷，他剛在夢裏看見了她的小孩子們了，——馬爾戴，你在這裏也太受苦了。”

——母親完全把漢納姊姊的兒女們在去秋死去的事情忘了，可是馬爾戴也不願使她想起，只默默的朝她點了點頭，緊緊地握住她那雙乾枯的老手。舊鐘又敲十一點了。——

現在這鐘也敲十一點了，——但是輕輕的，輕輕的，好像是從很遠很遠的地方傳來的樣子。

馬爾戴聽見了一聲很長的呼吸，她想，母親大約是要睡了罷？所以她坐在那裏動也不敢動，一點兒聲響也不敢作，只緊緊地握着她母親的手。最後她自己也陷入了一種昏睡狀態。像這樣的經過了約莫一個鐘頭，那個鐘打十二點了。——燈燭的光已燒盡，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母親的枕頭上只躺着一張青灰的臉，馬爾戴手裏捏着的，却是一隻冰冷的手。她放了這一隻冷手，在母親的死骸邊上。倍坐到了天明。——

她現在和她的回憶在一道，依舊的坐在這間房裏，那個舊鐘依舊在忽輕忽重的響着。這一個鐘和馬爾戴是在一道的經過了許多甘苦，牠

處處可以喚起馬爾戴的回憶來，她的小小的歡娛，和她的重重的憂患。——

馬爾戴的孤寂的房裏，現在是不是和從前一樣？我却無從說起，因為自從我在那裏住後，到現在已經有許多年數了。并且那個小市鎮，和我的故鄉，相去也很遠。——凡是愛惜生命的人不敢直說的話，她老是很響亮很直率地在說：

“我從來沒有生過病，我大約可以活到很大的年紀的。”

若是她這一個信念是不假的時候，那麼這幾頁的記事，定會傳到她的房裏去，她讀了或者也會想起我來。那個舊鐘或者可以助她的回憶，因為牠是什麼都知道的。

一九二七年九月十二日譯于上海

春天的離別

她站在門口，屋外的光兒太猛，眼上遮着了
雙手。

她祇喃喃說着 —— 我不信，我今兒要走，
她祇喃喃說着 —— 我不信，此後就沒有再
見的時候，

說完了她更無別語。從屋角的窗兒後，
却射進了陽光滿屋，照耀白晝。

*

*

*

她的手套，掉往地上，我們倆，一塊兒弓身下

向，
我祇聽見，她的裙袖衣聲響。
她的眼兒酸熱，變了模樣，
我馬上將她抱住，緊抱在懷中凝望。
我們倆，忽聽見母親，在屋外的門前講，
她又講了一次，祝我們倆，各自前途無恙……
“你可別忘了我！”——匆匆說後，她就和我
分散。
她終於去了，只有陽光依舊，在空中蕩漾。

* * *

我還想叫伊，又只好悶聲不語。
我只見她，走進車中去。
行李箱籠，推入車深處。
朝母親打了個照呼，雙眼睛却在向上邊猶豫，
這中間，馬蹄得得的奔向前路——
只有春光，啊，可愛的春光，這些事只有你在
旁目睹。

一九二七年四月譯於上海

愛的開脫 (Etiquette)

飯店裏的夫人的招待片來了。——我們四目相視的遲疑了一會。

“怎麼辦？”

“不管牠，去罷！”少許想了一想，臉上裝了那臉裝慣的微笑，K泰然的回答我說“去罷！放出勇氣來去拜見拜見那有閑階級的有閑態度罷！”

我把K的俏皮話寫上了一張紙片，交給了那位等在那裏的飯店裏的用人。

“放出勇氣前來拜訪”

夫人的年紀很輕。——依我看來，最多也不過廿四歲。但是依K說起來，最多只有十八歲，或者也許只有十二歲都說不定。當然這是（她的）頭腦（思想）的年齡，後來又加上了這一句。

夫人很美——我想她是。但依K說起來，這並不是夫人之美，這不過是她的衣裳和化粧品的美，大概的女性——他說明着說——只教於衣裳化粧品之外，有指爪兒般的一點點美點，就可以使男子的心裏感到一種真實的魔力，但是這一位夫人，對於男性的自己，却不能引起一點兒感覺，所以她的美，不過是衣裳和化粧品的美。

我們和她的相識，是在一禮拜之前。

當大學卒業前的這暑假裏，在相州的海岸租了一間房子，我在預備卒業論文，K在預備律師的考試，兩箇人每天在拚命的用功。

房屋前頭，是一箇小松林，林間有白漆的河房似的喫茶店開着。所以到了午後，飯店裏的住

客們，老者爲到林間掛着的繩床上來貪午睡，年輕的爲喝茶作雜談，青年和少女爲越過砂丘，向波上去放棹的原因，都移動閑散的脚步，走向這一邊來。

她當然也是這些無聊的閑散者中間的一箇。搖着華麗的洋傘，靠着了一箇已經過了四十歲，帶着單面的眼鏡 Monocle。在夏天的午後的散步的時候，也把褲腳上的折紋弄得很清，曾在劍橋大學留的當兒，每晚坐了馬車到戲園——這是後來他自己吹的話——裏去的風流夫婿的手臂，她也時常到這裏來的。

在一禮拜之前的雨放晴後的下午，我們用功倦了，把書收起，在海濱正想把租來的小船解纜放入海去，後邊的松林裏，忽而來了一種糖也似的（這是K的說法）聲音：

“噯，喂，請你們搭了我去罷！”

朝轉來一看，砂丘的陰裏，看見的是和織花似的女人的海水浴衫。

我看呆了，張大了眼。但K的回話却說：

“搭你去也可以，可是水怕要濺濕你的衣裳。”

“哈，這是海水浴衫呀！”

“喔，我以爲是新製的出客用的衣裳哩！”

像這樣的，那年輕的夫人，就混入了我們的生活裏來。

嗣後，到了午後的散步時間，她的訪問，老來攪亂我們的用功。

“這一箇畜生！她自家很空，彷彿連人家都以爲是和她一樣空似的。”

每聽到她的“糖也似”的聲音，未來的大律師就會憤激起來。他本想於考取了律師以後，離開他的父母，獨立的來參加勞働運動的，對於後者的一方面，他也在用功，所以對這一箇有閑階級的鬼怪，可憐的討嫌她，也是應該的。

但是依我的暗暗裏的注意觀察，夫人對於這一位在高中時候曾作過夫脫鮑爾的勇將的壯強身體，似乎在非常的愛慕。看了有一次當她靠在她實業家的男人的臂上，從松林裏回去，忽而

向後朝了轉來，以肩上的傘，很巧妙的把她男人的眼睛遮殺，對K丟了一箇手嘴——Kiss——的這件事情，也可以明白。

這一箇巧妙的手嘴，現在變了飯店的招待片，到我們的面前來了。但是K却在說：

“不管牠，去罷！”

午後六時。

我們在飯店的大餐廳裏，圍坐在圓桌的邊上。盆裏的橡皮樹葉，有水滴兒在放光。迴廊上有半裸體的女人們在行走。音樂，煙捲雪茄的煙雲，和阿欠……。

“噢噢，這頭髮真漂亮啊！”

夫人的手指，幾幾乎要插入K的頭髮裏去，高聲的讚美之聲。

時間過去了，冷的東西，一杯一杯不知喝了多少，夜氣森森有點涼起來的時候，茶房拿熱咖啡來了。

正想喝的時候，夫人的聲音又開始說：

“噯！兩位！知道不知道？”

“？”

“什麼地方的咖啡，分辨得出來麼？”

“？”

“我所說的是咖啡的種類呀！把舌尖少許浸一浸，就說出或是麻各，或是樸脫利各，或是爪哇，或是散脫，或是巴西……當然巴西的原不是紳士們所飲用的東西……可是不是像這樣的分辨得出來，那也不成的哩！”

“呵呵，”K臉上浮滿了笑容“這真是有閑的舌頭！”

“噯？什麼叫勇敢的舌頭？”（日音“有閑”和勇敢”一樣）

“對啦，別說了吧！咖啡總是供我們喝的東西。說到種類，可以去看咖啡店的目錄單，何必去管牠，我們喝吧！”

K很痛快的把調羹拿起，茶托上淩零的一響，

“呵呵！呵呵！”

“怎麼了？”

“呵呵，把茶托敲了那麼響，這是廚司和女用人們做的事情哪！”

“噫噫，一點兒也不錯，廚司和女用人們很忙，所以要敲響茶托，你夫人不忙，所以不會敲響茶托。”

一邊聽着兩人的對話，一邊幾乎想哼哼的笑了出來，勉強地把這噴笑壓住，我就將咖啡拿了起來。但是咖啡出乎意想以外的燙熱，慌忙吹了口熱氣，輕輕把嘴擱上，在咖啡杯邊上區區的喝了幾口。

“呵，呵，呵呵呵呵……”

夫人聽了我的區區的響聲。就抱腹笑彎了腰。

“呵，呵，呵呵呵呵……”

“怎麼着？”

“你……你……呵呵呵……”

“我……怎麼啦？”

“你……喝咖啡的時候喝得真響啊！”

“這是不行的麼？”

“噯，這是不行的啊，在大餐廳的愛的開脫（禮義），喝咖啡應該是不聲不響的呀！”

但在這中間，

“哈哈，哈哈，……”

聽了我們的會談的 K，搖動着身體高笑了起來。這一位美婦人被 K 的這一種從丹田發出來的粗野的笑聲所壓倒，有點漫然無所措手足的樣子。

“噯，怎麼有這樣的好笑？”

“哈哈，哈哈哈哈哈……”

“真奇怪……，”

“哈哈，哈哈……”

“真奇怪，什麼？”

“啊，好笑，真好笑。”

“真奇怪，什麼呀？什麼有那樣的好笑？”

“你因為喝咖啡喝得響了，就那麼好笑，——我倒覺得你夫人的這就好笑得很呀！”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廿三日

初次的播種

SPRING SOWING

馬丁，弟來尼和他的妻子馬利起來的時候，天還沒有亮。馬利從終夜未息的爐竈灰裏挖出還在燃燒的煤炭來的當兒，馬丁只穿了一件短衫立在窗邊在向外邊呆看，一邊還擦着眼睛，打着呵吹。外面，雄鷄已在鳴了，一縷白痕從地上升起，漸漸地在驅散夜陰的殘骸。這是陽歷二月的一天早晨，一個乾燥，寒冷，星光燦爛的早晨。

他們倆默默地坐下來喫麵包，牛油和茶，這

便是他們的早膳。他們是剛在去年秋天結婚的，在這樣早的時候，就離開他們的溫暖的被窩，實在是一件可恨的事情。他們都覺得不十分快樂，默默的在喫，沈浸在各人的默想裏。馬丁以他的古銅色的頭髮，褐色眼睛，雀斑很多的面貌，和一簇很美麗的小鬍子看來，實在不像一個已婚的人；而他的妻子，簡直還是一個小姑娘，兩頰很紅，眼睛碧色，漆黑的頭髮用了一個很大的放光的梳子一把縛在腦後，是西班牙的式樣。兩人都穿的粗糙的手織的材料，是因凡拉拉的農民在田間工作時常穿的那種白色粗糙的寬大的短衫。

他們默默的在喫，都還是沒有睡醒似的心裏不十分快樂，但興奮得異常，因為這是他們結婚後第一次播種的第一天，春天的第一次播種。他們倆都覺到了那一日日子的魔醉，在這一天他們是合力的把大地來開闢，播種下去的。他們默默的坐着，心裏不十分快樂，因為他們期待得很久，心裏很愛，同時也有點怕，並且是準備得很

周到的這一天的這件大事情，倒有點使他們憂愁不樂。馬利用了多慮的女人的心，一邊嚼着牛油麵包，一邊在想……噢，她想的事情，實在件件都想到了。當一個女人結婚以後，獨立門戶時的最初的憂喜中的事情，她件件都想到了。但是馬丁的思想，却只集中在一個焦點上。就是他能够把這播種播得好好，使他能夠證明他是可以作一家之主的有用的農夫麼？

早餐後，在穀倉間道，當他們在取馬鈴薯的種子和劃地的繩尺及耩耜的時候，兩人間交換了幾句不大高興的話。馬丁在穀倉間的陰影裏，絆跌上一隻洋鐵桶後，咒詛着說，還是死了好，一個人像這樣的……但他想說的話還沒有說完，馬利的兩手已經抱在他的腰裏，她的臉已經貼上他的去了。“馬丁，”她說，“我們在今天不要這樣的尋事生氣吧！”她說話的聲氣，微微地在顫動。果然，他們倆緊緊地抱住，馬丁用了農夫特有的那種粗笨喉音，在叫着“心肝！寶貝！”的那些常套話的時候，他們那些氣惱和不曾睡醒的不快，

都已不知飛散到那裏去了。他們緊緊地抱着，立在那裏，到了最後，馬丁故意裝了粗暴的樣子，將馬利推開，並且說：“喂！喂！你這女孩子，像這樣的過去，怕我們不會開始工作，太陽就要下山了哩！”

但是，他們着了毛皮的鞋子，輕輕默默地走過那個小村落的時候，行人還是一個也沒有。幾家小屋的窗口，有燈光還在亮着。東天生了一大塊灰色的裂痕，彷彿這天蓋將要破裂開來，產生出一輪朝日似的。野鳥遠遠的在鳴唱了。馬丁馬利走到村子外頭將他們手裏的幾桶種子向柵欄上息了一息，馬丁很得意的對馬利輕輕地說：“馬利！我們還算最早在這兒哩！”於是他們的心頭跳着，回轉來向那一叢小屋看了一下，這叢小屋，實在就是他們的世界。他們心頭的跳躍，却是因為春天的愉快，現在已經把他們整個兒的籠罩住了的原因。

他們走到了應該播種的他們的小小地裏了。這是在一條青藤繞滿的石灰岩山下的一塊

小小的三角形的耕地。這一塊小地裏，在幾禮拜前，是曾經用了海藻行過肥料的。海藻已經爛了，在草上面腐化了成白色。另外還有一大堆紅鮮的海藻，堆在柵欄角裏，預備播種子的時候，將牠們用的。馬丁不管那料峭的春寒，竟把他腰上的衣服等，全部脫了，只剩了一件柳條的羊毛短衫。呸呸的向手上吐了兩口唾沫，他拿起耩耩，對馬利說：“馬利，你瞧罷，這一忽兒你纔曉得你男人是怎麼樣能幹的一個人啊！”

“噯，噯！”馬利把她的圍巾向頸下縛了一縛攏，對馬丁說：“早晨這樣的早，我們可真能誇一句口了，或者我要等到太陽落山的時候，纔能看出我的男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哩！”

工作開始了。馬丁從南面柵欄起量地劃成了第一輪，有四尺寬的一條土輪，將繩尺順邊沿放下，釘住了兩頭。然後他將鮮的海藻應上。馬利在衣兜裏盛滿了種子，一行一行的開始播了，四個，三個，四個。當她在土輪上前進了一段播了一段的時候，馬丁並頭舉起耩耩來很熱心地在開

始工作了。

“噢依霍，天老爺呀”他又向手上吐了兩口唾沫，叫着說：“讓我們來闢第一塊的土！”

“噢，馬丁，你等着罷！讓我來幫你！”馬利嚷着，她把種子擲向了土輪之上，跑上他的身邊來。她的露在羊毛半手套外的手指頭，已經凍僵了，但她不能在她的圍巾裏窩一窩。她的雙頰彷彿是火燒似的紅。他把一雙手抱住了馬丁的腰，立着在看馬丁將要用耨耜來闢削的青色的土，同小孩子似的興奮到了極點。

“喔依，這孩子，快滾開！”馬丁粗暴地說：“要是有人見了，看我們像這樣的在這初播種的地裏跳來跳去，還像什麼樣子？豈不是一對無用的，混世的蠢笨的夫妻麼？豈不是要餓死的一對夫妻麼？喔依，快滾開！”他說這些話說得很快，他的雙眼凝視在前面的地上。他的眼閃爍着一種野猛的，熱誠的光，彷彿是一種原始的衝動，在他的腦裏燃燒，除了他的男性尊嚴的主張和征服大地的慾念之外，彷彿是將其他的一切，都從他的

腦裏趕了出去似的。

“噯！怕什麼？怕誰來瞧我們？”馬利說：但她同時也把身子抽轉，只遠遠的在注視着地面。於是馬丁就關進了土，用腳將耨耜深深地跌入，他用力將第一塊土關起了，草根被掘起的時候，耨耜下竟薩拉的響了起來。馬利嘆了一口氣，皺了眉頭，急急忙忙的走回到了她的種子那裏。她檢起了她的種子，急促地將這些種子播散開去，她想藉此以驅逐那突如其來的恐怖。當她看見第一塊土，被掘起來，他男人眼裏忽然流露出那種毫不注意到她的存在的兇猛熱烈的目光來的時候，突然襲來的那種恐怖。她忽然覺得這無同情的殘酷的大地，（就是農民的奴隸主人），可怕起來了。因為這大地，這奴隸主，將要縛住她作永久的苦役和作永久的貧民，一直到她仍復沈入地下，回到土壤的懷中去為止。她的短短的戀愛期間已經過去了。今後她不過是一個幫她男人關地的人罷了，她在這樣的想，馬丁却毫無別念，專心一意地在工作，在將新的黑土蓋上壟條上去。

他的鋒利的耨耜當向側面破入土塊的時候，也時時在放着閃光。

太陽起來了，青藤繞滿的這小山下的村落裏，充滿了白色的粗呢短衫的點點，各到各處農夫都默默地拚命的在工作，同時他們的女人也在播種。太陽光線曬下來也並不覺得熱，稀薄的寂靜的空氣裏，還有料峭的寒氣帶着，致使那些農夫們很猛烈的撲上耨耜的柄去，拿起來任力的闢向土裏，彷彿這些土塊是活着的仇人似的。小鳥靜寂地在耨耜前面跳躍，舉起了小小的頭，在向左右瞭望，看有沒有可以供牠們喫的蟲類。爲饑餓所逼，膽子放大了，牠們就冒着危險，常常衝到耨耜下去爭奪食物。

太陽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婦人們就走向村裏去爲男子們預備中餐去了，而男子們只是不息地在繼續做他們的工。婦人們急促地跑回到田裏來了，箇箇手裏都帶着一箇周圍有絨布袱着的錫罐和用白色桌布包好的一箇小包。馬丁看見馬利回來了，就把手裏的耨耜丟掉。兩人

微笑着，就在那小山下坐下來喫他們的午飯。這是同早餐一樣的午飯，只有牛油，麵包和茶。

“啊啊，”馬丁從大杯裏長飲了一口茶後說：“啊啊，天下世界那有這樣痛快的午餐？在野田裏，當做了一早晨的工作之後的這一種午餐？你瞧，我已經做好了兩輪半的地了，村子裏的人，怕誰也做不了這許多。哈，哈哈！”他又很得意的注視上他的妻子的臉上去。

“噯，真好極了，這豈不很可愛麼？”馬利一邊在注意看那地裏的黑色土壟，一邊說。她的嘴裏，還在咀嚼着麵包和牛油。急忙趕回村子裏去的一段急步和忙着煮茶的一陣忙亂，把她的食慾減殺了。她不得不用了她的圍裙的邊角來煽那泥炭的火，結果煙得她兩眼幾乎要瞎。但是現在坐在這青青的小圓丘上，環眺着四圍長着鮮的海藻的深谷，新闢的地裏，且有一縷淡淡的輕煙在蒸發起來，她看了覺得是樂得不可以言語來形容了。這一種感覺，並且將她早晨所感到的那一種恐怖的感情也征服了。

感到了大大的饑渴的馬丁，將身上的毛細管一箇箇張着，吸滿了清新的空氣，飽餐了一頓。他很得意地向四鄰的地裏看看，將他們的耕地和自家的比較了一下。然後轉眼過來看了一下他女人的小小的圓黑的頭，覺得她也是屬於他的，更是得意滿足。他側身靠住手臂。伸出手來把她的手捏住。默默地含着羞澀，不曉得要說出些什麼話來纔好，他們羞感着他們自家的柔情——因為農夫們對於自家的柔情，老是感着羞愧的——喫完飯後，儘是手握着手坐在那裏呆看遠方。春天的自然的偉大的閑靜充滿着他們周圍的空氣。事事物物，好像都是靜靜的坐着，在等這中午的過去。只有光耀的太陽，在向西闊步，時時出沒於天上潔白的雲中。

遠處忽而有一個老農夫立起來了，他拿起他的耨耜，用了一塊石塊在括清耨耜上的溼泥。在靜寂中，他的扞括的聲音，傳得很遠。這是使小村落一帶的農夫起來工作的一種信號。年輕的人立起來，伸一伸腰，打箇把呵欠。他們慢慢的又

走回上他們土壟裏去了。

馬丁的背脊和手臂，有點覺得痛起來了，馬利也覺得倘若她再伏下去播種，她的脖子就要掉下來的樣子，但是兩個人都沒有說出來，一忽而過去之後，他們的疲倦，就也在他們的身體的機械的動作中忘掉了。新翻的土塊的那種強烈的香氣，彷彿是一種對他們的神經的激刺劑的樣子。

午後太陽曬得最猛的當兒，村中的老人們，出來到地裏來看他們的子姪們的工作。馬丁的祖父，把腰灣着，整箇兒身體屈伏在一枝厚大的拐杖上，走到耕地邊上的一條小道上來停住了。伏上了柵欄，他老人家很響的喊着說：“靠菩薩保佑你的工作，”他一邊喘氣，一邊叫着。

“噯！老祖父，靠菩薩也來保佑你老人家，”他們倆同時的回答，但手裏仍不停止工作。

“哈！”老人自對自的說着，“哈，他種得很好，而她也是一個很好的女人。他們的開始，總算不壞，噯，真不壞不壞。”

自從他老人家和他自己的馬利，滿懷了希望和得意，開始播種以來，已經有五十多年了，而這無慈悲心的大地，年年春天只把他們緊吸在懷裏，不使他們休息過一年。但他現在不想到這些過去的事情上去。大地是催人健忘的。到了春天，只有現在，盤旋在他們的腦裏，就是那些把一生盡化在耕種之中的老者，也是如此的。所以這一位有一個紅紅的大鼻頭的老人，黑軟帽下腦袋上包着一塊斑花手帕的老人，也把一切忘了，只在守着他孫兒的耕種，時時也給他們一點忠告。

“喂，你不要把草土塊關得那麼長！”他有時會喘着氣說：“你把土輪上的土攔得太多了。”

“喂，你這女孩子，不要把種子播得這麼近邊兒上，回頭桿兒要長向外邊去的。”

但是他們也並不注意他老人家的說話。

“啊，唉，”老人嘆着不平似的說：“我們的年青的時候啊，男子漢一早做工做到晚，那裏知道喫一點什麼東西的哩，那時候的工纔做得好哩。

但是現在却不行了。現代的青年，種子都弱得很。唉，不行了。”

於是乎他老人家就開始在胸腔裏咯一陣，又跛行到另外的一塊他兒子密舍兒在耕種的地裏去了。

到太陽下山的時候，馬丁有五輪地耨好了。他把耨耜丟掉，伸了一伸腰背。他的徧身骨頭都痛了起來，他要躺一躺休息一休息了。

“馬利，這是回家去的時候了，”他說。

馬利直立了起來，但她太倦了，連作回答的精神也沒有。她倦容可見地朝馬丁看了一眼，她覺得自從早晨她們開始作工到現在，彷彿是已經經過了許多年月的樣子。她又想到了走回去的一段路，想到了喂豬的事情，想到了鷄鴨等不得不使牠們入籠就宿的事情，想到了準備晚餐的事情，一瞬間她感到了一種對於做一個農夫的女人——像奴隸一樣的農夫的女人——的反抗。不過這一種想頭，在一瞬間後，就過去了。馬丁一邊穿衣一邊說：

“哈！這真厲害！這一天的工作，總算不錯。耕了五輪地，並且每輪都是和銅條一樣的直。嘿嘿，馬利，你真有福氣，做了馬丁，弟來尼的老婆，這一句話總不算過分罷？不過話又要說回來了，馬利，你在今天做的工作，也的確比因凡拉拉的無論那一個婦人做的都要好些。”

他們默默地立了幾分鐘，看着他們自己所做的工作。馬利看到了她的和男人一道做好的這一種工作，一種非常甜蜜的安慰之情，把她心裏所感到的倦怠和不滿完全都遮掩下去了。這工作却是她們兩人合做的。他們已經把種子種下地去了。第二天，第二個第二天，他們的一生，到春天來了的時候，他們就要去灣了背，做這一種工作，直到他們的骨頭因瘋痛而扭曲了的時候為止。但是夜間却總有安睡和遺忘的恩惠臨到他們的頭上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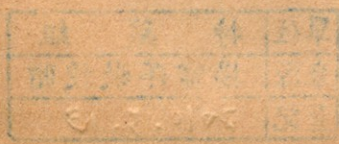
他們慢慢的走回家去，馬丁走在前頭，和另外的一個農夫在說關於播種的話，馬利走在後面，把雙眼注向地上，一邊走一邊在想什麼事情。

母牛遠遠的在放聲叫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八日譯了

Liam O'Flaherty 的 Spring Sowing 一卷，是英國 Jonathan Cape 新出的 The Traveller's Library 叢書的第二十六種。原著者的身世，我也不十分明瞭。但是他那一種簡單的筆法，描寫農人的心理，實在使我感佩的了不得。現在把他第一篇小說譯出來公之同好，若大家能因這一篇譯文去求讀原書，那我的介紹外國新作品的心願也了了。

Liam O'Flaherty 大約是一位新進的作家，他的處女作名 Thy Neighbour's Wife. 另外還有一本小說，名 The black Soul. 也是英國 Jonathan Cape 書店發行的。



c9c9

單位	特 藏 組
來源	楊雲萍教授贈
登記	2010.5.13

國立台灣大學圖書館



3164667